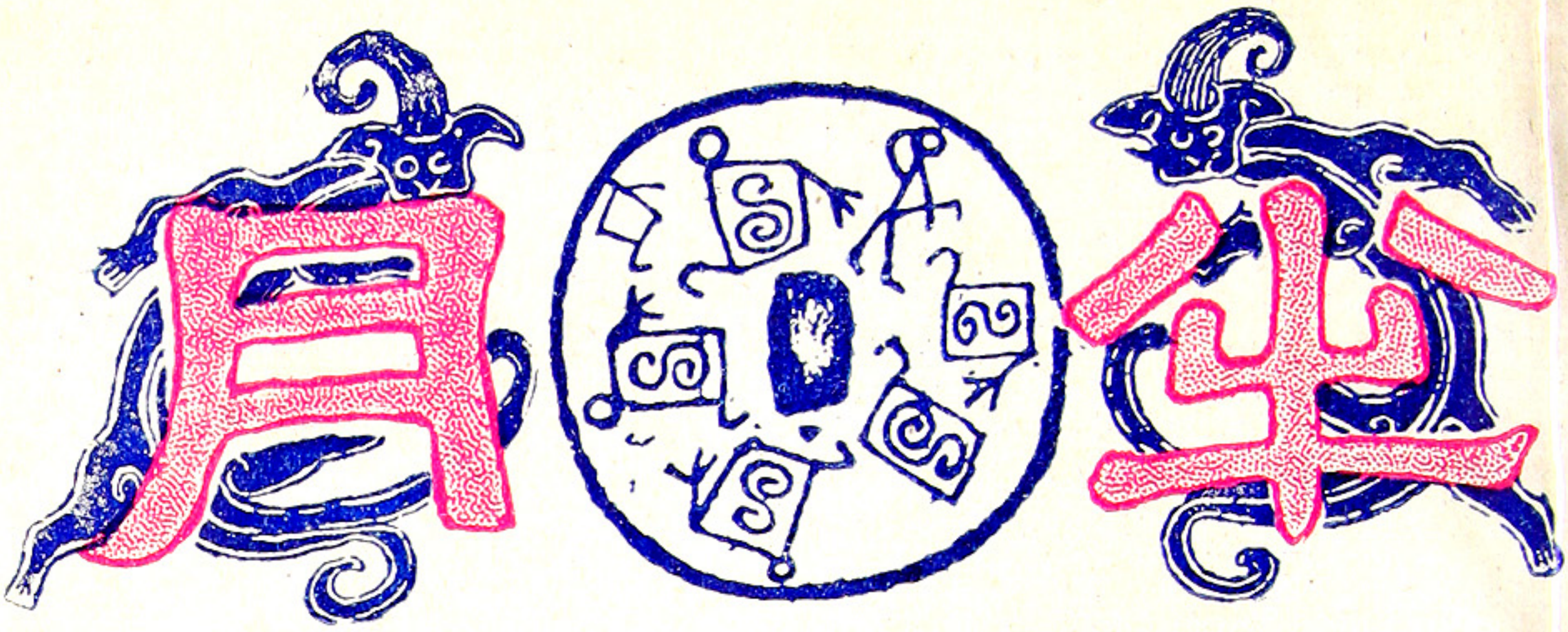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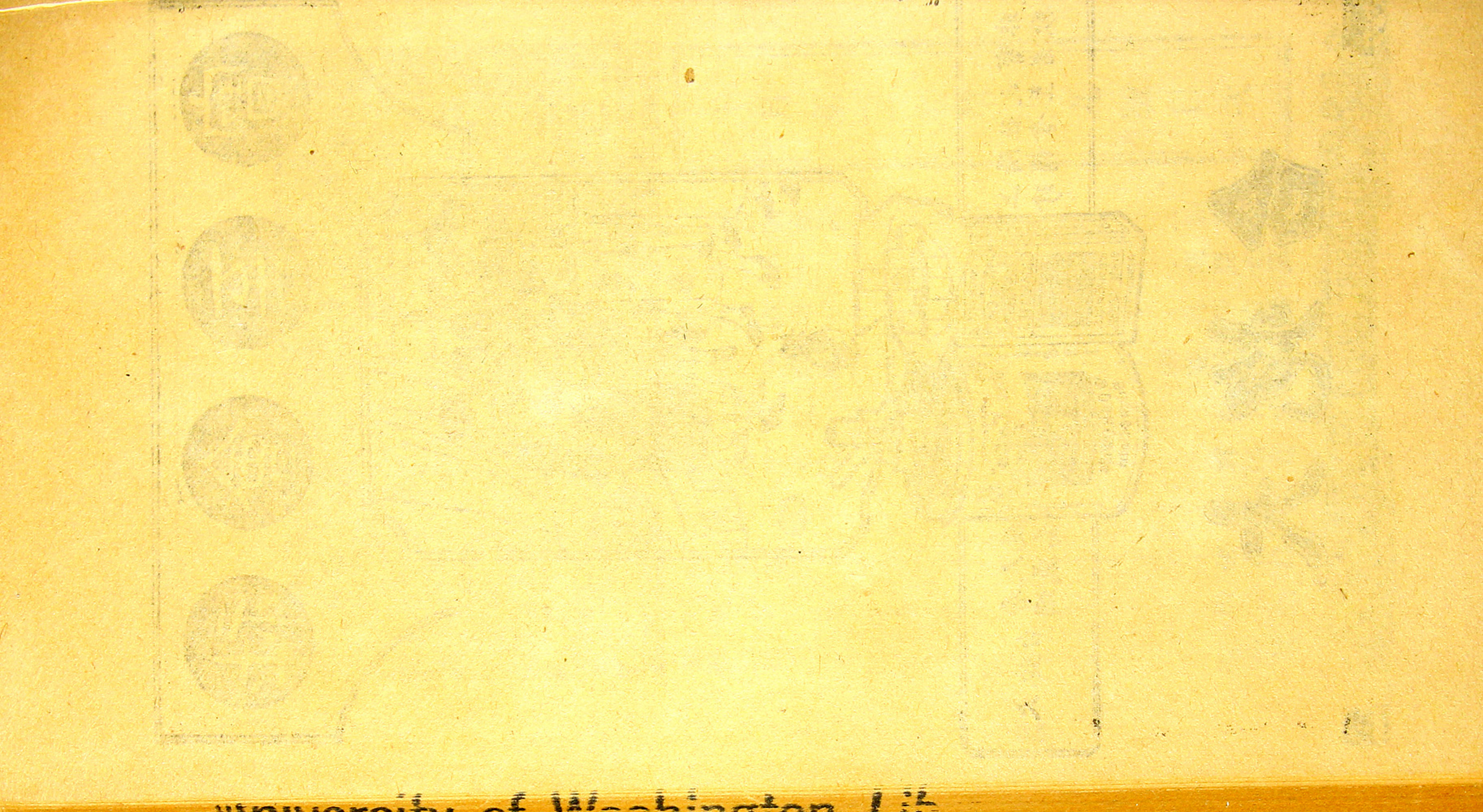


秋中玄冬の子嬰殷高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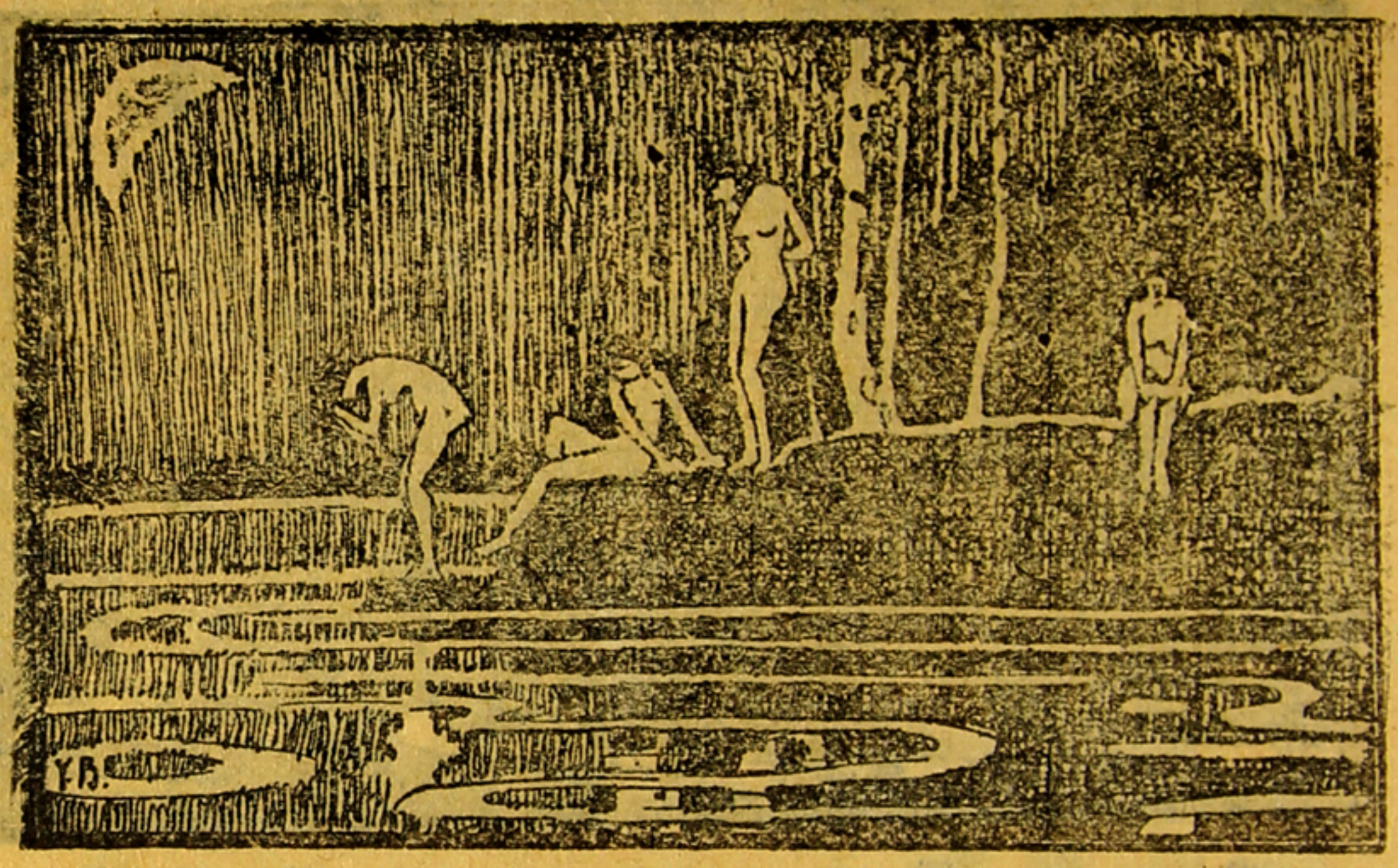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十九號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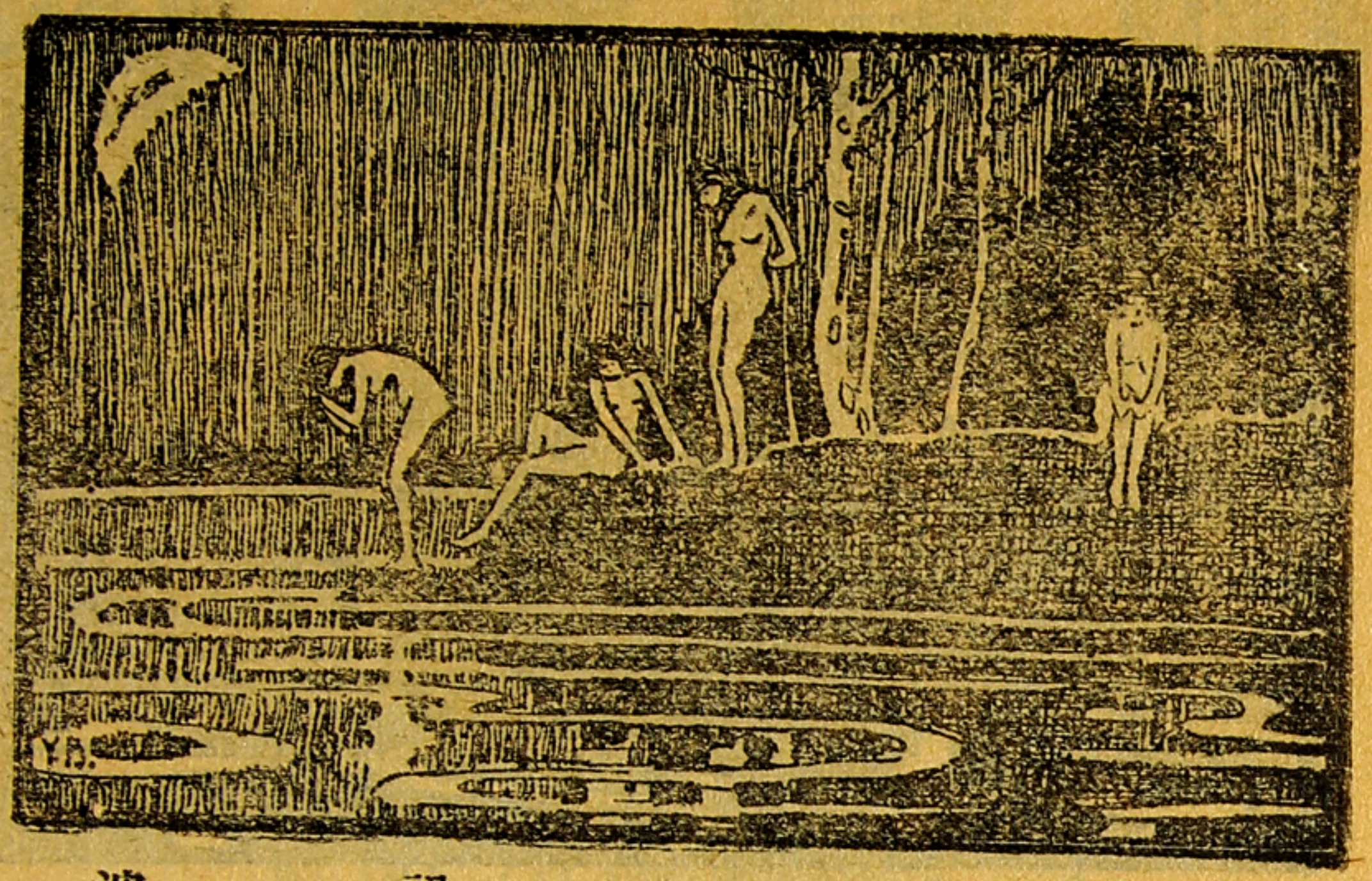

社會至寶
上珍所謂社會之至寶者非歟
大炮台香烟人咸視為

大炮台



半月第三卷第十九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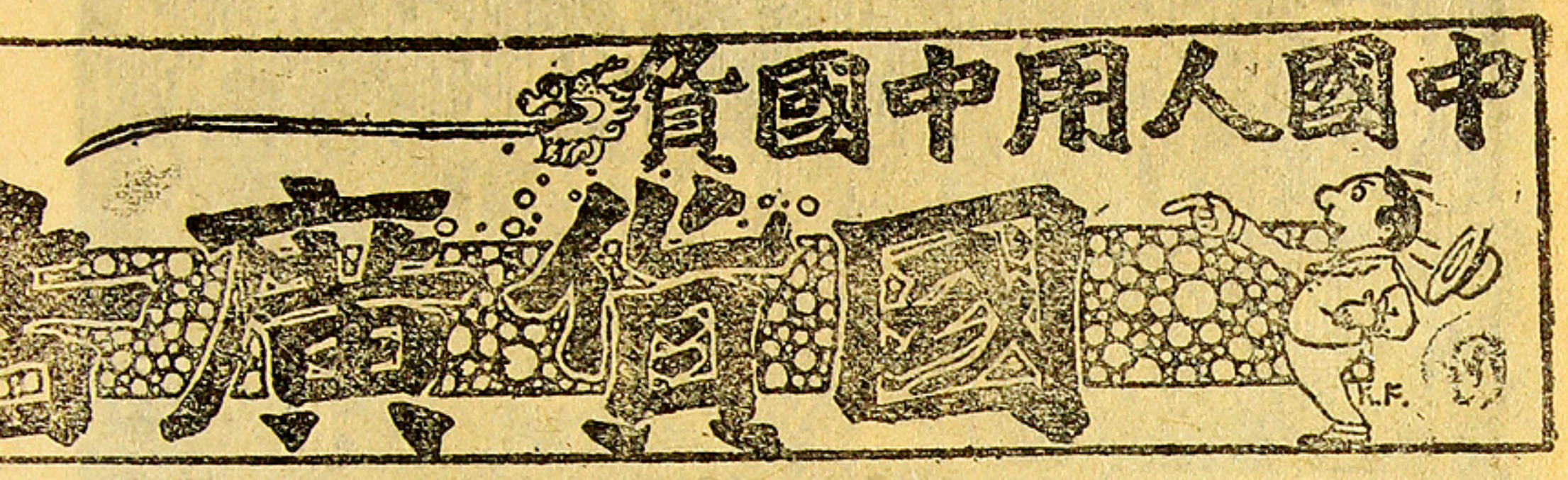
三色版封面圖『小苑花影』……謝之光繪
銅圖『牛』……胡亞光攝
銅圖『繡球』……郎靜山攝
銅圖『民國歷史上之犧牲者』……梅花館主贈
張定武軼聞……杜仲咸
毘耆耶室文賸……釋演音
不肖子……徐卓呆
綠窗舊話……張枕綠
寡妻……周瘦鵑
蒼簃零墨……柴小梵



余小姐的覺悟……M A
再續春燈餘話……錢九
愛之寄託……煙嵐
破除階級之戀愛……沈藥父
應時文字
鑽石糰……曹君穆
端節蘭閨雅趣……章梅魂
是何世界……周瘦鵑
說林珍聞
秋鴻羽落補遺……鄭逸梅
說海憶舊錄……黃轉陶
遺囑的變化……張碧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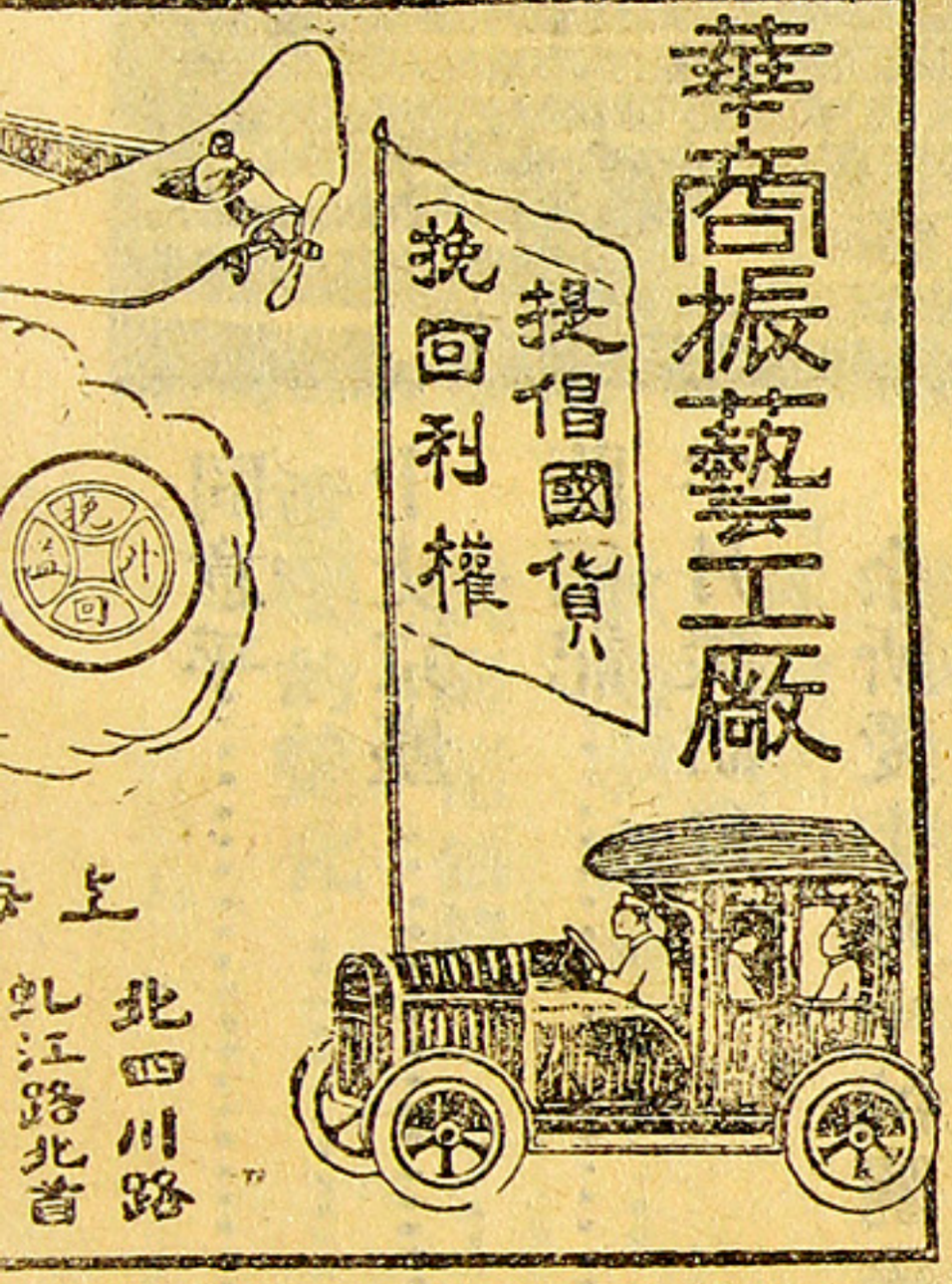
同意乎……王天恨
十丈京塵……求幸福齋主
蘭因記……陳小逮
半月談話會
余所愛半月中的圖畫文字……鄭逸梅
閒園雜話……范菊高
萍飄室文藝談……朱瘦
爲什麼做小說……鵝池
隨便談談……朱習先
絕妙的理想……雙料呆子
綠林怪傑……李涵秋遺著


中國人用中國貨
國貨廣告

照此地位大小
每期一元五角
半年一十六元
全年二十八元
兩格四格照算

欲登者請向上海西藏路大東書局廣告部接洽

（電話北一六五二）


華商振藝工廠
提倡國貨
挽回利權
北四川路
虬江路北首

寧波江北岸

粹成製傘廠

◁飛鴻老牌國貨綢傘▷

粹成繖　國貨製
能蔽日　可禦雨

各埠洋廣貨店均有批售

上海批發處
石路豐泰宏泰
三馬路廣昇祥

華成工廠

精印五彩洋鐵
製造各式罐盒

廠設上海英租界南成都
輔仁里南弄內
電話西一一四〇號



胡亞光攝

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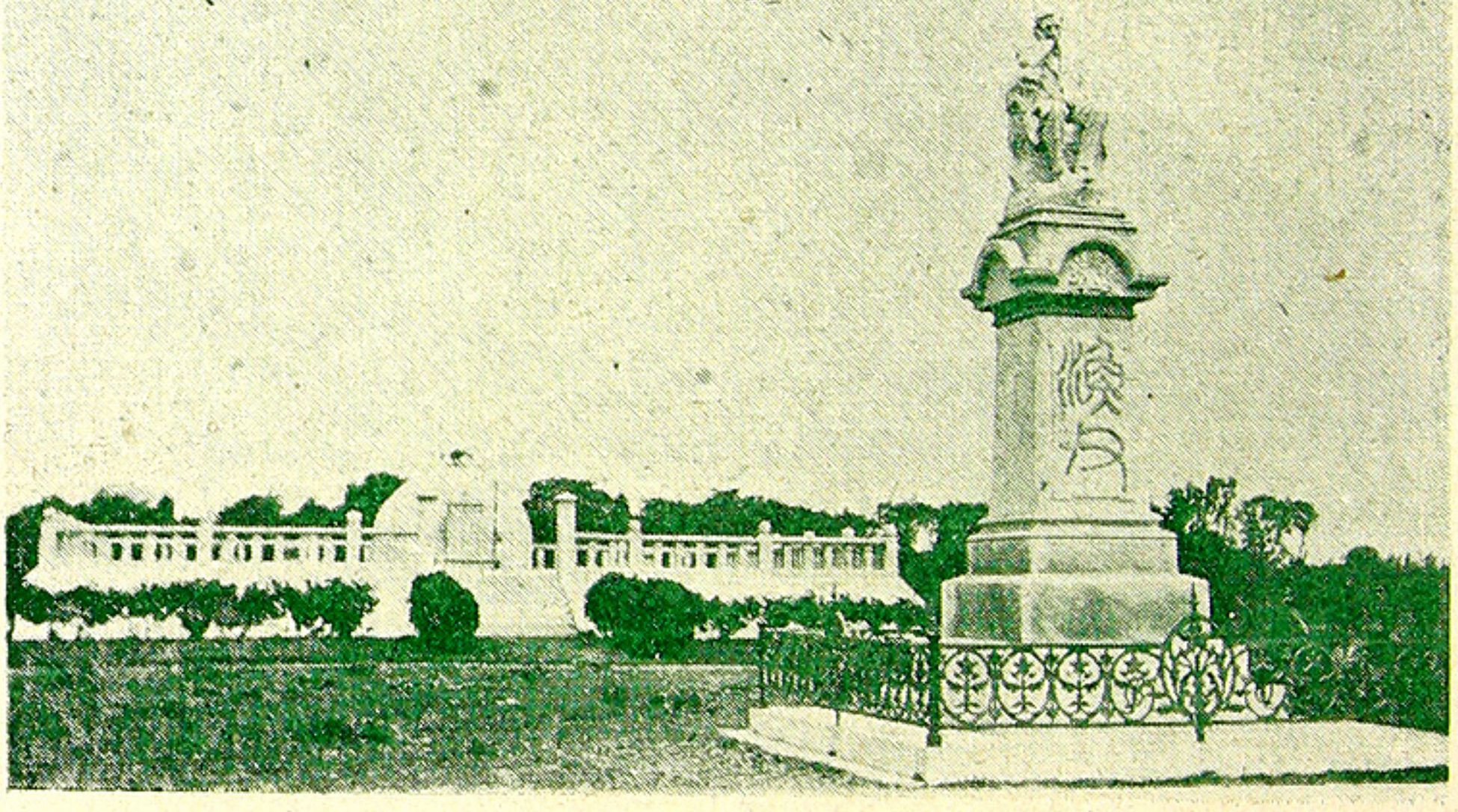


繡球



攝山靜郎

民國歷史之犧牲者



宋漁父



文豔親王金少梅及金韻簫之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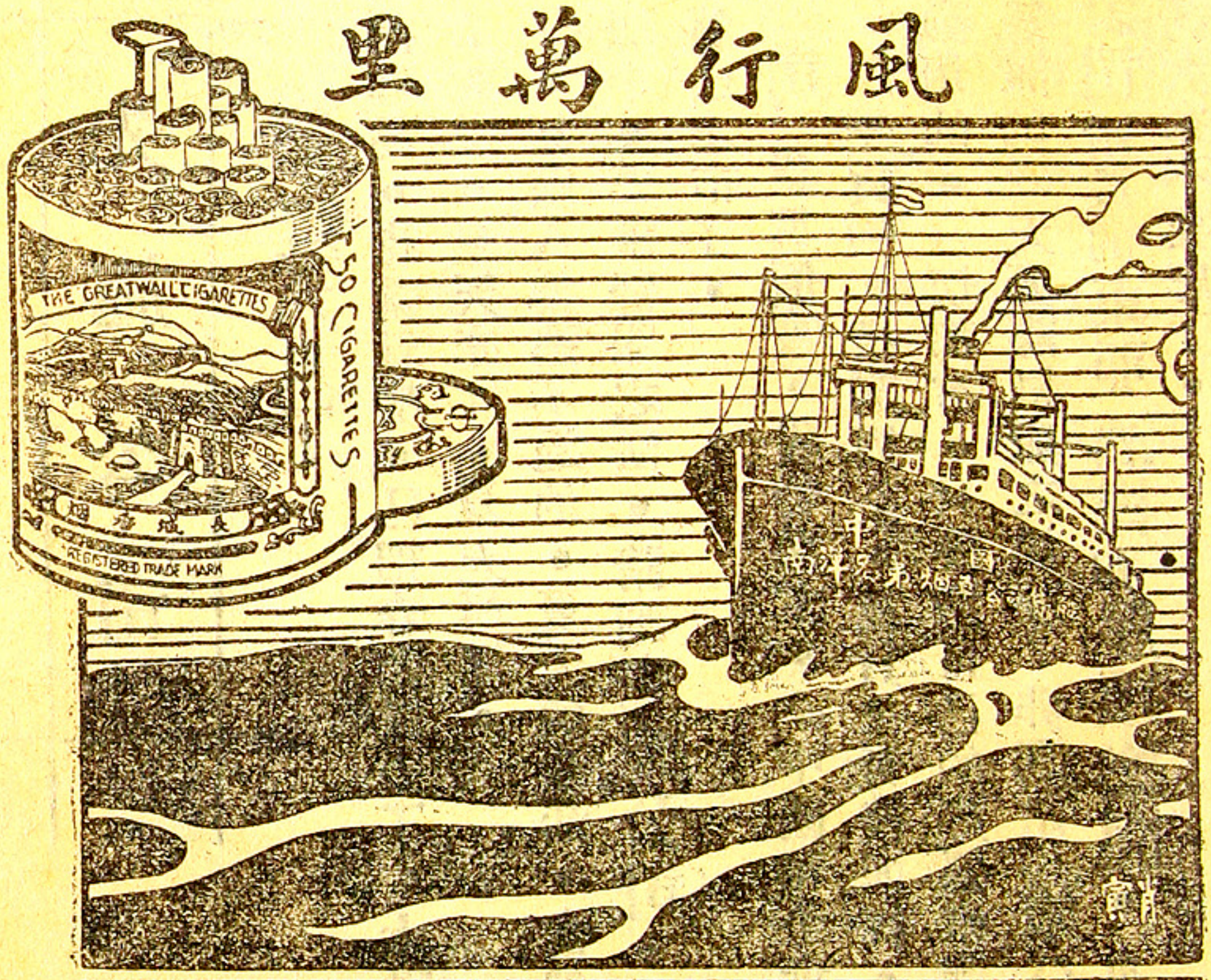


贈主館花梅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煙

風行萬里



先哲有名言。長城國之寶。令有長城烟。尤令人傾倒。色鮮味更佳。遠近馳名早。諸君吸此烟。可以解煩惱。實業賴以興。利權賴以保。寄語愛國人。毋忘此烟草。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先施公司

㊀ 夏天來了

光陰過得容易。花落鶯啼。已把春光送去了。太陽熱熱的照在頭上。彷彿對人說道。夏天來了。甚麼人都逃不過的。夏天來了。夏天來了。在不舒服中。要求舒服之法。請到先施公司。因爲先施公司的生活。當然很不舒服。然而你夏季新貨已上市了。

先施公司 貨眞價實。貨物又多。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差不多全知道了。四季貨物。措辦周全。夏貨更旁搜博採。應有盡有。無論喫的穿的動用的。一切都有。只要憑自己的好惡來選擇好了。你在不舒服的夏天要謀舒服之法麼？非到先施公司不可。先施公司附設的東亞酒樓和屋頂樂園。也是夏天喫的頑的好地方。請大家不要忘了。

百代公司又出新唱片



程 郭 譚 譚 小 張

豔 仲 富 小 達 文

秋 衡 英 培 子 豔

麗 華 魚 盜 失

合頭本 唱 貓 換 太 子 三段

藏 宗 街 容

道 劍 亭 卷 頭 二段

殿 頭 二段

小達子 張文豔 王達浦 小楊月樓 杜文林 沈易書

三弦三娘教子 合唱諸葛亮招親 拉戲蓮英夢驚

總發行上海四川路百代公司

外埠各大商埠經理處均有出售

本埠經售處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寶芳公司

南京路先施公司

南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本分公司

註評 清詩讀本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二冊 六角

是書爲吳興凌善清先生所手輯。遴選評註。兩經寒暑。始克脫稿。書中上自梅村。下迄香濤。旁及閨閣方外。都約一百數十餘家。「古體」「律」「絕」無所不備。有清一代名作。實已甄采略盡。編者嘗謂『詩至於清。其「格律」「氣骨」「聲調」「神韻」治唐宋於一鑪。鍾鍊益精。渣滓盡去。』則是編之出。凡有志研究詩學者。尤不可不亟一讀之也。其他如典故之註出處。疑難處之詳爲疏解。評語之獨有見到。均能一一爲作者揮發讀者醒目。

求幸福齋主著

倡門

紅淚

求幸福齋主之倡門小說久已著名此著係備寫其本人對於倡門一片段之事實及臆想更忠實而有興味全書七章合之則爲長篇分之則爲短篇前數章曾登入星期雜誌中小說界前輩包天笑先生評曰求幸福齋主此作迴腸蕩氣不亞於老琴師全書之價值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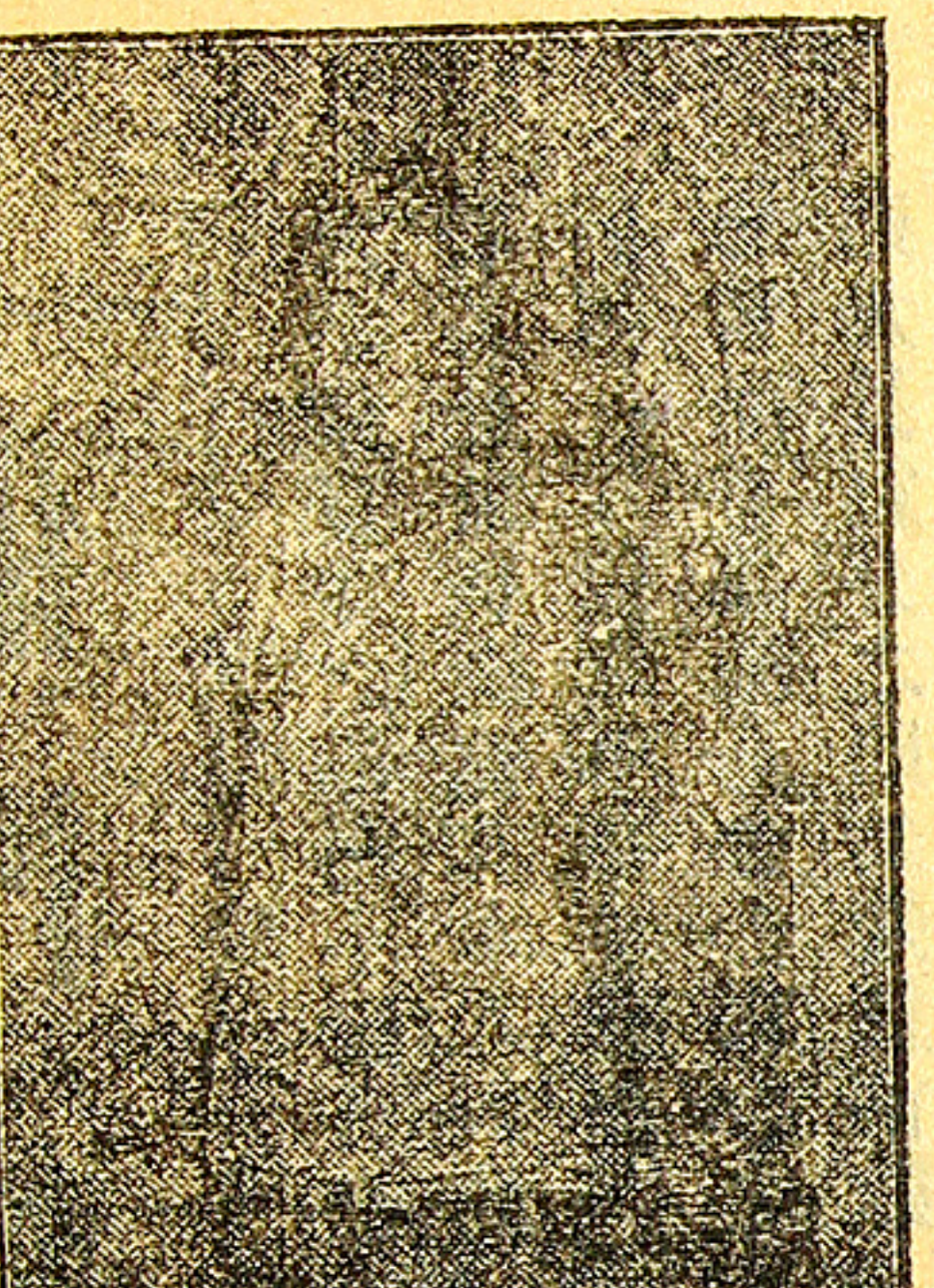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送嫁
第二章 嫁後
第三章 逃妾
第四章 逃後
第五章 重逢
第六章 夫之訓練
第七章 終身大事

一冊 五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二位美麗小孩之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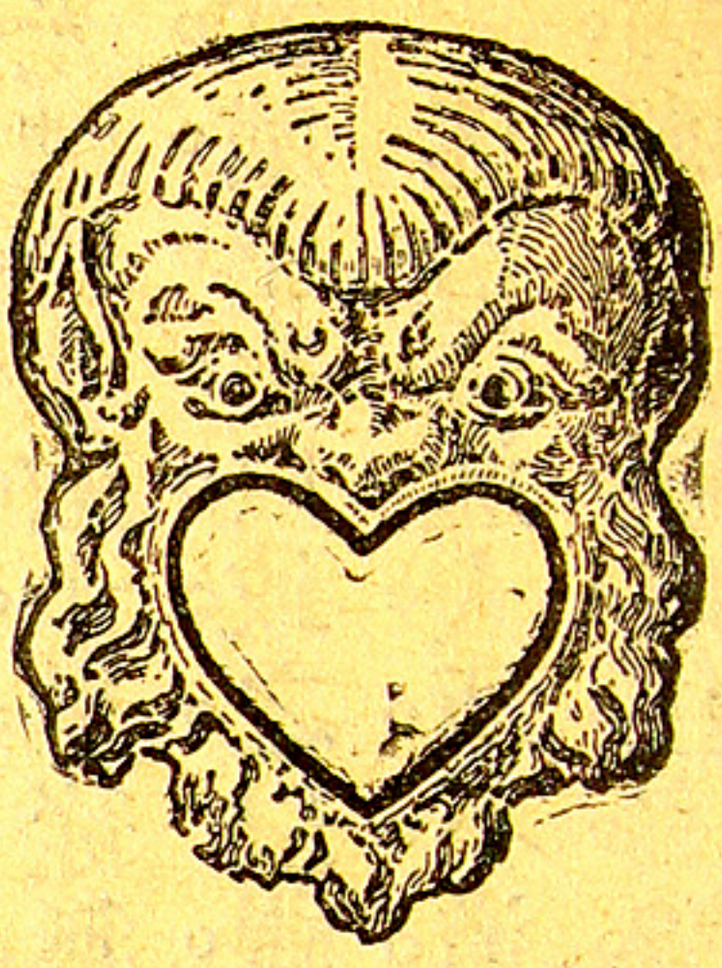


孫體元先生之夫人玉照

◎聲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使其夫婦二人強壯有方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使男女身體康壯復原在中國各省及天下文明各國治愈人數矣即如近來所收到之證據如廣東佛山孫體元先生及其夫人孫君係中央直轄第七軍第一獨立營營副也其前因從軍日久操勞過度致患夜難安眼心神怔忡血薄氣衰腦筋疲乏腰背疼痛等症云云是以正合夏令補品之用爲疾病之保障此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健康保力局日服又年色等信而尋常自鄙是之男也人服藥子期自生孩一強丸無令必健路

需先使胃經強健有力消化有序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造之新血能使各部腦體欲功貴片均服貴局紅色等症而尋常自鄙是之男也女欲論月身體壯此皆貴片之藥片之功效論數月身體壯此皆貴片之藥片之功效論數月身體壯此皆貴片之藥片之功效論數



張定武軼聞

杜仲咸

嗚呼張定武(勳)逝矣其遺聞軼事大可作談助之資予不文爰將偶憶所得宣之楮墨以誌鴻爪當亦爲世人所樂聞歟

定武軍管帶閻某勇猛善戰驍悍絕倫癸丑大軍南下師次彭城與蘇軍師長冷適交鋒於津浦道旁閻某身先士卒肉薄衝鋒冷軍不支望風潰退戰時腿部受彈傷鋼丸深陷召西醫鉗取醫欲先用麻醉劑方施手術閻大笑其怯謂我輩

軍。人。死且不懼。豈畏些微之痛耶。隨將軍袴撕裂伸腿令醫生鉗取彈出後亦不待其敷藥卽以軍袴包紮傷處並將傷腿來回宕動十餘次以活血絡筋骨立卽馳赴前線追逐敵人其勇悍有如此者抵甯率敢死隊襲慕府山及攀登山巔已飲彈數十遂因傷陣亡。

徐郡民風強悍萑苻遍地出郭里餘卽有行不得之嘆自定武移節來徐設徐海清鄉局派軍痛剿未久卽告肅清同仁公暇常跨小驢遨遊鄉村領略北地風光馳騁輒數十里從無遇有危險者蓋當時軍隊剿匪認眞盜匪於以斂跡亦定武威望有以致之以視今日滿地荊棘之徐州不啻有霄壤之判。

迷信。爲通人所不道然亦有理之不可解者。巡署後有大仙樓。由來已久。頗著靈應。定武嗣以住室窄小欲拆去改建左右以藝瀆大仙恐遭神譴屢進諫阻定

武。建。不。聖。六。事。城。石。
迪。日。納。拆。未。久。卽。遇。回。祿。有。以。大。仙。作。祟。告。者。定。
武。於。朔。望。致。祭。落。成。夜。夢。見。一。老。者。來。謝。翌。晨。定。
武。親。口。宣。告。咸。引。爲。奇。事。
崔。苻。蹂。躪。徐。海。民。人。曰。
處。水。深。火。熱。之。中。自。定。
武。派。軍。肅。淸。後。地。方。安。謐。匕。鬯。
惠。人。民。特。釀。資。創。建。祠。
生。祠。偏。爲。崇。德。報。功。之。舉。祠。在。城。內。
廟。前。三。面。環。水。風。景。極。佳。池。頗。巨。中。有。小。嶼。爲。曩。時。藥。庫。今。改。建。西。式。敞。廳。二。
角。亭。三。聯。以。二。木。橋。橋。面。修。長。形。同。飛。虹。惜。徐。人。不。善。點。綴。布。置。失。當。殊。爲。憾。
淸。末。定。武。接。統。夏。辛。酉。
曾。軍。駐。師。白。門。會。辦。江。防。革。命。軍。起。定。武。派。軍。扼。守。頗。有。
所。挾。棄。甯。而。北。駐。兗。就。蘇。魯。豫。皖。邊。防。督。辦。職。重。整。旗。鼓。待。時。而。動。當。革。軍。之。顧。爲。左。
亡。俱。亡。之。概。嗣。以。項。城。別。具。計。劃。屬。令。退。讓。定。武。當。欲。自。裁。以。全。臣。節。

會師金陵也屢攻不克傷亡日衆及讓出甯城始不戰而獲

定武在甯駐一枝團時値革黨謀起事一夕數驚有以待質所押犯響應革黨

告者定武得訊大怒立時傳令將押犯全數提出一概處以極刑時押犯二百餘人咸拘所待讞一旦無辜就戮無不極口呼冤左右以定武深恨革黨亦罔敢進言者時定武已膺江南提督事清廷恃定武爲東南半壁特以之代張人駿而督兩江故定武處收藏印信甚夥若總督將軍提督等印均於離甯時一併攜去此次古家所不可不知者

定武棄甯北上經浦口爲徐軍尾擊損失甚巨時革軍已預伏於滁州附近並在山巔架設巨礮以便迎頭轟擊視定武爲釜中之魚決難飛渡守望不覺稍懈且有囘營作樂者不意定武部曲閻某已洞知其計預率死士潛至山巔突將礮

口。移。對。革。軍。開。礮。痛。擊。革
始。得。安。然。之。魯。
癸。丑。定。武。自。甯。移。徐。瀕
礮。則。陳。列。巡。署。大。堂。多。至。
陳。列。所。亦。巨。觀。也。
定。武。警。於。軍。火。之。重。要。
特。設。軍。械。局。以。司。修。理。令
蔡。某。總。其。成。蔡。精。機。械。學。除
修。理。軍。械。外。亦。能。自。製。槍。
枝。惟。機。器。不。完。備。日。出。無。
多。子。彈。亦。儲。局。中。極。爲。充。足。
係。迭。次。向。中。央。領。來。者。聞
共。有。二。千。餘。萬。顆。之。多。
中。央。定。武。軍。原。名。武。衛。前。軍。
包。餉。續。招。者。始。由。鄰。省。撥。發。關。餉。到。期。無。論。餉。
銀。已。否。領。到。均。由。定。武。墊。發。

從無拖欠服裝則紅邊藍衣襯以大辦形式雖不講求而作戰則奮勇異常西報曾稱許不止云

彭城接壤魯省地厚質滷井泉多不可飲同人苦之定武特自滬上聘來技師在署用機器鑿井深至四十餘尋始見泉取水以饗僚屬則味鹹質苦仍如前不得已電令駐浦軍隊用津浦大號水車滿貯江水按日運徐以供飲料徐浦相距頗可觀近千里以運費計算其數亦頗可觀

蘇督署本有長期免票十二張定武移徐亦欲援例索取滬寧局以徐城相距甚遠不在滬甯線內無發給免票之必要迭來交涉均靳而不與定武憤甚電斥該局如再無圓滿答覆祇有自刊免票應用路局以定武說得出做得出不得已照送十二紙並請發給示諭以免辦兵騷擾定武立予照辦

定武嗜博而外自奉極儉年逾花甲尚精神矍鑠健步如飛少年人不如也黎明即起滿署奔視廚室廁所亦無遺漏二堂後天井內常設西式坐椅一清晨及午後必在椅靜坐數小時或閱報紙或吸呂宋煙日以爲常隆冬不御裘常著黑綢棉袍冠上則綴以巨珠脫無此爲標記則遇之者必以爲鄉老也

癸丑克甯士卒傷亡甚衆曾在彭城雲龍山追悼陣亡將士定武親往致祭頗極一時之盛當攻甯時幕府山礮臺迄未下定武致書勸降問有敢冒險前往投信者立賞洋二百元某差弁應聲而去敵人欲將其槍決嗣引不斬來使之義放其生還某事後言及尚以此自豪

定武部下某司令出身綠林爲桿首時綽號小白龍在某縣受撫後旋因肇事復投定武處充馬弁時定武甫駐節秣陵也詎某司令官運亨通升擢甚速爲統

明。未。生。無。劇。求。甘。性。領。爲司。令。爲鎭。守。使。刹
病未。逾。年。卽香。消。玉。碎。矣。鼎。革。也。及定。武。之。徐。始舉。一。雌。產後。聞。乃父。因。事。自縊。悲傷。過。甚。雙目。竟。爾。失。小毛。子。籍。隸。邗。上。張。豔。幟。於。秦。淮。河。畔。定武。在。秣。陵。見而。悅。之。納爲。篋。室。時。尙。能。概可。想。見。會客。談。話。亦輒。以。好。好。二。字。爲。應。酬。賓客。之答。辭人稱。爲。好。好。先。命。爲重。竟掉。首。不。顧。彼時。全軍。義憤。塡膺。幾致。譁變。咸痛。詈某。無良。有欲。得而。甘心者。某匿。定武。署中。日以。眼淚。洗面。仰首。呼天。不置。徒以。貪戀。祿位。不惜。賣主。居然。未久。升。督。辦。擢督。軍不。轉瞬。又爲。人攆。走。其部。下。亦部下。偶不。用命。輒以。伏地。痛哭。哀求。爲不。二法。門。其庸懦。榮。以博。未來之。富貴。

某年。定武。壽誕。召北京。坤伶。劉喜奎。來。徐演劇。喜奎姿首極佳。現色相於紅氈。艋上。天仙不如也。定武甚傾倒。有羅致下陳意。遂與劉父言。願出二萬金作藏嬌之代價。劉父意頗不願。設辭推諉。定武以深愛喜奎。亦不忍相強。喜奎北返後。定武每言及輒爲快快不已。

定武姬妾甚多。正室曹氏。賛望頗具才幹。定武之得顯貴。內助之力居多。無所出。始納一良家女爲妾。繼納北京鼓娘小翠子。定武長子夢潮。卽其所生也。小毛子。王克琴已名列三四。嗣屬林黛玉爲之物色。一雛姬維揚產。姿僅中人。寓津後又以侍婢名桂花者收爲第六妾。王克琴之潛奔以定武不許。吸雅片始憤而出此云。

丙辰定武奉命添增軍隊在兗濟一帶招募應徵者均齊魯山林嘯聚之儔其募兵手續及所定資格極爲簡單以軀幹魁偉身量高及規定尺寸而垂有大辮者爲合格招集時立二木桿上橫木桿一卽規定身量之尺寸令應招者走過橫桿以驗軀幹之高低復猛拉其大辮以察髮辮之眞假兩項合格而召兵之手續畢亦徵兵中之趣聞也

定武復辟醞釀甚久幕中對之分二派某司令等反對最力而遺老劉某參謀萬某等則極端贊成慫恿早日舉行在京寓宣布復辟時定武正室曹氏率子女環跪力阻定武不納竟致失敗惜哉

定武北上經津謁城北告以欲復辟爲城北力阻始將此意作罷在京事畢已定期旋徐軍政各界並在江西會館爲之餞行定武赴讌回寓已醺然乃遺老劉

某等以定武久無舉動且有南返意深爲駭怪當卽致書定武以譏之定武寓津喜投資辦實業世人以其雄於資也凡有一事之發生無不力邀其有兄爲當世英雄故敢以大事相商乃虎頭蛇尾膽小如鼷從此儘可斷絕關係是函達冰人馳往始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而已附車南下等語其實劉某等尙在公館候信定武閱竟急飭各要人至寓開會宣布復辟平地風波掀天而起釁而飭人馳往始末

餘利均分者定武必不喜且不願投資點者知其心理咸以厚利爲餌定武無不入彀一俟巨資加入旋卽宣布停業者比比皆是定武受紿類此者不一而足故損失甚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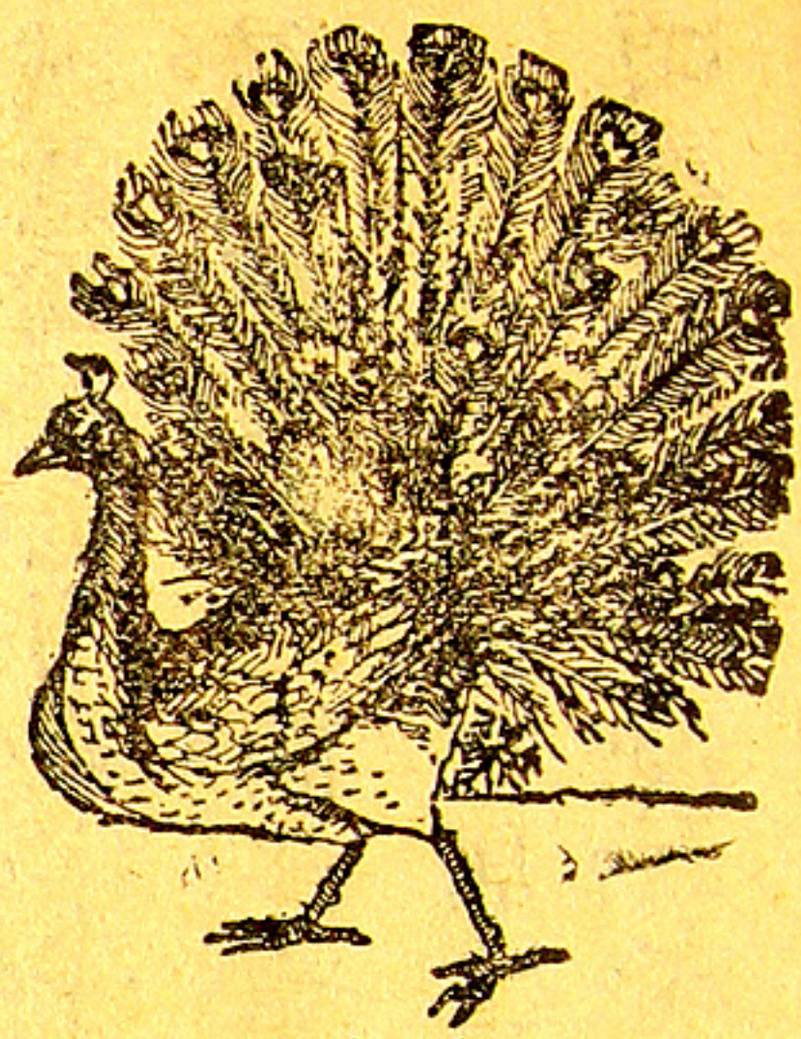
天津舊德界振貝子曾建大廈一所花園戲樓應有盡有裝飾布置亦非常精緻定武以十萬金購得復辟後作天津寓公時德界已收囘乃改住英界松壽里屋亦西式顧不及德界之寬敞矣

定武有子八女七年均幼尚有在襁褓中者皆晚年側室所出也今春津沽白喉蔓延定武子女亦感受斯疾不治者有七人之多定武驟抱喪明之痛旋卽爲

○

○

○



毘柰耶室文賸

釋演音弘一

弘一上人近作予已錄示瘦鵑披露於本刊十五號中其文樸茂淵懿胎息魏晉自足千古奚待謏述上人茲將赴甌掩室念佛此後欲再覩其文字恐無此勝緣矣爰將其雜文就予所錄存者再寄瘦鵑他日如有所見當重編次以示海內同文甲子仲夏吳門尤玄父謹識

△題十一齡童吳善念書聯後

予居大中祥符老儒吳子弓明經挈其幼孫數數過談孫名善念以誕於五月五

日午時亦名震魔俶儻有奇氣通孝經論語周易因命爲書生學一聯（玄父按全聯語句爲生學毘尼死歸安養遠宗旭祖近法光師）筆力雄強足以睥睨千古余酷愛之爲記其原委後之覽者可無惑焉癸亥大寒曇昉題於西安蓮華

△吳明經題旭光室額跋記

予來柯城未一謁宰官居士惟瀕行前朝過碩果巷乞吳明經題旭光室額於時朝曦入檐沈寒在袖明經焚香掃地舉筆拜手致敬禮已而後加墨曰吾書未工誠意爲貴也明經字子弓年七十九目微盲能作大字通攷據性理之學安德忘貧不慕榮利三衢多耆宿君其首出矣曇昉記於蓮華時甲子二月

△覆尤玄父居士書

頃奉尊翰并法書五大施經歡忭無盡依是寫百葉爲先人乞冥福至善閱佛書

者若欲窮研教海須分泛覽與專攻二種課程泛覽者可隨己意選擇典籍其專攻之書以八識規矩頌起信論爲第一級至速一年畢業唯識爲第二級楞嚴爲第三級以上二種約四五年乃可畢業杭州友人等所經驗者以此法最爲妥當因以上四種精通之後再閱他種佛書大致皆可了然也以上就窮研教海者而言若僅欲畧通佛法大綱而專修淨土期於早證不退者卽可專閱淨宗諸書自能了其修持之門徑不必竭其心力窮研博覽強學通家此爲最捷最穩之法當代印老法師專主此說朽人亦然乞檢閱印光法師文鈔當可委悉閱文鈔之次序乞檢閱排印本安士全書第二册後幅附印朽人所擬之次序表燈下忽促先以奉覆小遲若面當爲詳言

△題嚴州佛書閱覽所聯（集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勤修清淨波羅蜜
速見如來無量光





不肖子

徐卓呆

上

押店主人從客人手裏接過金錶來仔細觀看一
不知想到箇什麼突然擡頭道你非再早一點起
不可啊那時店前立著的青年呆呆看著店主人
問道什麼要我早些起來麼爲什麼說這種話
店主人道你是夜裏活動的麼青年道夜裏活
動是很鄭重的使用著一看裏頭
就能明白粗看看卻覺得不過是一隻舊錶其實
西極上等這錶的主人是在每夜臨睡或起身時用
一定的時刻開錶的但是此刻一看是你拏到這裏

來之前纔開的啊現在不是十一點鐘麼那主人就應當在十一點光景起來了你方纔說今晨八點鐘起身豈不可笑呢大凡拏錶來質當之前先開一開的有兩種理由一種是這錶本來時刻不很準所以拏往押當去時先開一下使他不要停否則第二種是自己沒有用慣的錶不放心要開他一下了因此我斷定這錶不是你自己的你以爲如何店主人故意瞧著青年臉上又續語道我的推測很對麼你還是向我老實說罷我決不會把你送往警察署去做那種沒有意思的事情的青年戰戰兢兢很不定心的向門口看著答道實在不是我的店主人即道你不用驚嚇我斷不會使你喫苦有一句話要和你談談你到裏面來罷店主人說著把錶向懷中一塞匾一箇夥計在店堂內隨將青年領到裏面說道坐罷你叫什麼名兒呢青年皺著眉頭疑惑似的看定店主人臉上很不容易回答店主人又道老實說罷還是說出來的好青年道你爲何要這麼打聽我呢店主人道你別去管他快些用直言答我我決不難爲你青年說我叫李小貓店主人口中念著道李小貓唷且慢你叫李小貓麼青年道確是叫李小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店主人道沒有什麼其實這李小貓三字實在在這老年的店主人耳中很覺廝熟因爲他一聽得李小貓便想起李阿貓這漢子來了李阿貓是箇驚動一時的大賊他非常的膽大并且有巧

妙的本領盜賊之中誰不尊敬他啊店主人後來聽要你歸去邪歸正特地勸勸你罷了青年確是酷肖那有名的李阿貓可見這自稱李小貓是罷叫警察來嚇你你要叫警察只管叫我也不怕的青年說誰來嚇你我從來沒有聽得過青年把銳利的視綫射到老人臉上說道這些閒話別多說我倒要聽聽你的計畫我一點沒有什麼計畫啊青年說我從沒犯過案很正大光明店主人只說李小貓是店主人一點也不像李阿貓的兒子了但是店主人道你的心腸齷齪極了你這麼嚇我下人麼店主人確定這青年必然下差我出去偷東西我不答應你的要求所以你生氣把警察叫來了好在我沒有贓品在你懷中啊我可以說你要把我做了你的部下我也不怕你把握便徐徐開口道你老子身體康健麼青年問你認得我父親麼店主人說我們是三十年的

年問你認得我父親麼店主人說我們是三十年的有了把握便徐徐開口道你老子身體康健麼青年說要我去邪歸正特地勸勸你罷了青年說要我去邪歸正特地勸勸你罷了青年說要我去邪歸正特地勸勸你罷了

老朋友了二年前會過一次後從此遇不到了青年道我父親名氣很大誰不曉得他呢李阿貓這姓名曾經驚天動地鬧過的現在是變成了不中用的人了雖是年紀的關係也煞是可憐你一定在我父親全盛時代認得他的其時我還很小咧店主人道不錯你父親眞是箇偉大人物我最後會見他好像在他出獄後罷小貓說我父親現在是無用了店主人問道近來不做事麼青年道做事麼你問我我要笑了我那老父別說從人家窗口裏爬進去大門內也走不進去了除非要有人會發明什麼把房屋縱剖的機器否則他總不能闖入人家去咧店主人道老得這麼樣了麼青年說年輕時卻是厲害此刻是實在……老闆你是叫黃仁甫麼我看見這桌上一口摺子上寫著啊你到底怎麼會認得我父親的呢店主人微笑著道我們是買賣上的朋友青年道對啊我起初就料到了你是收買贓品的窩家等我回去時把會到你的話告訴我父親罷店主人說我有話要和你父親談談你叫他有暇時到這裏來玩一趟如何你資質生得很聰明既有這麼一點天才若拏來使用一定可以成偉大人物現在你還不知世事拏了很好的金錶會趕到這素不相識的店中來眞是外行極了幸虧遇到了我倘使到別家押店中去你立刻可以喫官司咧小貓你沒有錢用麼小貓答道也並不十分沒有錢用店主人道不妨我可以替

你設法些話雖如此並非我看中了這錢不過要你帶一箇信回去通知你父親罷了你若把我的事情向你父親一提必定可以明白我打算將你養成一箇何等人物咧我意欲叫你大大的發財你就可以成一箇財主過那奢華的生活了你不願意麼包管你有趣總之最好今夜就把你父親領來你說我要與他把你的事情商量一下啊小貓忙道知道了一定領他來便了

四 中 口

這一夜押店大門關閉之後李小貓領了父親阿貓來訪店主人黃仁甫阿貓軀幹偉大腹膨臉紅形狀老極了顳顬一帶青筋很顯滿頭白髮還有些舊時的豪爽面影跟著小貓不像父親身材瘦長額角方方目光銳利逼人那高高的鷹爪鼻倒酷肖父親黃仁甫迎著阿貓說道你居然來了這裏不能談話裏頭坐罷阿貓到裏頭坐定小貓縮在一隅阿貓說我們久違了你倒身體很康健我是到底老了與朋友們也疏遠著黃仁甫道彼此彼此我也是年紀老的緣故作事都沒有精神了今天不料無意中遇見令郎所以我叫他帶一箇信了說時仁甫倒一杯茶遞過去阿貓憤憤的看著兒子道這眞是不孝的逆子我好苦啊我和我的父親都是出人頭地的大賊不料他不知得了誰的血統竟一點也不中用就是從他母親的血統說來他那外曾祖父小刀張七也

是一箇著名人物我當初總以爲將門之子將來可以成一箇人材因此很費過一番心力不過正在他應當受教育的時代恰巧我在黑暗的獄中度日他母親又病死了將他一放任便一無所成例現在很不中用的去摸摸人家衣袋做做翦綹挖包那實在老子的臉被他丟盡了你想今年二十歲的人連掘一箇壁洞也不會不是很可恥麼阿貓說著長嘆一聲黃仁甫很可憐他似的凝視了阿貓臉上點點頭想安慰他幾句時阿貓又接著說我不願自己兒子去做什麼翦綹挖包等卑下事業我們上代從沒有人做過這種事那裏對得起李氏門中歷代祖先呢那時縮在一隅的小貓也突然擡頭插嘴道我也不願做那些事啊阿貓道我並沒有說你做過這些事不過你近來每夜出去做些什麼事你且說來無非是到賭場中去走走或是與那些下等的小竊們混在一起啊黃先生我當眞一想到這兒子竟不能安心瞑目而死啊我一向打算把他做成一箇大賊我那些徒弟們也用過種種手段方法那知這畜生說的話眞可以氣死人他道「父親我決計不會成功大賊的你別白辛苦罷」你想他自己既是這麼沒志氣將來還會有希望麼白天在街路上徘徊著注意人家懷中的東西或是欺侮柔弱的人奪些財物這種志向還能成大事業麼眞的大賊是人家睡靜後活動的啊我在年輕時從來沒有妨礙過人家的

擔心。令郎非常聰明。把二三年工夫用功修業一下。是你名人之子。果然不錯。他含有你的血一定會承。

擔。你說。這道。把住。對實神。業。人。睡眠從來沒有欺侮過柔弱的人。總一點也不驚動。很有規矩很有秩序的潛入人家家中去做大事。有了方纔說過的那富翁姓名住址都已明白。我就打算先試試他的本領叫他去送還這金錢順便看看他房屋的情形啊你以爲如何仁甫說你的念頭甚好好在本人醉著可以說東西是拾來的。幷且他甚好好做去我總算有了這麼一舉兩得了阿貓說酬勞倒是小事我並沒想也決不會就此白白接受多少總有一點兒酬勞的可稱一到只消他此番能夠好好做去我總算有了這麼一箇兒子方纔說過的那富翁姓名住址都已明白我就打算先試試他的本領叫他去送還這金錢順便看看他房屋的情形啊你以爲如何仁甫說你的念頭甚好在本人醉著可以說東西是拾來的。幷且他甚好好做去我總算有了這麼一箇兒子也不致斷絕我家的家風咧我自然要造成他做一箇大賊纔如我願仁甫道不錯我一見令郎就覺得他是一箇可造之才細細一盤問方知之時就覺得他是一箇可造之才細細一盤問方知是你也不必這麼

繼。你。的。事。業。的。又。向。小。貓。道。你。也。須。體。諒。著。父。親。改。的。神。氣。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活。潑。的。
換。心。腸。纔。對。你。把。你。的。技。倆。發。揮。出。來。立。刻。就。會。成。的。興。奮。和。感。激。來。了。說。道。老。爺。父。親。的。名。兒。請。你。千。萬。別。問。我。從。今。與。父。親。斷。絕。關。係。要。做。正。直。的。人。了。
名。人。了。我。可。以。保。證。你。快。些。做。成。了。
父。親。安。心。纔。對。你。父。親。年。紀。已。老。你。要。孝。順。他。還。是。父。親。已。留。有。一。生。安。樂。度。日。的。金。錢。這。一。層。很。可。以。放。心。幷。且。父。親。既。有。徒。弟。又。有。朋。友。我。不。在。旁。邊。他。一。切。還。可。以。得。些。祕。傳。到。將。來。是。你。要。盡。孝。也。來。不。及。了。黃。仁。甫。再。三。勸。趁。早。繼。承。父。業。乘。父。親。在。世。你。一。切。還。可。以。得。些。祕。傳。到。將。來。是。你。要。盡。孝。也。來。不。及。了。黃。仁。甫。再。三。勸。著。小。貓。小。貓。什。麼。人。也。不。怕。單。單。在。父。親。面。前。攆。不。起。頭。來。因。此。父。親。的。一。番。訓。戒。也。不。能。不。聽。他。只。是。把。頭。垂。著。父。親。插。嘴。道。你。立。得。近。些。好。好。聽。著。黃。伯。的。話。

我的汽車夫如何我這裏本來有兩箇汽車夫你大是。辦不到的事這一層我也可以理解父親歸父親罷。你父親既是老人了現在要改變他的人生觀也罷。你父親無的意志的倒不如默默然向你所信的道路上進行。我不過想單單回去告辭呢你父親一定不會明白你。你歸你生活罷你對於汽車既有趣味現在就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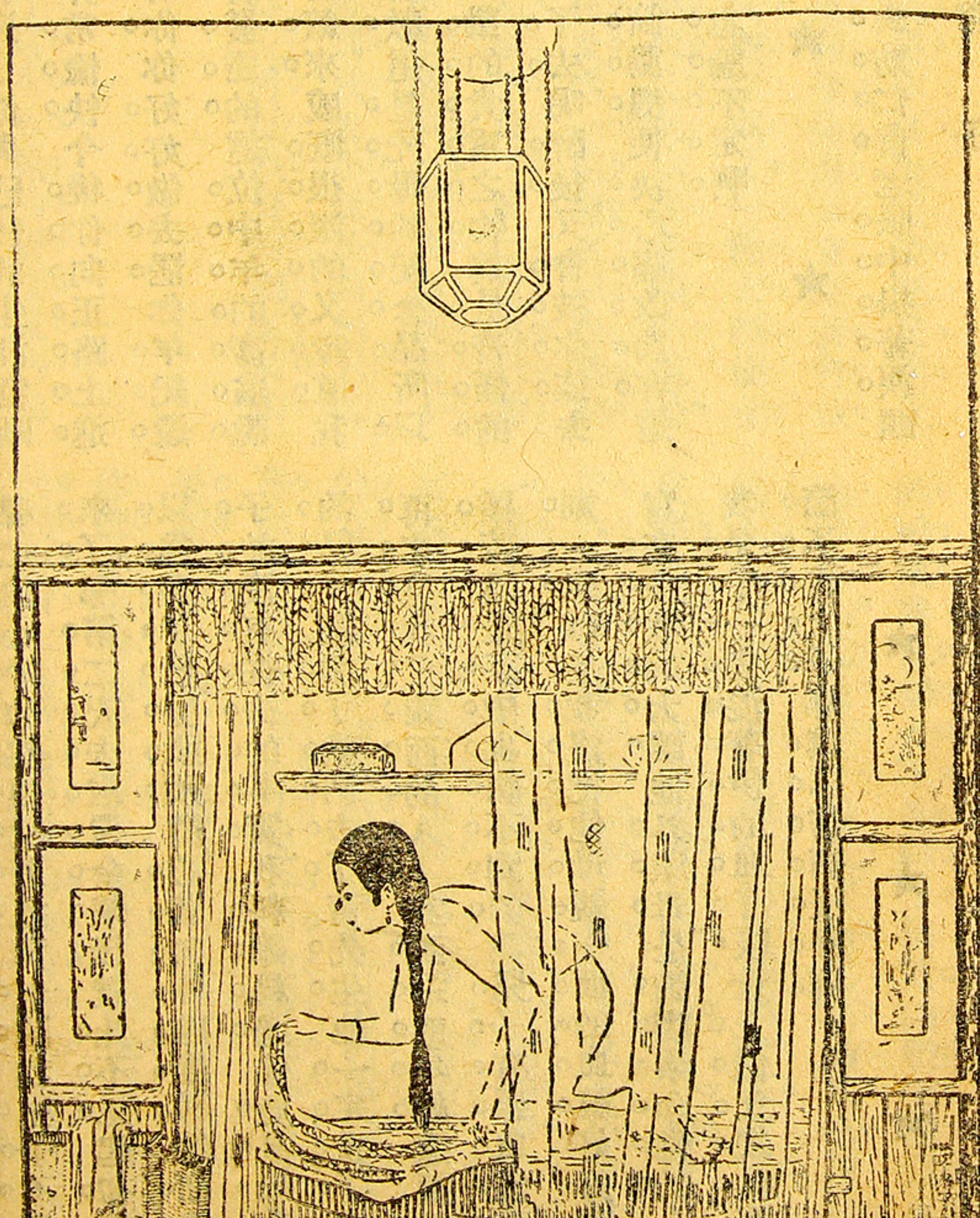
可以練習起技術來我聽了你與已往的生涯割斷有自新決心我覺得非常愉快今後你向正路上進行我總應當盡力援助你你好好做去罷你年紀還輕只消努力沒有不會發達的這位中年的富翁說完之後從桌上拏起金錶來感慨很深的又說道我這錶重新到手實在喜歡這是先母的紀念品所以在我乃是金錶也換不動的貴重之物眞是奇怪的緣分小竊在我懷中盜了去喝醉後又會被你盜去你又因著送還我的一箇動機便決心痛改前非這是我先母的暗中相助也論不定啊

★　★　★

經過了半月後阿貓去訪仁甫老眼中掛著淚顫聲把他心中的怨恨說著道黃老闆我兒子不會回來了那第二天去送還金錶後就此不見起初我還以爲遇了什麼禍殃擔心著向各處搜尋然而我兒子並沒有捉去的事實我料雖料過他竟是箇不孝的兒子叛離了我們去了黃先生他一定成了箇不再來見我父親面的人了我到這麼年紀還要嘗這種苦眞是夢中也想不到的我兒子有惡血混著此刻一想確是我沒把他母親一面的血統好好查過實在是我的大誤他外祖母是箇喫素念佛的人啊我兒子一定混著伊的血了唉世上做父親的有了箇不肖之子那眞再苦痛沒有咧

★　★　★

夏之夜 張光宇君爲半月作



綠窗舊話

張綠

門再探今何日花徑重過已幾年若識儂心蓮藕也餘俟面談」其新夫人王小梅女士畢業於務迎錄幾居惠續

至友周君彥卿執教鞭於吳淞中國公學往歲膠後予曾去函索閱新詩承答一箋云「捧讀吾弟優游鄉里不負此名耳邇來學精於音樂嘗充該校音樂教員一對苦嫦娥應莫妬團圓二曰多情月老繫羅絲醉綠眠紅不自持愛到難言卿亦解情無可比我知癡鴛鴦不羨神仙樂蛺蝶羞飛連理枝最是銷魂紋枕上並頭昵語話新時乘興胡謅不足爲外人道壁人自是好伴侶詩中「愛到」一聯極寫心頭得意所謂「乘興胡謅」確可見其興致勃勃也

書謬蒙以雅人稱許能無媿歟想吾弟優游鄉里不負此名耳邇來學精於音樂嘗充該校音樂教員一對壁人自是好伴侶詩中「愛到」一聯極寫心頭得意所謂「乘興胡謅」確可見其興致勃勃也

逎治小說家言詩腸久儉偶題捧花之影聊寄

香草之思『但看影裏何能慰一紙足分萬疊山乃媿弗如花福好修來長得在卿懷』曩歲曾題倜士之捧花女郎圖曰『帕護瓊花素手持遞將所愛忒情癡江南我亦風流客欲向卿卿乞一枝』（載拙著綠窗潑墨中）兩詩俱見卿字一眞一幻相形頗趣

庚申立秋之日久暑乍涼天高氣爽秋意漸生人咸色然而喜若去重負時近薄暮溫浴既罷獨出游於郊登土阜之巔仰首長舒其氣但見夫彩雲浮於空際有類純潔之紙汚於雜色黑雲之近日者轉爲薄紫如銀之線隨其曲折而緣之又有淡黃深赤以及其他不可名狀之色之雲散佈四處其爲狀也不一龍也鳳也猙獰之虎豹也宛轉之美人也一切世所罕覯之物其形爲雲所幻乃頗有所像亦足大快人意中央有像巨獅者單觀其後足又畢肖雙古柏也西方有碧雲曲折高低其長無極底爲平線黃氣出其下若斯佈置大類一幅浦江暮景之圖試觀彼高房疎密遠樹依稀即如吾夙處黃歇浦畔者猶不得不歎其神似也一轉瞬間形各有變若頃之虎豹今爲鷄犬矣頃之宛轉之美人今爲龍鍾之老媼矣頃之大好浦岸今又斷散不成其局矣俄而紅日益沈強光數

道上射每破大雲爲二其細者當之而片裂又俄頃而日全沒矣則彩雲四散塊塊烏雲四來奔集涼風起於袂乃拂袖歸於戲斯雲也而能憑自然之原理表示其人生觀萬物俱人之師在能得之於微爾然則可以記矣



扶箕

梅子馨

夷堅志沈承初紫姑一條云紫姑仙名至唐始有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按此卽今扶箕或作扶乩非

（內弟姨弟族弟）見唐臨府君夫人碑。

（舍弟）見魏文帝與鍾繇書。又唐臨高寺重修舊碑。

（姨兄弟）古人於母姊妹之子。相稱曰姨兄弟。見南史梁叡傳。

（姪男）見柳宗元集祭六伯母文。

（契姪）見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

（伯翁叔翁伯婆叔婆外翁外婆）以上諸俗稱並見宋慶元六年龔大雅義井題記。

（太太）見漢書杜鄴傳。

（媳婦）見元史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傳。

（丈人丈母）柳子厚集與外舅楊憑書有丈人云云。又有祭獨孤氏丈母文。

（夫人）見史記聶政傳。



寡妻

法國毛柏桑原著

周瘦鵑譯

這一節故事是在白奈飛堡一次打獵時期間所講述的中秋多雨氣象甚是愁慘紅葉滿地已在大雨下腐爛了不再在人家腳下做出沙沙之聲

樹林裏頭也潮溼極了徽臭兩氣和溼透的草氣泥土氣一齊蒸發出來那些打獵的人淋在大雨傾盆之下不知不覺的偏了背了獵狗也現著沮喪之色尾兒夾在兩髀的中間兩面腰間的毛都豎了起來那些年輕的姑娘們每天黃昏獵罷回來衣服全溼身心都很疲乏了

用過了晚餐大家在那大客室中玩著紙牌然而也沒有甚麼樂趣耳中只聽得風聲呼呼繞著屋子狂號不絕於是他們想講些故事像書籍中所讀到的巨耐也沒有人能造些有趣味的故事出來獵人們無非講他們放槍發彈的神技和屠殺兔子的事

婦人們摸索著腦袋苦苦的在那裏想然而也想不出甚麼意思大家正打算拋開不想了忽有一箇女郎閒閒撫摩著伊姑母的手這姑母是箇老處女終身不嫁的伊正在撫摩著斗又看見了姑母手指上一隻金黃頭髮結成的小指環這指環本來是常見的卻一向沒有留意如今伊便輕輕地撫摸著問道『姑母這指環是甚麼一回事似乎是用一箇孩子的頭髮結成的』

那老太太暈紅了臉忽又泛白了顫聲答道『這事悲痛極了我一向不願說可是我一輩子悽苦不快都發生於此那時我還在幼時但那苦痛的回憶永永盤據在我心坎中每一想到就不由得要哭了』當下大家都要知道這一節故事無奈那老太太偏不肯說末後經許多人巧言令色的勸騙了好久伊纔屈服了那故事如下

『你們曾時時聽得我講起桑鐵士一家此刻已絕嗣消滅了我和他家最後一支三箇男的相識他們三人死狀相同這頭髮是三人中末一人的那時他只十三歲竟爲了我自殺了你們聽了這話似乎很詫異可不是麼

『唉這是一箇奇怪的家庭——你們倘說是瘋也使得然而是一種美妙的瘋是瘋於情愛的自父親以至兒子全身都充滿著熱烈的情感便驅使他們做出放浪不羈的事情來也許能爲非作惡構成

犯罪的行爲這是他們天生如此正好似一般人的靈魂中生就是崇拜宗教的當時便有一句流行的話叫做「像桑鐵士家人那麼多情」他們的多情只須看他們的外貌便可知道他們一樣有輕輭的頭髮蓋在額上嘴上留著鬈鬈的鬚子還有那一雙巨大的眼睛著人欲靡人家被他們一瞧不知怎的自會動心咧

『我這頭髮紀念品主人的祖父原是一箇情場健將決鬬啊私奔啊經歷過了好多次情場冒險的事不道六十五歲時又愛上了他那佃夫的女兒他們倆我都認識的伊是一箇金髮碧眼的女子白白的臉容貌端麗出衆說話很慢聲音幽靜而溫柔瞧了伊的模樣兒竟要當伊是聖母瑪利亞的畫像啊那老紳士把伊帶到他家中來從此被伊迷惑住了一分鐘沒有伊似乎就不能過活他的女兒和媳婦都住在堡中的以爲這種事完全出於自然不足爲奇言情說愛原是伊們家中的家風呢總之凡是情場中的事都不足以使他們驚異倘有人在他們跟前說情人離別之慘或因情成奸因奸成仇等事他們只是做著同樣含悲的聲音說道「呀到了這地步他一定很苦痛了啊」這麼一說就沒有旁的話了

『一天有一箇少年人喚做葛蘭蜨先生的受了他家的邀請參與獵會捉空兒卻帶著那女孩子一

同逃去了老桑鐵士表面很鎮靜似乎沒有這回事往在樓窗中瞧著這箇富於情感的孩子他一路走似的但是一天早上竟發見他弔死在狗舍中許多去步都含著思慮他的兩手負在背後頭俯倒著獵狗之間了有時立住了胸膛起眼來似乎能瞧到一切事物他

『他的兒子也是這樣死的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間他出門去旅行因爲受了騙弔死在巴黎一家旅館中遺下一箇十二歲的兒子和一箇寡婦便是我母親的妹妹我們住在裴梯壠時伊帶著那孩子到我家來那時我是十七歲

『你們可料想不到這桑鐵士家的孩子是何等的神奇何等的聰明啊旁人可要以爲他們一家的靈秀之氣都積聚在這末一支的孩子身上他常在那通往森林去的榆樹大蔭路中走著夢想著我往往用過了晚餐他坐在我母親的膝上說道「瞧啊瞧啊但你不明白我是覺得的倘你能明白了我那我們就快樂咧」我總得笑著和這孩子接吻那時他已發瘋似的愛我了

心中也能了解一切

有時立住了胸膛起眼來似乎能瞧到一切事物他去步都含著思慮他的兩手負在背後頭俯倒著

『每逢天色清明的黃昏用過了晚餐他常對我說道「表姊讓我們到外面去一塊兒夢想」於是我們同到那外面園林中走過一片空地時他便立

回。好。澀。情。興。　　爲。多。到。親。一「來來。姨母。請講些。愛情的故事。我聽」於是我母。不樂我便一
臥。頑。的。比。有。　　縈。情。他。像。說笑話似的把他家的老故
的。確的。了。時。　　幸。著。祖。說。事講給他聽又講
態。他。他。拍。　　仍。名。宗。笑。處女」換一
度。們。著。手。　　以。一。們。話。句說我是他守寡的
用。都。來。嚷。　　爲。在。的。似。未婚妻我是他的
情。來。得。道。　　他。情。情。的。寡妻
在。得。好。「我。　　家。愛。史。把。
我。好。」從。也。　　是。中。有。他。
的。頑。此。我。　　借。破。眞。家。
身。的。他。也。　　著。毀。的。的。
上。每。就。知。　　情。然。也。老。
大。天。用。道。　　愛。而。有。故。
家。早。那。怎。　　二。他。假。事。
都。上。種。樣。　　字。們。的。講。
笑。他。溫。用。　　出。仍。他。給。
著。總。柔。那。　　名。自。們。他。
他。採。羞。時。　　的。以。本。聽。
因。了。的。我。　　「這孩子聽了這些溫馨而可
爲。花。態。的。　　『我瞧了。
很。送。度。身。　　還。鼓。
愛。給。用。上。　　勵。他。
你。我。情。大。　　那。
」。每。在。家。　　時。
天。我。都。　　我。
晚。的。笑。　　是。
上。身。著。　　很。
他。上。他。　　會。
總。大。因。　　賣。
採。家。爲。　　弄。
了。都。很。　　風。
花。笑。樂。　　情。
送。著。之。　　的。
給。他。事。　　當。
我。因。試。　　著。
每。爲。想。　　一。
天。很。他。　　箇。
晚。愛。只。　　男。
上。你。有。　　子。
他。」。十。　　氣。
要。二。歲。　　的。
接。誰。把。　　溫。
吻。把。他。　　柔。
我。他。的。　　很。
儘。的。母。　　覺。
著。母。親。　　好。
和。親。和。　　頑。
他。、。我。　　一。
接。瞧。的。　　壁。
我。來。母。
幷。也。親。
且。以。、
寫。小。簡。給。他。先給。我。們。兩。箇。母。親。讀。過。了。他。也。寫。情。書回答。我。我。一。藏。起。總之。他。自。以。爲。長。大。成。人。了。

心想我們的兩相愛悅是秘密的唉我們竟忘了他是桑鐵士家的子孫咧

『這樣過了一年一天黃昏時正在園子裏他忽地跪在我面前不住的親著我衣邊又不住的說道「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倘你欺騙了我拋下我去愛別人時那我就得和父親一樣」接著他又嘶聲說道「你總得知道我父親是怎樣死的」我聽他的聲音便打了一箇寒噤

『我正立在那裏詫異著他立了起來點著腳尖湊在我耳上因爲我比他長啊他喚著我的小名道「伊妮佛」那聲音非常的溫柔甜密不由得使我周身抖顫起來便囁嚅著說道「讓我們回去罷讓我們回去罷」他不再說甚麼話跟著我走走上那前廊的階石時卻又截住了我說道「你須知道倘你拋下我時我便自殺」

『這當兒我自己知道和他頑得太過分了從此我便放出冷淡的態度來有一天他責備我冷淡他我答道「我和你調笑你已年長了倘和你當眞講愛情卻又覺得年幼些我且等著罷」

『我心想這麼一來事情已完了這年秋間他上一箇供給膳宿的學堂去了第二年夏季回來我已和人訂婚預備出嫁了他立時明白過來足足有一禮拜沈默寡言在那裏想著心事我只是暗暗憂急

『第九天的早上我起身時忽在房門下發見一

張小紅即忙拾了起來展開著讀道「你已拋下了我我以前所說的話你總還記得如今你已宣告我的死刑咧因爲我除了你不願給別人發見我的尸身所以請你到園子裏來到我去年對你說「我愛你」的所在向空中望去」

『我這時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急急的穿好了衣服狂奔前去直到他所說的地方他的小帽正掉在地上泥淖中可是昨夜曾下了一夜的雨了我更擡起眼來瞧時卻見他弔在樹葉的中間動宕不定這時正刮著風呼呼地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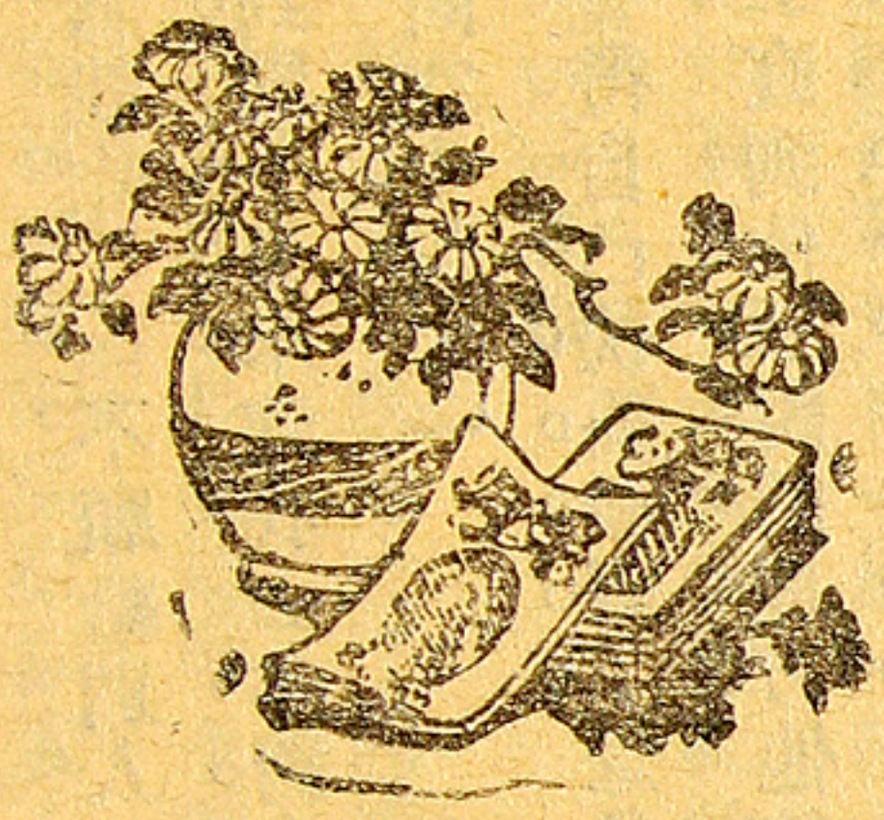
『我以後怎麼樣自己不知道了多分是先呼喊接著要暈了跌倒了末後便掙扎著趕回堡中去如今我所記得的便是自己已躺在牀上我母親正坐在我的身旁

『我還以爲這是一箇夢這是一箇可怕的夢魔罷咧因便低低的問道「他怎麼樣貢德蘭怎麼樣」他們都不回答我便知道事情是眞的了我不敢再去瞧他只要求了他一股金黃的頭髮這裏—這裏的就是啊』

那老處女現著無限失望的神情顫顫地伸出伊的手來接著好幾次揮去涕淚抹著眼睛說道『我把那婚約打消了—並不說明爲甚麼緣故於是我—我永遠做那十三歲孩子的寡妻了』說到這裏低下頭去抽抽咽咽的哭箇不住

寡妻

賓客們都退下去睡了有一箇大漢子正靜坐著到此便就著他鄰座中人的耳朵悄悄地說道『一箇人富於情感可不是很不幸麼』







海紅簾底話

逸梅

郵花惟情唾灌溉之凡街頭車夫詢其是否要乘車者其人衣冠必整潔赴情人約勝專制時代之君命召

蒼籌零墨

柴小梵

鎮海倪承燦有燕支集義烏陳白亦有燕支集倪以燕支名集殆因燕支二字香豔可愛而陳則更刺取燕支二字作爲詩料及詩中有燕支字眼者別爲一集如白登云漢皇將將折羣熊不敵胡人鳴鏑師漫詡陳平奇計在解圍到底賴燕支浣溪云桃花流水浣輕紗紅浪盈盈沼館娃嘗膽臥薪徒自苦燕支一點抹夫差出塞云羌將圖畫辨妍媸笑煞中原天子癡莫恨畫師工賄賂最難描寫是燕支彭郎云小姑夢裏奪彭郎揮淚吟詩咽大江寫得紅梅懺悔晚燕支點點落銀釭和親云漢家都護設焉耆宛馬蒲萄載貳師十萬橫磨有時鈍和親依舊遣燕支他如本事詩云面龐滿月膚凝脂豈惡年華二八時他化蜻蜓儂化水卷簾無力撥燕支翠袖明璫妙入時梨渦低淺暈燕支可憐梁上雙飛燕倏去倏來總是雌閨怨云風鬟情襯好

花枝絕不思量未嫁時妾似桃花郎似水可憐
零落舊燕支杜鵑無力怯嬌嗁月上三更郎未
知但使郎歸爲愛妾不須狼藉惜燕支歲寒三
友云翠袖天寒日薄時瀟湘斑淚溼燕支聽來
記得西廂夜環珮丁東待月遲一枝斜好上窗
痕紅似嬌嗁綠似怨幾度欲開開不得燕支猶
有未招魂寶蓋幢幢習梵經夜來花霰雜鳴琴
燕支琥珀都寥落始悟風霜晚翠眞稠州竹枝
詞云湖山臺上日沈遲湖畔何人唱竹枝小女
不知春去早采桑歸後點燕支三美詠云殘妝
墮馬妙天然一點燕支和淚拌我欲求婚求不
得美人命裏帶孤鸞上詩俱婉麗耐尋思而要
以後二首爲尤一則妙在采桑歸後一則妙在
和淚拌之夫至於和淚拌之則一點燕支亦良
苦矣

古之人送別多發爲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
意而唐爲尤盛然其爲辭託物以喻蓋得夫比
興之義爲多故有以所送人姓名古今事而命
題者如釋皎然餞顏逸得晉先傅是已有卽景
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月下聞蛩王符
別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爲
題者如駱賓王送王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

戎劉斌送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古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廔郎士元送李惠游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苞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實開後生無數法門

左太沖詠史云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洪容齋曰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而含蓄頓挫則不逮今按左詩亦原本於曹風候人之卒章其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即所謂世胄躡高位也宛兮孌兮季女斯飢即所謂英俊沈下僚也鄭箋云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用於朝終不能成其德教已略示以端倪矣

祝枝山記譙樓鼓聲云鳴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做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冤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客惋孤娥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遊女以至惸孽背燈之泣畸幽玩劍之情壯俠撫肉之歎迨至鳴鴉苦犬愁蛩困蚓且鳴號不能

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嶺南陳鑑字子明作操觚十六觀曾錄此以當一觀

詩尚性靈詞貴雋逸遊覽感慨之作往往易工賦物比事之製強半難佳故李嶠謝宗可雖詠物有專集究不能出色也若夫嗢噱之作則更不易著手佻則傷雅質則無味塵飯土羹安能使人注眼不有雋意尚勿作爲佳也李式玉賀瞽者新娶調倚剔銀燈云窈窕佳人絕世奈對面猶如千里百遍傳情幾番招手惟有垂頭而已朱顏憔悴空自鎖遠山眉翠　歡亦不知人喜怒亦不知人氣腰卸羅裙胷開寶袜何必燭前深避箇中滋味那得有定睛偷視詠物若是可謂當行矣



余小姐的覺悟

M. A.

何許人的夫人嫌丈夫不會服侍祇有喝醉了酒胡鬧不懂「情愛」兩箇字的眞義所以十二年來沒有給好臉子與何許人看了這一天爲著女兒秀貞有了過門日子哩所以親自動手燒了幾樣菜燙好了一壺酒叫丈夫同桌喫晚飯這種特殊的寵遇自結婚至今足足十九箇年頭可憐何許人沒有受著過今天恩施格外何許人覺得比做了七省經略還要榮耀自然傍晚時候就恭恭敬敬候著一直候到八句半鐘然後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入席喫喝伊先和丈夫說了一陣閒話忽地喚著女兒道阿秀今晚款待你家爸爸爲著你的事你還不道地點敬你家老子一杯酒麼秀貞心裏明白羞得滿臉通紅逃回自己房內去了何夫人笑道這丫頭獃不獃終身大事還得娘替你出頭照這樣兒祇好一生一世縮在娘身邊怎好到人家去做當家人——說著卻自己提起酒壺來笑向丈夫道我代表女兒敬你一

杯吧何許人一時摸不著頭腦呆呆地乾了那杯酒
正要開口動問何夫人先正顏厲色的道阿秀出閣
日子近了輸硬穿插戴一樁都沒有預備像我們這
樣人家嫁裝過份簡單了莫道男家要多說話自己
也覺失了體面況且我和你年近知非膝下又沒第
二箇孩子阿秀又生得這般伶俐爲父母的須要對
得住這孩子纔是你是一年到頭酒水糊塗恐怕沒
有想到可憐我是鎮日鎮夜抄心思已經有兩箇禮
拜沒有好睡了那吉期一天近一天你應該也幫著
打算打算纔是何夫人招著指頭先算硬的從衣櫥
說道女兒之事照例是娘料理的你又知道我向來
不會幹什麼事的橫豎你愛怎樣就怎樣辦好啦何
金玉何許人連寫了八張如意牋妻子方纔住口他

話如今果然達到目的專等丈夫口裏說完伊便直
立起來沒口仔呼喚下人速速端正文房四寶一面
又向丈夫道我辦法是早已想出一條來的了惟恐
單是你古板不答應所以不敢造次出口如今你既
有這話答應我愛如何便如何發辦那麼我說著你
寫吧何不住勉強提起那枝筆來覺得比箇箇別別
棒還要重些哩

夫人今晚這幾樣菜本來祇要交換丈夫說這一句

把這一份妝奩代價粗枝大略算了一算全份家私約摸去了六七份索性問道再有沒有了何夫人笑道將就點吧我再說一些你身上的肉都要抖完了何許人汗流浹背咬牙忍痛照單子上的東西一樣樣置備舒齊離秀貞的吉期祇剩半箇月了這幾天的秀貞好像小貓似的日夜躲在娘的身邊何夫人也同老牛相似情深舐犢鎮日鎮夜教導女兒做媳婦的門道等伊練熟了纔肯放伊到婆婆家去……

離秀貞嫁期祇有一天了那副極厚的妝奩送到乾宅去了尚不算數何夫人還有許多貴重物品一件件親自授給女兒并且低低的囑咐說這些小東西都是罕世奇珍不是你爸的心血半生辛苦掙來的便是你媽的一生積蓄慢慢留心收買下來的如今你拏到了男家去你那公婆叔伯丈夫小姑見了這些給他們開開眼睛他們還會不敬重你麼好孩子到那時你纔明白你媽替你辦這副嫁妝的好處呵

前三朝男宅派人來接妝這邊派人送妝在街上走過足有三里路長交通都因之阻斷瞧熱鬧的莫說女子見了羨慕就是男性見了那個不說這纔是妝奩哩便宜了男家不是討媳婦簡直弄了箇活財神回去等待秀貞過了門果然公婆寵伊丈夫愛伊伯伯叔叔姑娘妯娌那一箇不敬伊羨伊秀貞倒底年輕不明世故因爲男家一家都如此厚待自己所以把所有貴重品物插的插戴的戴男家人見了都

嘻開著嘴傳說這事並且無論上下都稱伊是女財神誰敢用別的稱呼來褻瀆這位女財神

秀貞的公公雖然算是紳士前清時候是廣東候補佐雜印補子是抓著過的可惜是參革回來幸虧光復了他居然套了箇遺老面目滿嘴恥食周粟不奉正朔的吹著人家也不去摸他根柢好在摸也一時難摸他就沾了光復的光保全了他的身價他姓余大家都叫他余老爺他的兒子自然是余少爺他的妻子自然是余太太他的女兒自然是余小姐了余小姐那時祇得十五歲夫家是也有了因爲余老爺手內窘乏妝奩無著所以男家幾次挽媒人來探口風總被老爺太太推說小姐年紀輕談不到此很冠冕的推卻掉了至於那位余少爺呢自有少爺分內之事可爲什麼是少爺的分內事呢自然嫖賭喫著四項了所以一天到晚倒也很忙的雖不能算是貴公子闊公子靠著老子那塊冒牌遺老的小牌子也够在外頭鬼串的了何小姐沒進門的時候他早有箇女人混在一起祇因怕著老子的假道學不敢公然領回家來私下便和娘去嗓聒這位余太太所生一男一女自然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豈有不替兒子出頭說話之理後來打聽著何家獨養女兒將來媳婦的妝奩必有可觀不要現在依了兒子的話犯了箇停妻再娶的罪名何家借此悔婚別的不打緊這一份妝奩不到手了那是很可惜的故而也嚴

心。得。緒。論。有。門。女。門。錯。子。詞。拒。絕。兒。子。的。要。求。幷且把這一層意思開導給兒
女兒但是也比不上媳婦十分之四至於體面同餽
余小姐的覺悟　五

余太太自從動了這箇感觸之後鎮日價呆著想
想。過。門。如。何。說。我。家。還。算。在。箇。箇。稱。好。兒。樣。嫁。箇。女。兒。體。一。天。瘦。似。一。天。連。茶。飯。也。不。想。喫。了。起。初。老。爺。不。
字。尙。談。不。到。又。不。能。不。顧。顧。自。己。從。那。年。老。爺。壞。官。
回。來。坐。喫。山。空。一。年。不。如。一。年。我。手。裏。這。一。些。全。給。
了。女。兒。將。來。棺。材。本。錢。送。終。諸。費。又。沒。有。著。落。了。左
想。是。箇。難。右。想。也。是。箇。難。太。太。眞。要。想。瘋。了。想。得。身。
外。面。聽。來。的。新。鮮。事。情。很。高。興。的。告。訴。太。太。太。太。還。
覺。得。有。一。天。在。外。面。喫。了。鑲。邊。煙。酒。興。恩。恩。恩。回。來。把
是。冷。冷。的。老。爺。便。追。究。伊。冷。冷。的。緣。故。太。太。瞧。兒。女。
媳。婦。都。不。在。面。前。便。把。困。難。情。形。和。老。爺。明。白。的。一。
說。老。爺。倒。也。有。些。躊。躇。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打。
算。口。內。不。住。的。無。病。呻。吟。余。太。太。歎。道。你。自。己。不。是。

常說人家都叫你小諸葛看起來小諸葛也斷不了家事啊余老爺被太太一激靈機忽動便拍手道有了——太太你不用急我有主意——這主意妙極了太太似信非信的問道你有什麼主意老爺低低的道你不是說媳婦妝奩體面麼祇要媳婦死了那媳婦的妝奩不就是女兒的麼太太冷笑道好端端一箇人那裏便會死這不是你的瘋話麼老爺正色道你不信那麼你瞧吧但是以後我同兒子做的事你不必多管閒帳這句話你牢記著就是了你記著這句話包你不出二三年媳婦房內的東西都收在女兒名下做妝奩太太喫驚道你們爺兒倆下得下這樣毒手謀……老爺笑著搖頭道何至於此決不至此太笨哩總之你不用多管

過了兩箇月那少爺住在家裏忽然生厭了始而白天出去傍晚回來由傍晚變爲半夜回來由半夜變了全夜回來索性一夜不回來又過了些時少爺白天到家裏掛一箇號便人面不見了秀貞雖然是商人之女一時倒也做不出什麼來心上自然有萬分委曲但是公婆沒話說自己也未便說什麼有時回到娘家含著眼淚告訴自己的媽無奈何夫人對待丈夫早已恢復了冷淡原狀何許人呢又爲了嫁女嫁掉去半家人家要緊經營商業徐圖恢復元氣妻子不去告訴他他那裏會想到這層何夫人既不願意和丈夫和好一致對外自己又是箇女流之輩

末便出頭就是出頭呢余家也不是法可想老是嚷把女兒養老在家吧得勤儉祇要秀貞一回來住了兩夜便一日打發三批人來接少奶奶回去何夫人肚子家下人面上發幾句說話更不對了自己肚子內抱怨耳朵內眼睛內卻從娘替伊說了幾句閒話等待再到借著這因天天吵鬧了而且吵的話媳婦回來原是要絆住少爺腳頭如少爺反而鎮日鎮夜在外荒唐虧親們家教不嚴伊家教嚴教出這樣好女兒來我不會說我母說得出說我女兒來我不會說我母說得出說我女兒來我不會說我母說得出說我

此話知道下文大有可爲便道爸兒子在外始終祇有伊伊是非我不嫁要是伊不是單戀兒子要是伊心地不忠厚行爲不老實沒有讀過書兒子愚不至此會拋了正式妻子到外面……余老爺明知兒子撒謊恐怕過甚了圓不過來便喝住道少多話去吧少爺嚇得住了口瞧爸的面色卻仍舊和悅如常不像生氣方纔大膽退出去如是者又隔了幾天那一日余老爺忽又和兒子道據你所說外邊的人德性還好丟在外頭不是道理何不帶他回來呢少爺一聽這眞是天從人願求之不得此刻不抓住機會敲釘轉腳等待何時故而便撲咚一聲跪了下來道遵爸爸的命明日便去帶進宅來老爺道你又冒失了納妾爲著後嗣問題也是一件正經事雖不必何等聲張也要有箇禮數兒我想妾是一名偏房貼你正房那箇廂樓收拾收拾給那人住了還有一件媳婦病著本少箇人服侍那人進了門服侍媳婦那件事是要他完全擔任你能答應這件事我明天便允許那人進門不然……休想余少爺滿口答應便悤悤出來了

一到第二天少爺果然領了那女人進門家中人一瞧邢婦人年紀要三十外了搽了一臉的脂粉說話時滿露出風騷潑悍的模樣來死活還說是二十六歲太太見了難受老爺見了心中暗暗歡喜道倒是箇好幫手先在外邊拜了翁姑及小姑然後老爺

吩咐少爺領到媳婦房裏去並且懇切叮囑著少爺箇月當然活活氣死了

在媳婦面前要說得明白堅確免得以後多生周折

少爺知道什麼輕重依著老子的話做去這一下直秀貞死了何許人方纔知道女兒致死之由

把箇秀貞氣得七分死的了自此以後那婦人不在妻子雙腳跳何夫人方纔懊悔自己向來主張是錯了然而已經無用哭著打自己嘴巴想去和他們交涉請問借什麼名色呢還是何許人漂亮

眼前呢秀貞好過些在那婦人心裏也不願意在秀貞一點跑去向著死的了

貞房內無奈老爺家教森嚴一刻都不放鬆那婦人向著死的女兒道這是完全你娘害了你

也不是笨貨忽然想著若不把秀貞服侍死了自己那裏有安逸日子過著故此天天的變嘴變臉裝神裝鬼的服侍秀貞一到晚飯喫過有時臉都等不及洗便將少爺向廂樓一摟砰拍一聲老實不客氣房門關上了可憐秀貞的牀和他們祇隔得一重板壁越是夜深時候他們倆的說話越聽得逼清不上半

余小姐的覺悟

可如何祇索罷休

余老爺就借著何家起交涉原由把媳婦遺下的

然余家就借了你們姓何的財力卻反勝一籌了無

勢比不過要論財以前是何家勝於余家如今卻不

說得頭頭是道兩樣去換一樣要評理評不

兒你該明白了何夫人還想要回些妝奩余老爺又

向著死的女兒道這是完全你娘害了你苦命的女

了然而已經無用哭著打自己嘴巴想去和他們交

和他們張是錯之由向著

東西統由老房執掌少爺也無話可說等待交涉妥當余小姐的嫁期也定了那一晚余老爺在燈下拏了枝筆神態自若的開那女兒的妝奩帳余太太卻去找出秀貞嫁過來時節的妝奩簿來兩下一對祇缺了一對馬桶拍著老爺的肩膀道你到底留了一些下來老爺笑道天地良心這臭東西也該給這怪東西暫用的了太太道你提起怪東西我倒很耽憂哩性子呢到底死媳婦溫淑老爺道獃子不會退鬼呢那敢引鬼上宅……這時余小姐立在太太身邊面上露出很憂愁的神色老爺道爲了你心血用盡了太太也道你難道還不稱心麼余小姐慘然道別的不怕我怕像嫂嫂一樣啊老爺把筆一丟道呸唉

人謂善惡報應甚遲。不知其理甚速也。即如待人以禮貌。人亦以禮貌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之。此非報應甚速者乎。先哲有言。暗裏算人。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謗的是本身罪惡。蓋極言之矣。

（子馨）



再續春燈餘話

錢九

歷來謎選往往錄其謎而遺其人將代作者胥莫由考迺者瀏覽所經於乾道三朝間得數家焉零璣碎玉彌足珍已

▲紀昀曉嵐

臣東鄰有女子窺臣三年矣（唐詩）總是玉關情（見橐園春燈話）

案春冰室野乘以爲潘文勤公之作

▲葉長盛晴江

湘簾半捲雨來時（字一）笠（見吹影編）

▲赤垣道人

東風著地吹（字一）茜（仝上）

▲沈笠舫

郊外賦青青可憐揚子雲在野曰艸莽之臣

紅粉孤燈八詠廔守約也

傳臚。

懶拈。江。下。韻。

問花。花。解。語。

橐橐。履。聲。認。阿。誰。

▲楊懋建 掌生

凡鳥。（伶人名一下仝）

齊眉。

董賢。少。年。爲。大。司。馬。

蔡伯。喈。骨。肉。團。圓。

▲鄭筱巖

都是。小。生。的。不。是。（四書一句）

▲江南某生

前以。三。鼎。

惰其。四。支。

桃應。

是奚。足。哉。（見秋燈叢話）

今鳳。

雙壽。

冠卿。

琵琶。慶。（見夢華瑣簿）

平旦。之。氣。（仝上）

前以士后以大夫（劇目下仝）

以左右望而圖利市

適蔡

魯之削也滋甚

后稷敎民稼穡

予與爾言

子貢反

陳良

王在靈囿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二嫂使治朕棲

再續春燈餘話

加官 招財 請郎 刀會 勸農 陽告 賜環 學堂 游園 水漫 見娘 戲叔

（案用三國志魯肅討荆州事）

花燭（案用琵琶記蔡邕入贅事）

（案牡丹亭杜麗娘師爲陳最良故云）

（見聞見異辭）

鄭城春影乃于子去疾等所作也謎凡八十首皆平正無疵中有『卓文君自誇得婿』原製射袁子才詩『司馬家兒是丈夫』而當時有猜『才貌總相如』者將誇字之神情屈曲傳出實在原擬之上又有以『暮年澆竹復澆花』射『老夫灌灌』『穆成替主』射『僕固懷恩』者竟爲一何姓銅匠所中此人正亦不俗迨所謂市隱者與

春燈錄雋紀東園等所製之謎也佳者如『虢國夫人承主恩』射『來朝走馬』『黃鶴一去不復返』射『白雲無盡時』『顛倒自由不自由』射『甲』字『欲去問西家』射『先生將何之』『追憶當年離別景最關情處是柔條』射『昔吾往矣楊柳依依』

心無礙室燈謎所錄不多如以『訟事吉功名遂』射古人『直不疑雋不疑』『非東方之明月出之光』射唐詩『早被嬋娟誤』亦佳

俗謎之中亦有可取者如棺木謎云天下算我富豪人人見吾懊惱箇箇落吾圈套寥寥十八字描摹棺木不黏不脫纖屑無遺手腕何等神妙熨斗謎云銅船木櫓一船紅火細雨微風旋轉就動帳鉤謎云一對鴛鴦閣在繡房日日相見難得成雙繅絲謎云前山霧露冒後山日頭照河裏白魚跳樹上知了叫釘鞋謎

云烏雲四佈用之則行惠風和暢舍之則藏見子路行行如也見仲尼沒齒不忘也竹夫人謎云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雖然夜夜成佳偶恩愛夫妻不到冬艸鞋謎云小裏青青老變黃敲敲打打結成雙若使一朝身有病棄舊換新拋路傍鐙盞謎云小小池塘在我家沿藤水底岸開花水乾藤枯花又落也無種子也無瓜雄雞謎云一朵芙蓉頂上開身穿盔甲不用裁雖然不是英雄將叫得千門萬戶開觀其用意措詞宋明餘響固猶在人間也至若不倒翁謎云向在無錫街中自小生來稱公公不怕英雄只怕孩童宕鞦千謎云好像房屋剛造好像偷兒打弔好像一乘奈何橋好像風吹秤頭搖瓦霤謎云奴爲你赴湯蹈火又被你引奴上鉤若要奴的眼淚乾除非是天晴日久抹桌布云從小生來出身高落薄到今朝東南西北走遍鹽酸苦辣嘗熬聲調鏗鏘彷彿讀元人散套也

遜清咸豐朝以制錢缺乏京師嘗行鈔票既而價漸跌落不及五成戶部猶不肯廢罷而入市行使無肯收受者相率以此爲婚喪之餽遺品有以鈔票爲面射毛詩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以云可使怨及朋友諧中帶諷作者蓋亦有心人也

南部新書云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此亦

猶今人之以物爲謎面也

聞見異辭云昌化童試者四人預擬院試題因祈夢於文帝夢帝君與以算書一册云逢十進一逢八進一十逢九進一逢十進一逢十進一都不能解及出題則執圭二字也竊謂工則工矣然終嫌刻畫過甚而欠靈活

前記乾道三朝謎今於七人外又得一人焉印雪軒隨筆云湖俗每遇張燈之夕好事者率縣燈謎於市有某者食餼府庠頗負時望生平酷好爲此而心思靈巧往往出人意想之外以故所製燈謎出遠近觀者如堵某年汪桂楂往觀見其縣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汪桂楂卽索紙筆於衆中大書曰某乎汝莫不是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乎合市鬨然某雖恨其刻薄然不能以爲非是酬以應得之物而去次日喧傳一郡以爲笑談而某自是戒不復爲此戲云若汪桂楂者可謂謔而虐矣

製謎之法務求造意新穎底面相扣須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不泛不晦方爲上乘而積習相沿竟有成爲定法者如以天干扣五行以地支扣十二屬以陬如寎余等扣十二月以天地山澤等扣八卦倘案圖而求無異摧枯拉朽一經道破興味索然務必脫盡窠臼另闢谿徑方足耐人尋味耳故造意新穎尤爲製謎

之第一要義也

山堂肆考云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每清明上塚即過先生居清談終日歲率以爲常題一絕於門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清日腳斜（案胡式鈺寶存引眞方雜記此句作白下風輕麥浪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楊吟賞久之曾稱於王荊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楊亦大笑風流逸響云吳僧柏子亭與子畏最善一日僧往支硎出憩一店舍其主人出紙筆求詩僧遂援筆戲書一絕云門前不見木稚開惟有松梅兩處栽腹內有詩無所寫往來都把轎兒擡揭之於壁久無解者一日子畏憩其舍忽指壁問大笑云此詩誰人所作蓋嘲店中無香燭紙馬耳同游者爽然是皆詩而寓謎意者湘潭王闓運敍橐園春燈話所以有足以備詩之一體繼經史而供輶軒之采之語也

（今年春節號春燈話勘悞一頁三行『相圃字書』乃『相圃一字書屋』之悞七頁四行二十八字明悞名）

格言演

陶在東

格言諄諄聽者藐藐時人不厭爲貴以少異能毋繹君房語妙作格言演

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演曰黃山谷詩也願以告世之求子者翁注困學紀聞引二事其一王韋甲申雜記庚寅歲湖州孔目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爲從官其二眞西山跋曹唐粥通濟倉記太史黃公之詩云云世誦其言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唐粥即其家立六庾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全活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新體小說

愛之寄託

煙嵐

『呱——呱——』

一箇嬰兒的嘹聲，由放在伊旁邊的搖籃裏發出，這時伊坐在窗前的桌旁，臉向裏，背靠在窗楞上，手中拏著一本舊詞，婉婉低誦．靜默的室中，只聽見鐵塔鐵塔的鐘聲，和伊低婉的讀音．這幽靜的空氣裏，忽然加了順兒的哭聲，伊便掉開書本，彎身下去撫伊的嬰孩．

伊一壁搖著睡籃，一壁凝視著伊的愛兒．看他粉團似的白臉，伸出緋紅的夾被，放在一箇小小的洋式枕上．兩隻嫩藕似的白臂，置在被外，小手緊握著，和兩箇洋麵團子一樣．他身體的彎曲，由薄薄的夾被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伊看了這肥嫩可愛的嬰兒，淡黃色的臉上，微微露出些笑痕；不禁低下頭去，在那豐滿的頰上，深深的吻了一下；見他已漸漸入夢，便『唉』了一聲，又坐回伊的原處．

桌上零亂的放著幾部舊書雜誌，案頭的鏡子，剛對著伊的面龐。伊由鏡子看見自影，不覺發出『顧影自憐』之感。伊想：昔日玫瑰似的雙頰，今朝那裏去了！昔日活潑的態度，今朝又是怎樣！昔日強健的身軀，今朝又是如何！唉！唉！往事眞不堪回憶！今日我憔悴的面龐，消瘦的軀體，呆板的生活，是我命運如此嗎？爸呀！媽呀！也許你們害了我吧？我的行骸雖然一天一天在世界上過著；我的精神和秋風中枯葉一般，久已消滅殆盡了！……

伊想想，心痛得很。於是就放下鏡子，又拳起書本，低低微誦。忽然聞，聽到前院傳來一陣歌聲：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妹生來好貌容……』

漸漸近了，更近了，進了伊的院子。伊久已知道丈夫歸來了。他老例是一種流氓習氣，走路都要唱著。

伊見他回來，格外煩悶！格外怨恨！

『順兒的媽，順兒睡覺了麼？』他頭搖搖的跨進房門，帶有一種人生滿足的態度。

『睡是睡覺了。怎麼你又喊我順兒的媽了？怪難聽的！』伊聽他說過，很不願意，便忿忿的問他。

『你本來是順兒的媽，爲什麼我不能喊呢？』

『眞奇怪從前沒有孩子的時候便「喂呀喂的」現在有了孩子就叫順兒的媽倒像我沒有名字了.』

『哦哦!我曉得了.你不願意人叫你順兒的媽.要人喊你「熙廉.」是不是呀?』

『啊!你現在才曉得!我也不止同你說了一回.』

『熙廉,我倒問你,究竟爲什麼不能喊你叫順兒的媽?——哦哦!因爲你是學堂出身,是箇洋學生,是不是?』

『什麼學生不學生!爲什麼我有名字你不喊?遍要叫些希奇古怪的名字.我的名字沒有用嗎?』

伊說到這裏,又把停著沒讀完的書,舉起來繼續的看了.表示不屑和他爭執的樣子.他此刻已坐在一張靠桌的椅上,故意現出厭態問伊:

『你就是一天到晚看書,到底書有什麼看頭?』他一面說,一面就去拏伊的書本.

『不要動手!你說,不看書又怎樣呢?和你講不出道理來,你只曉得站在櫃臺裏賣東西.除此而外,便什麼都不曉得了.』

『自然啊！那能同你上過學的比喂！我問你，學堂裏究竟什麼樣子？幾百箇學生，一天到晚，都在一處嗎？』

『哼哼！你又問那些做什麼？』伊冷笑了一聲，不樂於回答他，便想催他走，『你此刻怎樣有功夫回來的，店裏沒事嗎？』

『怎麼沒事！我回來拏衣服的。』

房壁上的時鐘敲了四下。

『四點鐘了，不能和你再胡談了。』他趕快起來，拏了衣服，便又哼哼的唱著出去。

伊見他去後，心想：『唉！哼哼的歸來，又哼哼的出去！沒受過教育的人，說話倒也有趣。連學校的情形都不知道，和這種人住在一處，還有什麼意義呢？同他談起來，不是張家長，就是李家短，和鄉間的老婆子一樣。什麼學問，什麼時事，一點兒也不懂得。唉！我也白活在世上——活在囚籠裏……』伊有點厭倦了，轉頭由窗帷旁看去。

這時庭中又恢復以前的沈默，死一般的靜。牆根旁的枯黃小草，在秋風裏搖曳不停。頑皮的貓兒，以

爲小草和他遊戲不時用爪子去撲他兩棵齊檐的樹上稀稀的掛了幾片憔悴的乾葉在無情的秋風中發出些微微的哀鳴，他們的生命和晨光裏的清露一般．天空裏張滿了一層灰色的雲幕．一片片的白雲，被風神吹向東去．伊卽景生情，目覩淒涼景色，不由生了無名的悲痛．眼眶裏已包滿了清淚．伊嬾嬾的用那潔白絲帕拭了一拭，便又輕輕的讀了起來．想從書中得些慰藉，一會兒伊的聲浪較從前稍高，只聽得：

『……黃葉無情自落，秋雲不雨長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

『舊歡如夢！舊歡如夢！夢中又那能尋到舊日的歡愉呵！唉！這首舊詞，不啻就是我的寫照了！』伊合攏了書本，顫顫自語著．剛才含著未流的眼淚，畢竟流了出來．心如火焚，一時種種往事，都湧現於腦際．

——啊啊！昔日的歡愉，如今已和晨霧一般，消散殆盡了！瑤哥呀！我眞對你不起．我累你心灰；我累你身體消瘦；我累你精神頹廢呀！我倆雖二年不見，你的影子，在我心版上沒有一時消滅．你的近狀，我在你所出的雜誌裏也能找出一點來．瑤哥！你可知道我訂了一份你出的雜誌嗎？你可知道我天天在你的作品中尋找你的近況，尋找慰藉嗎？瑤哥！我實在是辜負你了！這是爹媽之過也；是我倆相遇太遲了，恨不相

逢未定時啊！不過瑤哥，我的心總是沒離你一步。你也曉得我爲你憔悴到這步田地嗎？恐怕你現在看見我，要大大喫驚了！……

伊一面嗚咽，一面回思舊痕。煞是傷心！煞是難受！伊自從嫁後，就沒有快樂過一日，兩年來嫁後的生活，可以算是牢獄的生活。此時想起從前的樂事，和伊過去的情人所說的話，就同一塊重石，由上漸漸壓到伊的心房上，呼吸也急促起來。伊便伏在桌上，想屏棄這種無益的難過的，怨恨的回憶。但是，悲哀是斷不斷的啊！

這時女僕送來一捲書籍；原來就是瑤林所出版的雜誌，本月份才寄來。伊急於展閱，想由這本書裏，得到些他的消息。

* * *

伊先將目次翻來一看。由前順次急速的望去。伊的注意力完全射在著作者的名上。其他姓名，此時在伊眼球網膜上不生何等的印象。伊只注意著瑤林看到後幾行，心房不住的顫動，見到伊所急欲看的瑤林，再依著一條虛綫向上看去；見題名爲長恨，下面還註著雜記兩字。此時伊胷中忐忑忐忑亂跳，看過

了頁數，急急的翻了出來，於是細細披覽：

『那天——我末次和伊相會的一天——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我生命的影片上，留了一段清清楚楚的印像。

一箇暑天的下午，有颼颼的涼風，吹得人們舒暢活潑。幾乎忘掉夏日的酷熱。在跨在小西湖的橋上，默默的坐著兩箇人——伊和我——一言不發，只凝視著四圍的景色。那時的夕陽，正懸在西方天地相連之處；鮮血似的柔光，射在微微起皺的水面上。湖中碧水，變成融金爐裏的流體金液，發出燦爛耀目的光彩。湖中的荷葉，當微風吹過時，搖搖曳曳，煞是可愛！還有疏疏蓮花，浴在斜陽光裏，越發鮮紅。湖邊浮著一對雪白的水鴨。

——蓮妹！我願我倆就和那一對浮鴨一樣，自自在在，隨意游泳，同他們一般的潔白，一般的自由。

我手指著一對白鴨，起首打破了湖面上的寂靜。

——瑤哥！我也和你一樣的願望著。

——這時的景致是多麼的可愛呀！

——你喜這蓮花嗎？瑤哥！

——我非常的喜歡．我記得愛蓮說上有幾句：「蓮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像這樣「君子」之花，怎麼令人不愛？而且你的名字是溪蓮，所以我格外愛伊．你的確同蓮一般的可愛，這幾句話，也不啻就是你的象徵了．

伊報我一甜蜜的微笑，慢慢低下頭去，一言不答．

——蓮妹！明天此刻你已上了船罷？

——明天此刻，船已開了！

——可恨在這惡劣的環境裏，我不能送你上船了．我只有將我這顆心，伴你回去吧！

——瑤哥！你也早點回去吧，我走之後，你一人在校，格外寂寞了！

——唉！我也想早點回去．可是我倆豈不又要兩月才能相見麼？

——唉！唉這也沒法．我父親一封一封信追我回去．說我年輕，不必在外邊過夏．這卻也是好意，我也不好十分反抗．我們只得暫時分別了．

——當先說不回去，所以我才在此地。現在你既走，我一人在此地還有什麼意思呢？我想後天就走。可是……可是你父親要你回去，其他有什麼用意？

——其他……其他大概沒有什麼用意，我想。

——不致強迫你出閣吧？

——那是不得的。你放心，我父親不致專制到這步田地。

——蓮妹！你寫信家去提議毀約，復信怎樣說法？

——昨天我才得到信。信上說毀約的事，並不難辦，叫我放心。說等我畢業後，再行提議不遲。

——那末，我們不到畢業，就不能定了？

——現在定不定沒有什麼關係，只要那邊能毀掉就沒困難了。

——爲什麼你家裏一定要等到畢業後呢？

——我想一定是這箇原故。當先我告訴過你，因爲我在中學卒業的時候，我要升學。家裏又不寬裕，於是我父親就同他家定了婚約。每年他家供給我的學費。現在我們校裏，雖然不要學費，我父親

總怕一時有什麼用項。如若他家沒斷。還可以叫他家寄來。家裏堅持畢業後毀約，一定是這箇意思。

——照這樣說起來，你也未免太糊塗了。用人家錢，還能開口說這箇話嗎？你現在不堅決毀掉，將來更難弄了。

——是喲！我也知道，今年家去，我一定要爭執的。

——假使你這次回去，你家裏強迫你出閣，你又怎麼說呢？

——那我一定是不行的。瑤哥！又怎忍心……棄你呀？

——像你這樣懦怯的性情，還敢堅決反抗嗎？唉！到了那時，你也忘記我了！我只合孤獨一生啊！

——瑤哥，你放心！我不是那種薄情人，無論如何，我總忘不了你。

——蓮妹，假使你嫁後，我……我再也不投入情海了。唉！愛情只是悲劇的原動力，我怕再演悲劇，我也不敢再嘗愛情的滋味了。

——瑤哥！你又何必如此傷心？你不要把我當普通一般女子看待。

——呀！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回去吧。

伊由衣袋裏拏出帶有紅邊的絲帕，將眼角的餘淚揩去於是就把絲巾遞給我的手中

西方雲幕沒有先前那般輝煌．還有些殘紫的餘光，射在地球上面．在小西湖畔的楊柳叢裏，隱隱可見我倆歸去．

……

自伊到家後，只接到伊一封信．一直隔了兩箇期星，都沒有得到第二封．我正在懷疑，預備寫封信去問伊．外面來了一箇綠衣人送給我一封掛號的函件．看封面的字跡，就可以知道是溪蓮的了．

「我最親愛的瑤哥：

請你原諒我，在這封信裏，不能給你些好消息．

當我到家的那天，我覺察家人都有一種不安的神氣．家裏的房屋，也略加整理．一切的佈置，都和從前不同．最奇怪的就是廳房裏掛滿了好的字畫，還添了些裝飾品．這是不能不引起我的懷疑心．後來問他們，才知道我父親要請客．

有時晚間，天氣很熱．們我都在天井裏納涼．而我的父母總在房間裏私語．我很奇怪，便想去探

探消息。但是我剛到房裏，他們立時不談。那種慌慌張張的，態度令我疑惑到萬分。

有一天下午，我到後院去乘涼。坐在一棵大樹下看書。那院端的草房門口，露出了一個子。我便慢慢的踱去。那知，瑤哥呀！裏面堆滿了新購的嫁妝。我那時驚駭得萬分，便倒在那門旁。過了半點鐘。方才醒來。唉！那時就死在那裏，倒也是幸福了。

我立時便知道家裏的祕密。房屋的裝飾，及我父母之私語。皆是我出嫁的證據。我想了一會，怎樣去證實這事。便沒法探聽父母的口氣。那時，我還故作鎮靜，回到我的房內去。

同天的晚間，我便和我的父母說。今天有同學寫信來邀我到伊家去。瑤哥！你曉得他們怎樣回答嗎？我爸說：「你曉得你的嫁期嗎？下禮拜日就是正日，你還能出去麼？」呀！我聽到「嫁期」兩字，我的魂便飛散了。我就質問取消婚約的事。那知他們的回答格外可怕！格外奇突！「你現在要想取消婚約。嗞！人家是獃子嗎？要到錢就定婚。不要錢的時候，就想取消婚約了。人家是好要的嗎？你也不想想，怎麼說得出口？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做這種醜事。你也不必再做夢。下禮拜日就是正日，你也該預備了。」

唉我聽到這話昏倒在地上到得醒來要同他們辯論他們已不理了從此這箇星期裏時時有兩箇女僕守著我不許我寫字，不許我出去，就連夜間，也有人守夜不睡。

瑤哥！前天——我精神滅亡的一天——便被他們強迫送到這囚獄裏來。這家的一切，我都不知道。只聽說新郎是某店司事。

唉唉瑤哥我的生命，從此沈淪苦海了！

瑤哥，我很對不起你。我辜負了你呀！現在我想到臨別時的話，眞難受極了。瑤哥，眞不出你所料，我若不回來，也不致有此事了。唉！我心中有許多話要同你說，但是拏起筆來，也不知從那裏說起了。天啊！天啊！我的命就苦到這樣嗎？以後的生活，又怎樣去過呢？

瑤哥！瑤哥我還記得臨別時說的話。你說假使我嫁後，便不再投入情海了。瑤哥！你千萬不要如此呀！你的一生幸福，不能爲我而犧牲，你曉得，我這種女子是不足依戀的呀！瑤哥！你切不可獨身，你將來好好的娶一箇你所愛的人。我現在是談不到幸福了。以後我聽見你的生活圓滿，我也可以滿足這便是我的慰藉，我的幸福了。你切莫再戀我呀！瑤哥！我是不配依戀的了。

愛之　寄託

瑤哥！我此刻不能再向下說，我的心早就碎成粉了。不忍再使你難受，我也不忍再將我非人的生活告訴你了。

別了！瑤哥！前途珍重吧！祝你前途光明！

我剛讀完伊的信，便昏倒在椅上。

……

入獄後二日蓮妹泣書

熙廉看到此處，實在不能繼續讀下去，書上的許多字，都足以彈動伊悲哀的心弦；淚和細雨似的，斷續的落下。從前的舊痕，完完全全印在這篇長恨裏。伊想：

——那裏的溪蓮，不就是我嗎？小西湖畔的話別，不是兩年前的事嗎？唉！唉！瑤哥，你把以前的舊事，裸裸的寫了出來，多麼可痛啊！我寫給你的信，也可算是我報死的消息，你還留著嗎？瑤哥！留著徒引憂鬱啊！唉！去年幾次想自殺，總是因爲教氣薄弱，終於沒死。瑤哥呀！我的確是懦怯啊！近半年來，我的生活比以前稍好些，因爲是有了順兒的原故。雖不是我們愛的結晶，只是獸性的果實。但是他畢

竟是我生的畢竟是我的親人以前我的肉體雖歸我所不愛的丈夫我的靈卻歸你只是我的愛無處發洩。這發洩愛的要求，給我精神上無限的痛苦。如今我有順兒，便是我發洩愛的唯一工具了。我在這茫茫的生命途裏，在遠處只有你的影兒可以安慰我；近處就是順兒了。瑤哥呀！我在這無聊之中，有一些慰藉。可是你呢？我眞正害了你了！瑤哥，我告訴你這許多話，你也能聽得嗎？唉！天呀！……

窗外靜寂依舊。夜色漸漸來了。房壁上的時鐘，仍然鐵塔鐵塔的唱著單調。雖是順兒細微的鼻息聲，也可以聞到。伊的精神和麻醉了一般，只倚在那裏呆想，溫溫的熱淚，由眼眶流到鼻旁，流到嘴邊，流到伊手中的書上。眼向前，呆呆的看著。停了一會，伊將搖籃裏順兒，慢慢報了起來，用沈沈的聲調說道：

「順兒，你曉得你媽的苦楚嗎？伊生在世間，第一的責任就撫養你了。能安慰伊的也只有你了。」

說罷，伊深深的吻了順兒的額上，貯有幾點淚珠。

鵑按：此篇係老友沈子駿聲所介紹。雖係新體而明白曉暢。無鈎輈格磔之弊。描寫亦甚細膩。深可玩味。新體小說中之佳搆也。煙嵐不知誰氏。請以眞姓名示我。

愛之寄託

古神童志



宋晏殊字同叔七歲能文時號神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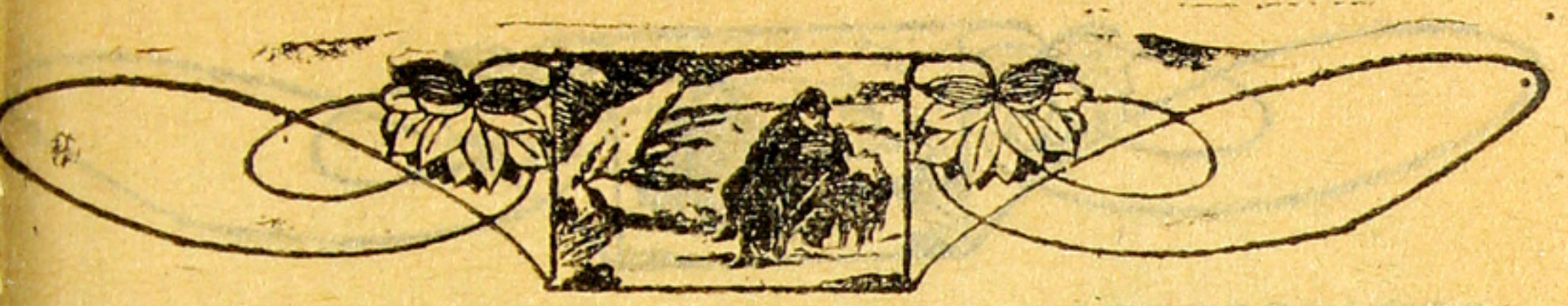
南梁謝朏字敬仲十歲能文王景文呼爲神童

唐劉晏字子安幼甚聰慧以神童聞

南梁劉孝綽小字阿士繪子七歲能文王融稱爲神童



虛榮之心世人已認爲婦女所獨具舊時婚媾無論矣晚近以還平等制度自由戀愛之呼聲不絕於耳而夷考其實則若輩相婿之法亦不外三途三途者何非財卽貌非貌卽才乃有一人焉於財貌才三者一無所取而能始終以眞性情相結合至死不渝如某女士者不亦難能而可貴乎我深歎此女之不幸爲深鎖璇閨足不履閾之女子而非飽受新學口倡平等之青年女志士也不然寧非以身作則打破階級制度而爲實行平等戀愛之首倡者乎壬戌仲夏余叔祖家所僱阿穀來談及其妻弟羅天和事余既得其顚末遽擊桌歎曰偸父哉女之兄也若妹用情如此若當敬之不暇而敢爲此焚琴煮鶴事耶謂阿穀曰汝少安毋躁此女果能抵死相隨汝妻弟決無罪盍歸休已而事果解余既爲一對有情人額手



相慶更樂爲之縷述其事如左

出西郭三里而遙有橋名橫涇其間廬舍三五聚族而居流水出其前田疇繞其後春時鳥語花香秀媚入畫有金某者置大小船隻數十設行求雇以世其業金某兄弟二人女娣三四四姑者行四年最稚幼失怙恃與兄嫂相處寧得有憐惜之人亦惟有背人垂淚自悲命薄而已適有農人羅天和者來執役渠家四姑見其作事勤謹不曠職守頗以青眼加之羅亦善伺人意常得四姑歡四姑遇事每就商於羅羅斷事輒中肯綮四姑益契重之嘗發宏願謂我不嫁則已嫁則非此人莫屬天下惟謹愿者乃有眞正之愛情亦惟至貧者方能共患難外貌不揚可永絕外緣之引誘有此三者故舉世男子俱不斯人若我於此人已心許之矣然而阿兄頑固不諒人只以爲此何如事足壞吾家門閥烏乎可者至欲錮閉其妹



并逐天和且強欲許女於某氏女抵死力爭始已四姑有姑氏適惠劇憐四姑意爲作說客而終不得阿兄之諒解四姑朝夕飲泣再四籌維惟有出最後之一策此四姑之所以終被淫奔之惡名不知其惡兄實有以釀成之也四姑行後其兄欲訟羅於官後經其姑力勸而解羅固農家子胼手胝足之所入僅足供一歲之溫飽四姑終日助夫操作絕無怨言其敝屣膏粱文繡之家而來就此糲食敝衣之地反甘之如飴豈眞所謂前緣耶噫此女之見解眞高人一等矣

鳴廬雜綴

吾邑黃塍寺藏有戴醇士山水長幅新雨初霽白雲未歸水閣閒敞一人憑欄凝望飛泉倒注涼風颯然自題一絕云綠樹雨初收白煙生翠壑寂寂倚欄人邀涼在溪閣書法勁秀詩極清超畫筆淡遠足稱三絕

吳聞天



鑽石糉

曹君穆

端午節的早晨一箇赤著雙脚的孩子塗著一臉雄黃腰間掛著蒲劍兩枝艾葉用繩圈束在頭角左右權當金花雉尾兩手灑開拽著千孔百縷的衣角口中呀呀作聲在他住居的茅屋前面空地上戲耍摹仿舞臺上名角的把勢呢一回兒茅屋裏面走出一箇蓬頭垢面的婆子來手中握著一隻糉子喊聲阿福「昨天張公館裏三姨太太賞給我這隻糉子你就拏去喫了吧」阿福不等婆子說完早一溜煙跑到跟前一手將那糉子攫了過來蹲下地去便把箬葉解了開來正待送進口去忽見一顆明星似的東西閃閃發光阿福看得奇了一骨碌爬起來連嚷帶喊的跑進茅屋告訴他母親那婆子也接著從茅

屋裏迎將出來聽著兒子的話略略撥開糭子順眼看去只見那顆亮晶晶的東西鑲嵌在一箇金圈子上料想是件珍貴東西便從兒子手裏將那隻糭子奪了過來忽忽地跑去了阿福眼見沒有糭子喫便放聲大哭

人家都歡天喜地的慶賞佳節獨有中市街張公館裏的婢女雲英弔在花園裏一棵樹上三姨太太手裏執了一根皮鞭在那裏把雲英拷問說道「我那隻鑽戒費了幾許脣舌老爺才化三千元買來給我正想今天戴著出去怎麼一會就不見了到底那裏去的除了你以外也沒有第二人可以進得我房不是你偷去還有誰來你要是不直招出來一定要你狗命」一壁說一壁把皮鞭亂抽這時雲英已是氣息奄奄不能再分辯了

三姨太太那肯干休非要伊交出贓物不可氣咻咻地罵著不防外面有箇老媽子氣急敗壞的嚷將進來道「三姨太太可以不必逼問雲英了那物已有著落了你請瞧罷這裏面不是嗎」說時便把一隻已經解開的糭子呈上去三姨太太接了過來將指尖兒從糭米裏挑挖出來含笑道「怎麼不是呢謝天謝地……那是誰人發見的我要重重的賞他呢」老媽子道「昨天在門前看見一箇走過的窮家婆子不是你叫我給他一隻糭子的嗎這就是伊發見了拏來送還姨太的」三姨太太道「伊能這

般誠實嗎眞不容易替我吩帳房給伊二十塊賞錢雲英就把伊放下了吧」說著笑盈盈地姍姍的走進房裏去了

但是雲英雖則蒙恩釋放卻已傷重不能行動未滿一天便閉目長逝就算脫離苦海至於那隻鑽戒怎麼會到綏子裏去三姨太太沒有追問清楚作者也就無法得知只索作爲懸案罷咧

端節蘭閨雅趣

章梅魂

重重園扇畫出秦娥朵朵釵符粧來時樣輕蓮出浦

應時文字

試一述之

搗榴花汁染紙作詩箋索郎題詠

調鴆鴿教誦檀郎端五新詞

與小姑共坐鬬草

黏艾葉翦綵爲小虎拋入郎懷

擘五采絲穿石榴花蝴蝶倩郎簪鬢

揀五彩絲爲索繫郎臂祝郎長壽

取紫羅繡鳳文實香屑替郎佩腰

著小蠻靴跨桃花馬與郎並鞍作蹴柳戲

蘭湯浴罷被香羅細葛含風輕輭

紅裙妬石榴之容易又是天中令節香閨璇閣間不無綺麗之點綴

是何世界

周瘦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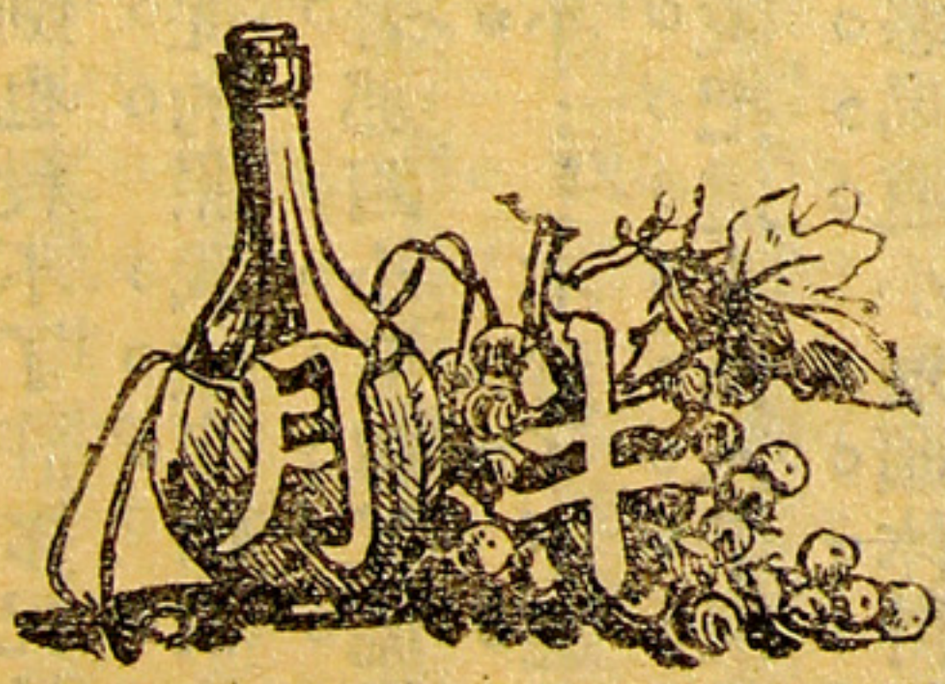
話說一天恰是端午日傍午時候四下裏騰著角、黍香和雄黃酒的酒氣家家門前插著艾人蒲劍裝點出一片端陽景色那終南山中的鍾進士鍾馗正睡醒了一骨碌爬起來套上了兩頭開花的快靴戴上了四面透風的紗帽把頭向著天怪聲怪氣的打了個小鬼趕上來報道爺爺今天是端午日將到快預備著殺邪鬼去鍾馗大吼一聲道我自知道誰要你們來絮煩快去瞧我那柄劍一年沒用可曾銹了沒有四小鬼同聲答應著即忙退了下去當下鍾馗捋起破袖子把他新辦的一隻十八開純金手錶瞧了一瞧嘴裏咕噥著道他們下邊正鬧著新鐘點舊鐘點鬧得不可開交沒的把我這一點鐘殺鬼的時刻錯了過去昨兒我倒沒有啓奏玉皇大帝問他一聲到底照舊的也罷我且照著舊的行事再說不知道今天又有多少幺魔小鬼好不得意一壁便把那蒲扇大的手拍著毛腿一壁放著劈毛竹似的喉嚨唱起江北小調來一時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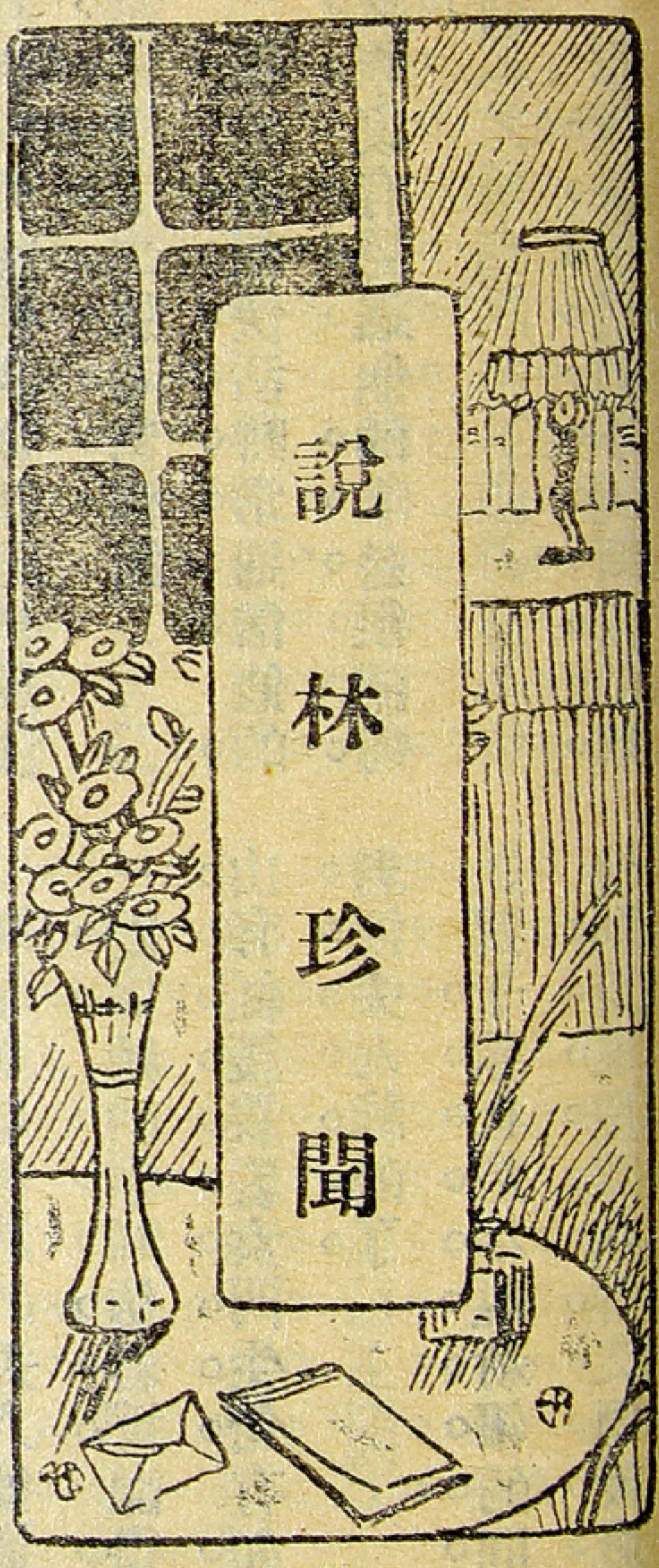
山花亂落山鳥驚飛正在這高興的當兒那四小鬼已擡著寶劍過來上前報道啓爺爺劍沒有銹太陽直了午刻已到請爺爺下山行事罷鍾馗又把手一看撲的跳起身來提著劍趕到一箇山巖上邊放眼下望時卻見四面密密的罩著黑氣黑氣中有千千萬萬的鬼在那裏亂跳亂鬧那時他一嚇一箇迴旋皺著兩道濃眉向自己說道這箇是何世界怎麼好好一箇人世界卻變了箇鬼世界了更瞧時見那鬼越發多了有的在那裏斷殺有的在那裏打架有的在那裏相罵內中有大鬼有小鬼有餓鬼有色鬼有賭鬼有酒鬼有烟鬼有促狹鬼有勢利鬼有馬屁鬼彼此鬧做一團簡直不像了世界東面有一箇很毒的烈日晒著他們卻還不住的鬧鍾馗到這裏放聲長歎道唉這還了得這千千萬萬的鬼箇箇該死教我這一柄劍也殺不了許多況且一箇鐘頭的時刻又是很短促的照我瞧來怕殺他一百年也殺不完呢正太息著那四小鬼忽又慌慌張張的趕來顫聲嚷道爺爺不……不好了下邊正鬧著甚麼四大金剛賣國據說把這十萬八千里的地方一起賣給人家了鍾馗怒喝道小鬼頭休得胡言四大金剛怎的賣起國來快滾下去給我打聽一箇明白四小鬼應聲去了一會兒又趕回來道爺爺這這是眞的聽說連我們這座終南山也賣掉了有的人還說須在山中掘一條隧道開甚麼火車咧鍾馗大喫一驚呆

了一會子便又歎氣道唉完了完了四金剛既賣國怪不得那些小鬼更到處亂鬧我雖有著劍到今天可已沒有用處也罷如今且把這四小鬼殺了免得他們將來也學那四金剛說著抓了那四小鬼一齊殺卻當下便把那劍在山石上敲做了兩段跳腳大哭道唉這箇是何世界直是一箇鬼世界罷我老鍾劍已斷了這終南山也不是我的了我索性拚箇粉身碎骨去找屈大夫的英魂去罷說完張著兩臂從山巖上跳將下去這時四面八方鬼聲啾啾似乎在那裏嘲笑他的一般

按此爲六年前舊作●寫鍾進士畏鬼自盡●可發一噱●而新舊鐘點與四金剛賣國事●

亦大可紀念●爰重刊之●甲子天中節鵑識●




說林珍聞

秋鴻羽落補遺

鄭逸梅

鄭醒民是著名的評劇家他近來輯梨花雜志承他不棄郵書索稿該書是鉛字排印惟逸梅兩字是他親筆塡寫書外幷附了一紙

梨花雜志說明書條目是很詳細的

張舍我近日來蘇臨別時寫一信給逸梅訂期再晤信是洋箋用鋼筆寫的他和碧梧枕綠人家稱爲小說界三張逸梅的來鴻集中枕綠信最多碧梧也有兩三紙舍我獨付闕如那是深以爲憾的如今三張的手跡都有了也是一樁滿意的事呢

孫紀于是星社的社友他遭母喪所以寫信署名是孫制紀于有時在信面上寫吉林寄吉林是他的大名不知的總要上他的當道是東三省寄來的呢

陶報癖是歐東谷介紹的他的

的。文。戲。君。已。信。收。的　端。信。
李。章。張。子。肯。無。來。藏。是。有。箋。上。
永。沒。雲。橋。割。存。託。家。白。畫。有。白。
修。有。石。十。愛。了。逸。現。鶴。畫。白。鶴。
是。見。輯。二。麼。難。梅。缺。山。爲。鶴。山。
從。過。快。號。他。以。設。消。莊。雙。山。莊。
前。他。活。陶。的。報。法。閒。的。鶴。莊。用。
小。的。時。宮。通。命。無。月。標。翔。的。箋。
說。字。常。保。訊。不。奈。刊。記。白。標。六。
新。是。通。第。處。知。逸。第。他。雲。記。字。
報。很。信。是。閱。梅。一。是。繚。他。左。
的。流。他。長。者。處。期。雜。繞。是。述。
撰。轉。的。沙。諸。早。寫。志。爲。雜。所。
他　君　山　一　汪　下　爲　雲　朱　爲　同　兒　
同　博　有　回　瑞　字　索　泥　滌　索　志　
東　夫　紅　信　瑛　是　閱　兩　秋　閱　兄　
園　人　箋　她　是　絕　秋　紅　和　秋　
慶　詠　親　的　君　秀　聲　字　逸　聲　
霖　的　署　字　博　美　的　把　梅　的　
辦　了　女　師　的　的　事　滌　第　事　
俳　　門　仿　夫　　兒　秋　一　兒　
文　　生　君　人　　他　署　次　他　
函　　句　博　曾　　的　名　通　的　
授　　有　記　通　　箋　橫　信　箋　
社　　如　得　過　　中　列　是　中　
時　　爲　樊　　　爲　在　　爲　
來　小　志　說　　息　的　常　巷　住　
索　說　社　家　　訟　信　和　名　址　
稿　家　克　言　俞　後　箋　逸　兒　爲　
　他　紹　寫　天　寫　是　梅　絕　芍　
　輯　箕　信　憤　信　特　通　佳　藥　
　綠　裘　來　的　來　製　訊　
　竹　眞　託　姪　索　的　他　
　所　是　逸　兒　和　有　的　
　以　吾　梅　夢　其　金　住　
　時　友　介　花　出　一　
　常　的　紹　也　獄　明　
　有　幸　各　是　詩　啓　
　信　呢　雜　新　他　事　
　　　　進　

黃若玄是曩時的同學不過沒有通過信直到去年逸梅在小說新報上作愁紅小錄摘他的豔著他的字酷肖銀簫舊主罷了

「冉冉孤生竹」誤把他的姓號寫爲黃懺華他就來函更正說已號醒華又署懺廬黃懺華另有其人不可纏誤啊

馮秋農寫信來稱逸梅爲學長也是艸橋的同學呢他用自製的啓事箋字很像佩萸的

有一次接到一封信很使逸梅驚訝原來鴛雛的手跡來了難道他竟復活了麼及加查察始知不是的是海上孫忍謝寫來的不過他的字酷肖銀簫舊主罷了

沈恂齋襄輯新世界報事箋畫并附一札但他沒有書明地址所以無從答覆了

郭退耕是香豁詩翁和逸梅通過一回信并書贈一册頁很是名貴呢

說海憶舊錄

王大覺

王大覺先生是周莊的詩人文名也是卓著遐邇的他的小說比較詩文實也不相上下但是輕易

曩時眼雲新婚逸梅曾草小詩四絕賀他詩刊在小時報上張南泠看見了就依韻和了四首寄來

黃轉陶

不肯動筆所以雜志裏很不容易求到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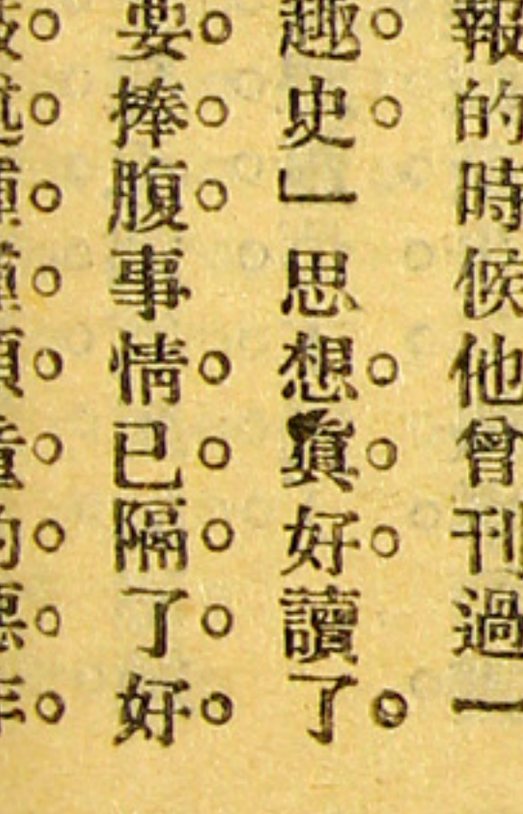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他的小說是倚藻的白話之中也夾著雅麗的典實和王西神先生的小說像有幾分相像他的小說載在雜志上的很少很少在現在的新雜志上簡直可說沒有幾年前沈禹鐘君編輯東方朔雜志上他曾有過一篇小說叫「神經病」很有些哲理自這篇之後永遠不曾讀到他的新作品

在南社瓦解以後他獨自蟄備幾年那篇敍述種種頑童的惡作劇還歷歷在我腦海中迴旋著也甚麼人都要捧腹事情已隔了好幾年了

家庭偵探宋悟奇探案

遺囑的變化

張碧梧



宋悟奇微露笑容對著來客陳孟梅說道遺囑上一定有立遺囑人的簽字和印章是眞是假一眼瞧上去便可明白用不著多所疑慮啊孟梅的神情非常煩悶聽了這話接著便道是呀現在這張遺囑上既有我父親的簽字和印章字跡也是我父親的親筆但是支配家產的方法和我親眼瞧見他寫的那一張卻大大的不同剛巧成箇反比例因此我對於現在這張遺囑懷著萬分的狐疑決定要偵查明白我少分著些家產原不算甚麼大事那黑幕中的人竟敢私造一張假遺囑掉去那張眞的我卻不能和他甘休祇是這回事很是離異我想祇有你有這本領能箇查明當中的實在所以我特來拜託你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悟奇也不問他甚麼等他再往下說他接著再道我父親號叫慕韓今年已有六十七歲了他在去年春季的一天忽對我說因年紀已老生怕有箇三長兩短來不及分付一切留下一些家產我們兄弟們難保不爭多論少鬧出許

多事故來便想預先立一張遺囑替我們支配妥當公平一方面再要忌恨我難保不生出甚麼波折來當時我還勸慰他說這箇大可不必年紀雖高身體不如守著秘密等到他百年故後那時宣布出來他卻很強健一定再有許多年過呢但我父親不信我們心中雖不願意卻也無可奈何了他老人家這一的話隔了一兩天便親筆寫好了一張遺囑上面所番話都是爲我設想我自然連聲答應以後便一字定的支配家產的方法是我得全數之半兩箇弟弟不提當做沒有這一回事悟奇道這樣說來那遺囑仲梅叔梅再平分那半數他寫下這遺囑旁人都不上並沒有證人了孟梅道沒有當時我也曾說起這曉得便是他的寵妾蓮姑娘也一些不知道我父親一層我父親卻說既有外人參加這回事便難保不因素來歡喜我說我老成可靠這纔不瞞我並對我洩漏出去好在是親筆又有簽名印章將來還怕人說定下的這分配方法固然不可告訴旁人已經立不相信麼我父親既把這遺囑寫好便藏在一隻小下這遺囑也莫對旁人說起因爲旁人曉得了定要木盒中加上一具鎖再把這小木盒放在保險箱裏探聽分配的方法這支配的方法倘傳到仲梅叔梅盒上和箱上的鑰匙都扣在他自己的褲帶上直到的耳朵裏他們不怪自己平時不習正定要怪他不上月十六日死後不曾離開過一會宋先生請你注

意這便是我父親立遺囑時的情形和這一年來嚴密保藏的狀況到了距今一星期前喪事已經辦畢仲梅首先提出分家的問題我便也宣布父親在日曾立下遺囑收在保險箱裏如今可取出來依照上面所定的方法支配家產宋先生誰知把那張遺囑取出來一瞧所定的方法和我去年瞧見的大不相同卻是仲梅得十分之五叔梅得十分之三我祇得十分之二我這一驚詫眞是生平所未有忙看簽字和印章都毫無異狀再看筆跡也分明是我父親的親筆但是內容怎會有這大大的變動呢我想了又想疑心這一張是假造的把那張眞的掉去了宋先生你以爲何如呢悟奇道這或者是你多疑去年你父親既能瞞著旁人立那一張遺囑在這一年當中他不能再瞞過你換立一張麼孟梅忙道這一層我也曾想到不過我有兩種理由可以證明他必未換過第一箇理由譬如我父親是在今年一月十日換立的這遺囑上儘可便寫一月十日何必仍寫從前那箇日期呢第二箇理由我父親因爲喜歡我所以分給我家產的半數又不瞞著我過後我若做出不端的事失掉他的歡心或者仲梅叔梅改邪歸正挽回了他的歡心那末他換立遺囑改定方法還可講得過去但是他直到臨死仍和先前一樣的喜歡我他們二人又仍和先前一樣的胡爲我想我父親怎會瞞著我換立一張呢悟奇道在情理上可以承認

章。道。道。人。果。囑。以。不。了。緊。了。你。
常。可。理。假。是。究。爲。過。一。蹙。因。這。
用。是。孟。造。換。竟。如。我。下。著。爲。兩。
的。你。梅。那。立。是。今。也。子。眉。這。層。
印。必。連。時。的。你。第。不。道。頭。不。理。
泥。須。聲。候。自。父。一。能。你。問。過。由。
以。把。道。我。然。親。步。附。既。道。是。一。
及。現。好。有。不。後。應。和。特。那。空。些。
平。在。並。幾。生。來。該。你。來。末。論。不。
日。的。道。句。問。換。先。說。拜。應。並。錯。
寫。一。那。話。題。立。尋。這。託。該。不。但。
的。張。末。要。萬。的。出。張。我。怎。是。若。
字。遺。便。問。一。還。眞。遺。自。樣。眞。講。
都。囑。一。箇。如。是。憑。囑。然。纔。憑。到。
悄。和。切。明。你。旁。實。定。不。好。實。法。
悄。你。費。白。所。人。據。是。便。呢。據。理。
的。父。心。然。料。假。證。假。拒。悟。啊。可
拏。親。了。後。果。造。明。造。絕。奇。孟。就。
來。的。悟。再。是。的。這。的。你。沈。梅。不。
讓。印。奇。作。旁。如。遺。我。吟。緊。行。

盒。一。是。你。年。字。牙。纔。送。黃。孟。我。
因。盒。不。父。來。又。的。所。來。昏。梅。比。
爲。我。是。親。寫。指。正。說。悟。時。點。較。
這。父。用。常。的。著。方。他。奇。候。頭。一。
盒。親。的。用。這。一。形。祇。先。孟。答。番。
印。原。這。的。麼。盒。刻。分。打。梅。應。你
泥。有。一。麼。孟。你。著。得。開。便。道。更。
最。好。盒。去。梅。諒。陽。家。遺。把。儘。莫。
好。幾。印。年。點。必。文。產。囑。悟。今。把。
磁。盒。泥。他。頭。記。小。的。約。奇。天。託。
盒。印。平。在。道。得。篆。十。略。所。晚。我。
又。泥。常。那。是。罷。體。分。看。要。飯。偵。
是。最。卻。一。悟。孟。『陳。之。了。的。前。查。
古。好。總。張。奇。梅。印。二。一。幾。我。的。
貨。磁。是。遺。道。道。國。再。遍。椿。一。話。
我。盒。用。囑。這。正。材。看。果。物。定。對。
父。印。這。上。一。是。』印。章。如。件。親。旁。
親。泥。一。蓋。盒。這。四。是。孟。一。自。人。
很。最。張。印。印。正。箇。象。梅。齊。送。說。
寶。好。遺。時。泥。是。字。方。來。起。

貴他常常取出來把玩悟奇聽說取起這印泥盒瞧
看果然古雅可愛又問道你把這些東西取出來沒
有給旁人曉得麼孟梅道除掉你我二人外沒有第
三箇人曉得悟奇道這樣很好待我仔細審察一番
之後大約總可有箇分曉你若性急便明天上半天
來聽回信罷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時孟梅便趕來了見了悟奇很膽怯似的問道你諒必已審察過了究竟怎樣呀悟奇道我已尋出兩箇破綻這一張遺囑大概是假造的孟梅一聽這話精神立刻大振高聲道何如我早就說是假造的啊悟奇道你沒有眞實的憑據我不敢便相信你的話如今既已尋出了破綻我纔能下這斷語昨天你去後我先拿這張遺囑和你父親平日寫的字仔細比較覺得這遺囑上的字和你父親的筆跡著實相似祇是每逢一撇卻微有不同你父親寫這一撇下筆時分明很是著實隨即便信筆撇出去所以撇的那一端稍嫌飄忽又細而尖可是這遺囑上的字的一撇卻都是一筆到頭兩端粗細相仿並有回轉向上的筆鋒好像是一隻小鉤雖說一箇人寫的字也許稍有兩樣未必能完全相同但是撇撇都是如此就不免令人可疑而且再有一箇比較顯明些的破綻便是這一盒印泥果然是最好的蓋下印來顏色既鮮紅四周又無化開的油迹可是這遺囑上蓋的印章顏色固然晦淡四周又有化

開。確。然。不。竟。價。不。到。阴。查。假。毀。
的。是。而。是。尋。造。定。了。這。明。造。掉。
油。用。你。一。不。是。悟。這。遺。這。遺。免。
迹。的。昨。箇。出。他。奇。遺。囑。假。囑。留。
可。這。天。絕。一。們。說。囑。是。造。的。痕。
見。一。說。大。些。設。這。裏。假。的。人。跡。
蓋。盒。你。的。差。法。話。開。造。那。再。所。
這。並。父。疑。異。從。時。口。的。末。追。以。
印。說。親。點。也。你。孟。說。人。我。回。那。
章。他。蓋。麼。許。父。梅。道。再。再。不。張。
必。向。這。至。這。親。默。既。追。重。能。眞。
非。來。印。於。遺。那。默。已。回。重。論。遺。
用。不。章。印。囑。裏。的。有。那。的。追。囑。
別。用。時。章。上。偷。坐。了。張。拜。回。能。
一。別。你。我。蓋。來。著。這。眞。託。不。否。
盒。一。親。再。的。私。連。一。遺。你。能。追。
那。盒。眼。三。印。用。連。方。囑。請。論。回。
末。那。瞧。比。章。的。點。紙。悟。你。放。不。
這。末。見。較。並。也。頭。畫。奇。可。在。能。
一。這。的。卻。非。論。聽。了。道。以。甚。論。
定。至。有。幾。花。押。貼。在。是。盡。證。麼。放。
於。這。椿。事。貼。在。那。長。子。便。歸。我。所。在。
這。假。情。現。花。押。保。子。便。歸。我。的。外。
假。造。現。在。上。悟。險。長。子。便。歸。我。的。外。人。
造。的。在。必。悟。奇。箱。的。鎖。管。但。人。可。
的。人。必。須。奇。道。門。鎖。孔。管。但。當。可。能。
人。大。須。問。道。這。的。孔。上。管。但。當。著。能。有。
大。概。問。你。這。箇。鎖。孔。上。的。但。當。著。大。機。
概。不。你。第。箇。花。孔。上。的。鎖。當。著。大。衆。會。
不。難。第。一。花。押。上。鎖。匙。當。著。大。衆。剪。偷。
難。偵。一。椿。椿。便。押。悟。匙。當。然。大。衆。剪。了。
偵。查。椿。便。是。你。孟。悟。匙。當。然。不。衆。剪。了。去。
查。明。便。是。你。父。孟。梅。匙。當。然。不。能。剪。了。一。
明。白。是。你。父。親。孟。梅。道。匙。當。然。不。能。再。了。一。用。
白。的。你。父。親。死。孟。梅。道。因。當。然。不。能。再。一。用。
的。可。父。親。死。了。孟。梅。道。因。爲。然。不。能。再。緊。用。
可。是。親。死。了。一。孟。梅。道。因。爲。我。不。能。再。緊。在。用。
是。我。死。了。一。箇。梅。道。因。爲。我。是。能。再。緊。在。麼。
我。

梅道我和我父親一樣也是扣在褲帶上而且我夜間睡覺也是不解去褲帶的眞可算得日夜不離我的身體外人萬萬不能偷去悟奇道仲梅和叔梅已有多少年紀平日諒必不做生意你說他們都不習正好嫖還是好賭呢孟梅道仲梅是三十七歲專門好嫖不但在堂子裏鬼混再在外面做出別種不道德的事叔梅比他小三歲嗜好和他不同把賭錢當做性命一天不去賭比一天不喫飯好似要難受到萬倍有時候竟賭得終夜不回我父親起初原常常責罵他們但他們毫不理會後來我父親便聽隨他們去胡鬧了不過老人家的心裏卻氣憤非常和我談到了他們便連連的嘆氣悟奇道你的母親已去世了麼孟梅道是的去世已有三年了因爲我母親去世我父親年紀又高不能沒有一箇貼身服侍的人前年秋天便討了一箇妾便是我昨天所說的那箇蓮姑娘了悟奇道這蓮姑娘有多少年歲甚麼出身呢孟梅道伊年紀還輕今年纔二十一歲據經手人說伊是窮人家的女兒討來之後方纔曉得伊卻是箇私娼悟奇道伊既是私娼出身當然無品行道德可言你父親又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伊能箇安分守己麼孟梅道憑良心說討來之後直到如今並沒有甚麼醜事不過我父親在家裏的時候多隨時要伊在旁服侍伊也不能自由行動常常到外面去悟奇問到這裏仰倚在寫字椅背上頭微微擡起眼睛

望著天花板分明腦中正盤算著事情孟梅很有眼色也坐著不響過了一會纔慢慢的問道宋先生這一張遺囑是假造的如今已經證明白了但是這假造的人你以爲是誰呢保險箱上的鑰匙既扣在我父親的身邊日夜不離這人怎能把眞遺囑掉去呢這人縱能摹仿我父親的字迹又怎能偷用我父親的印章呢再有一層我父親立下那張遺囑除我而外沒有旁人曉得這人怎會知道並知道內容暗地裏假造一張把眞的掉去的呢悟奇不立刻回答停了半晌纔道這當中的隱情現在不能胡亂的推斷待我偵查之後自能明白但有兩層現在我已能簡斷定你以爲掉換遺囑是在你父親生前這卻是大錯你簡直不曾深思一下你想那一張遺囑你父親雖鄭重收藏起來但誰能保得定他不偶然的取出來瞧瞧如果在他生前掉換豈不是便有隨時被他瞧破的危險麼那人既有這深心私造遺囑以假易眞萬無想不到這一層的道理因此我斷定掉換遺囑時必是在你父親死後便是在你保管著那鎖匙的當兒孟梅忙道但是那鎖匙從未解下我的褲帶保險箱門的鎖孔上又貼著花押紙那人怎能不撕破這紙又怎能開那箱門動手掉換呢悟奇道你莫性急方纔我已說過這當中的隱情現在尚不能明白你且聽我接著說下去呀再有一層能簡斷定的便是假造遺囑掉換遺囑的人必是和這遺囑有直

接而密切關係的人否則他何必勞心費事呢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啊孟梅急道和遺囑有直接而密切關係的人自然祇有我們兄弟三箇難道是仲梅和叔梅的鬼計麼宋先生這話對麼悟奇微笑道如今你也不必亂猜將來自有明白的一日你們兄弟三人平日裏感情怎樣孟梅嘆了口氣道說也慚愧我是想做一箇正經人他們倆和我道既不同自然不相與謀了便是他們倆也因爲嗜好各別雖沒有惡感卻也沒有融洽的感情總而言之我們三箇人名是同胞兄弟其實好似路人如今看這情形恐怕還不及路人呢悟奇道這事的情節不很複雜我以爲不難查明白的我卽日便著手好了等我查著了頭緒再通知你罷孟梅道好又道我家裏有電話那時候你打箇電話給我我仍到這裏來細談免得那裏耳目衆多諸多不便孟梅隨卽把電話號碼寫下來又拜託了一番這纔告別去訖

三天後悟奇打電話把孟梅喚來孟梅料定那事必已有了頭緒忙問悟奇那眞象如何悟奇緩緩的說道人的面貌長圓胖瘦各有不同寫字也是如此難得有兩箇人寫的字完全相像的雖然也有那種人善於摹仿他人寫的字但這種本領不是人人有的我曉得當地有一箇姓黃的卻有這本領而且本領很大祇須瞧著某人寫的字便能摹仿他的筆跡倘不兩下裏精密的比較再也不能看出破綻因此

我疑心你這一張假遺囑或許正是他的手筆我便我問他這是幾時的事他說是在去年十二月裏我決定到他那裏去查問一番不過我是私家偵探他再問他誰來託他寫的他說是箇三十多歲的人中自必曉得他見我忽然前去盤問必然大起疑心這等身材衣服著實漂亮面貌也生得清秀祇是左額遺囑縱然是他寫的必也不肯洩露出來於是我便喬裝前去並假意的請他摹寫一張契據然後再和他閒談在有意無意之中便談到你這一件事問他曾否替你們摹寫過一張遺囑他起初不肯實說其實我看他那種驚異的神情心中已是明白接著我再旁敲側擊的追問他後來他竟說出果有這一回事他曾拏到三百元的酬勞我再問他那遺囑上的簽字當然也是他摹畫的所蓋的印章也是他假造的麼他說不是印章是那人帶來在他那裏蓋上的

角上有銅元大的一塊紫癜……孟梅聽到這裏忍不住的喊道哎唷這人不正是仲梅麼原來是他的先說仲梅既是在去年十二月裏託那姓黃的摹造

先白了父親曾立下遺囑的呢悟奇笑道我已完全偵查明起來不也是一種可疑的形迹麼不過他怎能曉得囑時叔梅立刻露出詫怪的神情他卻安然無事臉上並微微含著笑容呢當時我原不介意如今回想不得他首先要分家我說出父親已立下遺

了一張遺囑可見他在十二月以前已曉得你們的父親曾立下一張遺囑了他用心很深預先假造好遺囑卻不立刻去掉換自然是怕被父親瞧破反爲不美他使收藏起來等到父親死後方纔動手掉換他原曉得父親立那遺囑旁人都不曉得如今父親已死便沒有對證了你若提出異議他還可罵你亂說必是因爲分得的家產太少有意隨口亂說旁人不曉得眞情自然也相信他了莫看他專在嫖上做工夫這一種用心卻也很是周密啊至於他掉換遺囑時怎能開那保險箱和那木盒上的鎖看來似乎希奇細想起來也毫不奇怪他既能曉得父親曾立下那張遺囑難道便不能從父親身邊偷下那鑰匙也假造了備用麼再有保險箱門的鎖孔上貼的那張花押紙本是他畫的儘可撕掉了重畫一張貼上啊孟梅點頭道是又道你這番話很近於情理我相信一點不錯不過我父親向來不喜歡他未必會把立下遺囑的事告訴他他一天到晚難得在父親身旁又怎能從父親身邊偷去那鑰匙呢這箇我仍舊不能明白悟奇道本來不是你父親親口告訴他的也不是他親自偷那鑰匙的背後卻另有一箇人呢孟梅很詫異的道是誰呢和遺囑有直接關係的祇有我們兄弟三人外人既無關係縱然曉得諒必不會多事難道是叔梅告訴他的麼不過叔梅也並不曉得呀悟奇道告訴他的這人並非和遺囑有關係

年不以方喫種曾你的這發卻
歲已高不可納妾無如他不肯
聽信我也只索罷

不以方喫種曾你的這發卻是和他本身上有一些類似愛
聽我的話以致鬧出這等醜事來我曾再三勸他
以爲情也不知是憤火中燒恨恨的
方法來了孟梅聽到這裏滿臉漲得通紅不知是難
喫虧便又暗中告訴了他於是他便想出這掉換的
種曖昧行爲自然很關心他覺得將來分產時他太
曾偶不經心把這事告訴給伊伊因爲和仲梅有這
你父親的愛妾蓮姑娘你父親立下那遺囑之後必
人不是外人正是一箇奇很鄭重的道好好的安樂人家往往因納了
的呢悟奇道老實對你說罷這婦人自必很多不過伊們怎會曉得
種關係的婦人自必很多不過伊們怎會曉得
情的關係孟梅越了這般娼妓出身的女子究竟沒有好人既
既喜歡嫖和他有姓陳的家聲又損了我兄弟的情感想來好
似愛情的關係麼他既喜歡嫖和他有姓陳的家聲又損了我兄弟的情感想來好
詫道類似愛情的關係麼他既喜歡嫖和他有姓陳的家聲又損了我兄弟的情感想來好
本身上有一些類似愛情的關係孟梅越了這般娼妓出身的女子究竟沒有好人既



同意乎？

獨幕劇

恨天玉

劇中人

母。

女。

佈景

一箇舊式家庭的堂屋裏。

母。（用目瞧著女兒。）你這幾天倒很快樂啊。

女。（其時正在刺繡。聽了母親的話。並不置答。）

母。這件事不可不告訴你。明白問問你心裏以爲如何。

女。（不答。）

母。在我看來很可算得美滿因緣。那王家據說很有資產。乾泰典就是。

女。（不答。）

他家開設的。

母　女婿王野亭今年才十九歲生得很清秀我看見過的

女　（不答臉上紅了把頭愈低下去）

母　做母親的沒有不希望女兒嫁一箇好丈夫我擇了幾年才尋得這位家資又大人品又好的女婿眞美滿得很啊

女　（不答）

母　雖然我不知你心裏怎樣你也滿意麼

女　（不答）

母　兒啊你不要害羞有甚麼話儘可告訴我我不是旁人是你的母親啊

女　（不答）

母　你爲何不回答我一聲呢這裏除了我做母親的外並沒第二箇人有話儘可說的

女　（不答）

母　唉你回答我一聲罷你這樣不置可否我心裏不安啊

女　（擡頭瞧了母親一眼轉身走了出去始終不答一語）

母　這孩子心裏究竟怎樣啊滿意呢還是不滿意倒弄得我疑惑起來了

（幕下）



前回書中寫到劉子壯在公寓中夜得噩夢到天色微明時始得安寢這一覺直睡到第二天正午十二點多鐘才得清醒想起昨宵的夢景彷彿猶在目前料想冰塵身上必是凶多吉少遂致心境惡劣中懷抑鬱渾身的不自在胡亂嗽洗了一陣獨自悶坐在房間裏茶也不思飯也不想只有長吁短嘆的分兒

(二)

雖說子壯平日爲人並不是那樣講迷信的偶然得箇把怪夢何至於那麼提

(集)心弔膽牽強附會硬認作不祥之兆空耽些無聊的心事無如情網重重如蠶自縛冰塵多愁多病的印象嵌入他腦幕裏甚深又預先存著一箇薄命憐卿的定見本容易發生不良的幻想再加之這場噩夢把心事頓時勾起輾轉執著便越發的兀自解脫不開了悶坐了一會猛見一人推門進來笑容滿面緊握著子壯的手大聲喊叫道子壯好久不見了你好呀子壯認明那人是同寓的林仲輝本是教育界中的新人物前兩年在大學裏畢了業就此留寓京中

擔任了幾箇學校的教席爲活與子壯同住在這一家公寓內因此相識子壯見仲輝學問的人平日很以仲輝爲可交就相處得非常莫逆沒事之時大家常常一同出去聽聽戲逛逛窰子喫喫館子唱唱和些詩詞討論些學理很可以減少些客中的寂寞前半月裏仲輝接著原籍江蘇常州家鄉中一箇急電說有要事催他快快回家一趟別了子壯即日起程不想卻已趕回京裏來了子壯便也很忻喜的問道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府上究有什麼事一路好麼仲輝嘆道我是昨夜晚車到的你出門去了尋你不著我又因火車上勞頓趕早就關門睡覺所以你半夜回來後我也未來驚動你今早我也起來得很遲便挨到這時候才見著你呢至於我家裏的事卻甚是不幸原來是我元配的夫人病死了因爲伊是我父母早年硬替我作主娶的兩下沒有什麼感情家裏恐怕我不肯回去所以電報上很含糊不說明一箇事由來其實這又何必人死了都是好看伊一面我又何至那樣無情連這一點都忍心拒絕伊回去之後見伊那種可憐的情狀倒引起我無限的傷心很可憐伊也是一箇無辜的人完全爲時代的婚姻專制制度而犧牲受了這種莫大的損害以至於斷送了性命我對於我的冷酷和殘忍後悔還來不及又那能不灑出一掬同情之淚呢子壯聽到這不

由長嘆一聲道天地下做人眞難有愛情也不好無有愛情也不好當初上帝造人類的時節一分出男女來人類中就此多事了與其說是我們做男子的或做女子的罪惡或孽障不如說是人類社會中種種制度遺留下來的罪惡和孽障但與其說是種種制度不良又莫如簡直說是造物主宰強分男女的不仁不過上天夢夢有理無從與他分辨便只好各人怨自己不該作人以投生作人類爲最大的罪惡和孽障了仲輝聽子壯發了這頓大牢騷料想是爲的冰塵的事從前子壯是不知談過多少次了便又問道冰塵到天津後這許久有信來嗎看你這煩悶的神氣聽你這孤憤的詞鋒莫不是冰塵方面有什麼不順適的事招你煩惱麼子壯道冰塵咧伊本人是決不想給煩惱我受的此番到天津去自有伊的苦心近來信雖來的不多也無非是怕我多招煩惱祇怨我自己太不能忘情辜負伊的一番苦心罷了說畢并想把昨夜夢兆談了出來請仲輝詳解繼想起仲輝是新人物一定會笑他迷信的便又止住不談仲輝道我此次由家裏來也是煩悶的很難得今日天氣清和料想公園中游人一定很多我們一同去逛逛散散心也是好的你去嗎子壯搖頭道恕我不能奉陪仲輝失望道怎麼哩你不是向來愛逛公園的嗎子壯笑道我近來覺得公園實是一箇姦盜邪淫萬惡薈萃的所在可鄰一片勝景被這般姦盜邪淫的人弄成滿地腥羶我幹

什麼要夾在裏面逐臭故所以我就漸漸厭惡那箇地方了但是我也幷非完全絕跡不去譬如黎明的時節一般社會上姦盜邪淫的人們大概都在酣夢之中決沒有這閒情逸致到公園去吸取那清純萃潔的空氣我便不妨去獨自享受獨自領略一回那時偌大一箇公園中游人稀稀落落在我眼中所看得見的祇有三五箇人大約是講究衞生者居多料無半箇俗士在內就是那些栽花掃地的勞動者這時也格外帶些風雅氣息茶坪之上棹兒椅兒高高疊在一邊好似經過一場暴亂戰爭以後和平的福音到來這些齷齪汚穢的軍器已淪入於毀棄和栽撤的運命也不見有傖夫俗子狡童淫婦盤據在那裏搬演怪劇製造罪惡我們隨意尋一箇山石選一張鐵椅坐著休息一回鳥兒在我們頭上唱歌花枝兒在我們面前跳舞使我們心靈上感受著非常的清快決無半點刺目和不入耳的事情來擾害我們的心性眞覺此福不易斷非那般醉生夢死的人所能夢見的呢不過眞談到這種晨游的佳趣卻又不必定在那票價銅元十枚的公園我常常想起以十箇又臭又髒的銅幣作爲公園的代價未免忒貶損名園的價值使人於心不忍有幾次我到了公園門口見那巍大的城樓之下高矗的華表之邊古樸的石橋之畔青蔥的草場之上也有三五箇人在那裏優游散步沐浴著和美的晨曦幷在那可愛的日光下各人尋各人的樂趣有的講

究衛生便張口翕脣的吸取空氣有的研究拳術便左右上下的運氣揮拳有的注重體育便徒手開步的練習體操有的學習戲劇便引吭高歌的哼腔弔嗓比在公園中穿花拂柳的亂走踞石盤地的閒坐又覺更勝一籌可以於閒游中更作一點正經功課我向來愛唱戲你是知道的自從發現了這箇所在便也夾在這般人當中弔嗓每日清晨五六點鐘由公寓出門緩步徐行的走了去比那些內行中藝員定要趕到天橋地壇邊去嘶飛沙幷常常於大風天用手巾緊包紮著面部的自覺舒服得多幹嗎定要去那般刻苦呢現時你邀我逛公園我想此時公園中正是牛鬼蛇神當令對不起只好推託不去你若不肯信不妨耐過今天等明天一早陪你去試試包你會非常贊許仲輝笑道我不過邀你逛公園你就嘮嘮叨叨說了這一大頓好似做了一篇公園哲學的大文章把許多在白天逛公園的人全罵在裏頭可見你肚中眞有不少的牢騷呢今天我橫豎無事既然公園不去便不妨與你多談談你說公園是姦盜邪淫的薈萃所這姦邪淫三字指那些狡童淫娃而言是不消說得了我雖未曾清早到過公園但也曾聽過裏面打掃夫閒談過說每天早上掃除的時節在那山石後邊及樹林中幽僻的草地上總得發現十來條白手巾汚穢不堪的扔在那裏全是那般狡童淫娃背人幽會遺留下來的這已可見是骯髒得不可說了不過這盜之一字

無論是搶劫與竊盜還似乎不大說得上你憑什麼理牽連著一塊講呢子壯道談得上之至談得上之至小小的諮竊那還不算什麼許多野雞政客常常在公園大菜館中開會所商量的盡是些詐欺取財的計畫那不是些不操戈矛的大盜嗎但是天下事無奇不有我連操戈矛的劫盜也在公園中遇過一次仲輝驚問道怎麼你在公園中遇過搶劫麼子壯笑道說起來好笑得很在你剛走之後我有一次在公園玩耍看看天已黑了有箇朋友邀我到劇館裏去聽憲香的戲我因爲好靜推託了不曾去一箇人留在公園裏賞玩夜景爲的是那箇時候暮春天氣晚上還是很涼一來游人必不很多二來決不會有什麼狗男女冒著寒風冷露來赴桑中之約我貪著地方清靜風景澄幽大著膽在那些土山上樹林中信步走動決不隄防會遇見何種觸霉頭的意外之事不想踱到山坡後面猛的從山石邊躥出一箇人來跳到我的跟前叫了一聲道先生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我從微闇的星光底下仔細瞧看來人那一種猙獰的面貌凶惡的神情襤褸的衣衫隱約可見最刺人目的還有一把小鋼刀一尺來長寸來寬在那人手中揑著一閃一閃的在我前面亂晃我料知來意不善索興立住了足微笑著問道什麼事那人道請你放明白些不准跑不准嚷我刀子是認不得人的我聽著這恫嚇的言辭四面看了看形勢只見這箇地方實在幽僻不過前後

左右幷無半箇人影要想叫人來救應那是萬萬辦不到而且要喫他眼前一刀之虧的便鎮定著再問道朋友有話好商量動不動晃刀子出來幹嗎那人獰笑道你既然知道刀子厲害那就好說了實對你說我缺少幾箇錢花要向你借一借你若是知趣的老老實實拏出來免得我動手大家不好看我也笑道要錢麼只要好說什麼都行我姓劉的不是不講朋友不够交情的人送你幾箇錢打什麼緊只是今天沒想到你來借身邊帶的不多實在是對不起改天請到我家裏去多拏出一些給你你看好不好那人不耐煩的答道誰同你有那麼多說的你說錢帶得不多讓我搜搜別耽誤工夫了難道我眞要同你做朋友還到你家裏再來一箇下回買賣嗎我道不用搜費不了那麼大事我們大家要講究箇痛快我自己從腰裏將盛錢的皮夾子挖出來交給你就是那人道那麼便快一點說罷他也向四處很慌張的看了幾看似乎怕有別人闖來我傴僂著身子用兩手向長夾袍裏面褲腰上一掏裝出掏腰包的樣兒乘他不備趕緊飛過一旋腿向他腳邊掃去等我吆喝出一聲好小子來他已應聲而倒我不敢怠慢趕忙一箭步再躥他身邊不等他扒起身來早已一腳踏在他背上伸出手搶過他那把小刀子遠遠向荷花池中一丟再一把將他抓了起來喝道朋友你認錯了人了這把薄如紙片的小刀要來何用那人聞言揑著拳頭就向我胸脯打來

我閃過一旁道慢著你要放明白些無論我打得你過打得你不過你的武器已失我總可以和你對付兩下那時驚動了巡警你就逃走不了那人回過味來忽的拔足便跑幷回過頭來對我辱罵道好我認識你了總有一天叫你栽在我手裏出出我這口惡氣我便把手一揚道朋友不要跑快轉回來我是同你開頑笑的何必那麼認眞你如眞差錢用我還能多少幫你點忙呢那人聞言腳跟不由立定然仍是有些懷疑不敢遽近前來我又走了過去再道我這箇人是最講究朋友的不過服輭不服硬你硬要我自然不給但叫你就是這樣走了怪不好意思的也罷我信得過你幷不是什麼成心做惡事的人大概也委實是手頭緊才逼得幹這箇事你我既相識一場我又自問比你境遇好一點大家交箇朋友就多少幫你點忙罷人生何處不相逢請你不要客氣才好說畢取過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塞在那人手裏那人出乎意外見我有此一舉接又不好不接又不好便長嘆了一聲囁嚅著道我今天瞎了眼不認得好人這樣的魯莽過眞是羞也羞死了呢我又拍了拍他肩背道快不要提了我們再見罷那人忽又攔住我道先生你慢走一步錢我是收下就是請問尊姓大名我也好知恩報德呀我笑道相逢不必通名姓這點小意思值得講什麼恩德那人道那麼我的姓名先告知先生我姓李名大剛早年在河南軍隊中當過連長如今在軍部裏還

有箇候差的掛名差事呢只因好久領不到薪餉沒得喫的才幹這箇丟人的事先生這樣看待我眞叫我感愧不盡請先生務必信我李大剛是一箇多少有點血性的人往後也不致於再在先生跟前搗麻煩還是請先生將大名告訴我知道吧作興將來也有什麼能替先生效力的地方我見那人意思誠懇便只好把姓名住處一一都說與他聽那人這才再三稱謝而去後來隔了兩天那李大剛竟找到我寓中來把他做過官的一些委任狀全搬給我看據他說京中同他一樣窮無所歸的人不下好幾千人呢我想民國以來到處有人招軍隊打仗又到處鬧著解散軍隊一般失職的閒散小軍官不是流落山林去當土匪就是到京來求闊人寫封把八行在部裏弄一份候差員的差事如今部餉二年多不發就逼得這般人無所不爲了細想起來豈眞是這般人的罪惡嗎從此那人很來看望箇我幾次見了面恭恭敬敬的從不曾有什麼借錢和託找差事的要求問他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只是長嘆無言倒叫我越看越過不去每次總隨便塞些零碎錢在他手裏并勸他要好好的耐窮不可因一時的憤激去爲非作歹反而糟踏了自己他也似乎很領會我的好意每每含淚點頭一言不發不過這種人幸而是我遇著才沒出岔子最近我又會見另一箇朋友是當政客的也因爲深夜中在公園樹林內散步忽的遇見一箇凶漢向他借錢身邊百十塊錢

和。一隻金表。全被搶了去。還挨了木棒兒一頓臭打。一時倒在地上。喊救命等巡警聞聲趕來兇漢早已走了。他因爲既受了驚又受了傷在病院裏養息了許久至今還不曾復原呢。你看公園中常常有這種怪事發現。豈不是盜的那箇字也可以說得上嗎說到這仲輝剛要再問被打的那箇政客是誰忽然有一箇茶役上來報告道劉老爺電話子壯問道那裏來的那茶役微笑道鳳凰院子壯便匆匆忙忙跑到帳房電話機邊去接等拏過耳機一聽卻是綠霞打來的只聽伊嬌喘著叫道姐夫弗好哉天津阿姨地方有快信來說伊姐死哉呀子壯恐怕是耳有聽錯便大聲問道怎麼……死哉呀……不想綠霞在電話中帶著哭聲又照樣補述了一句這一句便同一聲大霹靂的焦雷打到子壯耳邊登時腦筋和炸裂了一樣失去了所有的知覺渾身四肢尤極似一箇觸電之人全不由主幾乎連一具輕微的電話耳機都拏不起要癱倒在那牆機之下倒是綠霞還有主見又在電話那廂直催道姐夫你快到我這裏來一趟罷子壯被一言提醒勉強掙扎起一句話來答道我……我……我就來說罷把電機一掛就往門外跑去恰巧仲輝閒著無事也到前面來順便看看忽見子壯目瞪口呆面無人色如失心瘋一般往外就走并不與仲輝打招呼最奇怪的尤極是子壯起牀到現在還祇穿著一件短夾襖并不回房間去換長袍子就這樣短裝出門也未免

使人駭異仲輝便一把將子壯拉住問道電話裏說了些什麼你怎麼這般急法悤悤忙忙你又要到那裏去子壯頓足道哎喲你還不知道嗎伊死了我要找伊去哩說著強掙脫仲輝所拉的手仍欲飛步走出仲輝大喫一驚又追上兩步攔住道誰死了冰塵嗎子壯含著兩包眼淚說話不出只有點頭的分兒仲輝也急道你想必是到綠霞那裏去但你急糊塗了你長衣都未穿呢子壯低頭一看果不其然便轉回頭來飛也似的向房中跑去剛由牀上取過一件夾衫往身上一披又仍是向外疾走仲輝見自己已穿著長衣便緊跟在後面叫道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子壯頭也不回只答應了一聲好便早已來到公寓門外有許多招攬生意的人力車夫拉著好幾部車向前一擁齊聲搶著問道先生要車嗎那裏子壯也不說價揀著貼身一部車一縱而上喝道陝西巷快走多給你錢仲輝也就隨便再跳上一部車叫車夫緊跟著走一路浩浩蕩蕩向陝西巷奔來子壯在前面時時催車夫快跑又不料拉仲輝的那箇車夫上了幾歲年紀竟趕前車不上轉不了幾箇灣看看已弔落在後面十來丈遠仲輝心裏也是幫著子壯焦急便也連聲催那老車夫快些那老車夫竭盡平生之力勉強快跑了幾步到底氣力不行反而因爲用力過度一口氣歇下來疲乏非常比起初的幾步更慢眼看見是趕不上了這老車夫禁不住仲輝催促本未嘗不想討箇好毋奈腿不

爭氣也是沒法心裏未免也是一急而仲輝急事在身顧不得體諒人還是催促箇不了老車夫雖不敢嫌仲輝嘮叨卻就遷怒到前面那箇車夫身上以爲不是那箇人跑得太快何以顯得出自己的不繼來更也不會受這種累了便罵起那前面的車夫來道又不是充軍要那箇小子這樣拚命做甚仲輝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是罵自己的便赫然大怒道你這箇人好生無禮自己拉不動車便別要出來拉車爲什麼誤了人家的事還要信口罵人那老車夫怕當眞得罪了座客不是作耍便又一面解釋一面訴苦道先生你不要聽差了我是說前面那箇車夫的至於我呢倒的確不是生來就拉車不怕先生你笑話我在前清裏是黃帶子皇室宗支還當過將軍呢只因這幾年改了朝代倒了霉才打入膠皮隊裏原也出於不得已啊想起往年好的時節我一樣做著官住著宅門子出門也還用人替我趕著騾兒車呢那時京城裏沒有馬路除了騾兒車沒有旁的車可坐由東城到西城起碼要走半天幷沒見一箇坐車的灼急如今有了膠皮車已比原先快的多了誰知一般坐車的心不知足看見汽車比膠皮車更快巴不得膠皮車也和汽車一樣飛跑這那裏辦得到偏偏我這老頭子倒霉拉了車受了這種委屈不算還輪到這箇世界這箇年頭連拉車都還拉不過旁人要常常討坐車的客人討厭看來這一行也不是我能幹得下去的了只有回家去歇

劉。 喲。 霞。 去。 今。 一 并。 車。 和。 的。 著等餓死吧這老車夫一邊說一
劉。 就。 的。 點。 且。 說。 子。 壯。 開。 火。 車。 似。 的。 不。 上。 半。 小。 時。 趕。 到。 鳳。 凰。 院。 門。 首。 信。 手。 抓。 出。 一。 箇。 大。 銀。 元。 往。 車。 墊。 上。 一。 丟。 便。 跳。 下。 車。 去。 跑。 入。 綠。 霞。 室。 裏。 只。 見。 綠。 霞。 和。 伊。 的。 娘。 全。 都。 坐。 在。 那。 裏。 哭。 得。 兩。 隻。 眼。 睛。 全。 腫。 成。 核。 桃。 一。 般。 大。 他。 一。 把。 抓。 住。 綠。 霞。 的。 纖。 手。 揮。 淚。 問。 道。 阿。 姐。 究。 竟。 怎。 樣。 了。 綠。 霞。 嗚。 咽。 道。 我。 不。 已。 經。 告。 訴。 你。 是。 死。 了。 嗎。 子。 壯。 又。 急。 急。 的。 頓。 足。 道。 哎。 呀。 就。 是。 死。 你。 也。 要。 告。 訴。 我。 是。 怎。 生。 死。 的。 啊。 綠。 霞。 嚇。 得。 半。 晌。 說。 不。 出。 話。 來。 伊。 的。 娘。 這。 才。 走。 過。 來。 哭。 道。 還。 是。 我。 來。

予太老師戴楓崖遂於國學詩詞歌賦靡不擅長晚年猶孜孜於此所撰隱囊詩稿內多佳作茲錄其何所思一歌云何所思所思乃在天都太乙峯之巔上有嵐氣迴雲煙下有石室丹砂泉千奇百變不可說我欲入山求神仙神仙徐來石蓮花開仙人問我何所思我欲隨之浮瀛海登蓬萊道成騎龍上天去冷然御風不可回須臾仙人涉何處咫尺仙橋那可度浮邱客來偶一逢但覺身體輕於素我欲駐顏無金丹三十六峯虛往還山中自煮石蓮喫蓮花簇簇生肺肝讀之令人有羽化登仙之概

（秉光）

蘭因記

陳小蝀

第十章

凡人至情。孰過父子。蓋天性之親。氤氳牢結。有歷萬劫不能磨者。雖其父子之間。平日昧然不相親。及一旦感動眞性。未有不如磁吸石。契然倏合。卽有神力。莫之能開。曼英固知范翁爲其父矣。幾度欲出。輒懾而止。而蘇夫人梟獍之態。愈變愈厲。夫彼視己直奇貨也。惡言入耳。皆刺心棘腦而不忍聞。骨肉之變。殆至此極。毋論如舊婚媾。重成噩夢。卽己一身。亦可以立於人世。有生如此。不如無也。遂亟掩耳而奔。范翁已覺。曰止。廊中有人。阿蘭亦聞聲噤語。亟迴視。果有黑影奔向湖樓。曰噫曼英也。吾事敗矣。返身而追。范翁從之。然曼英步履甚迅。已直出於樓脣。但聞砰然一聲。水光四濺。阿蘭呼曰。天乎。彼赴水矣。汝乃殺我女。范翁魂膽俱碎。以足頓地曰。曼英汝勿怨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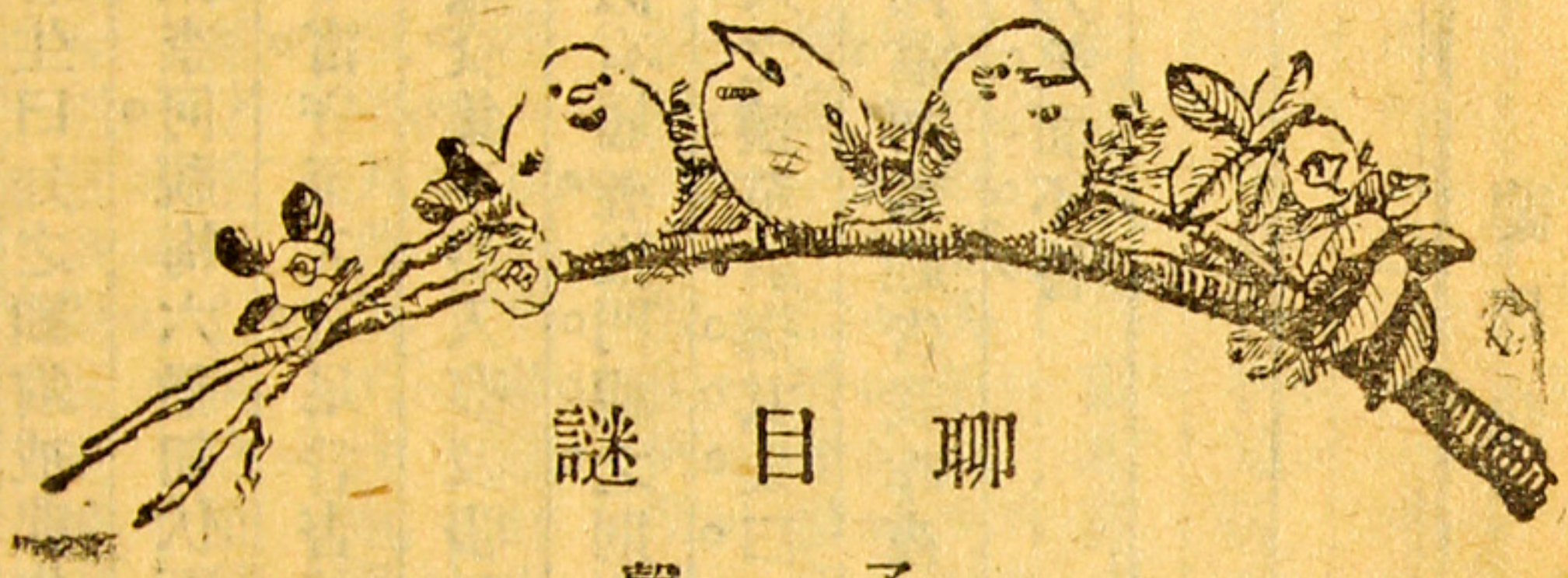
翁阿翁害汝翁來與汝俱也且言且奔及於樓廊下視湖月蕩漾四無人影正不知曼英葬身何所阿蘭攀檻號曰老悖汝毒我不足又殺我女語未畢范翁怒極曰汝毒舌之婦人螫人將至胡底汝今夜所言吾不辨亦不忍辨吾雖有百手不能自撾其前過今唯有從曼英行耳呼曰吾廉吾廉別於此矣一躍而下阿蘭攀之不及乃大號臧獲聞聲悉集不知事出何因蹌踉四顧狀若醉蠅阿蘭則股栗不已以手指水呼曰救救時當暑夜岸側游船多有舟人露宿聞聲自睡夢驚醒知有人溺矣一時急槳知艇散遍湖面呼聲徹天波影盡碎鄰家鷄犬皆動疑被盜劫則閉門拒關匿不敢出阿蘭兩手捫額汗涔涔下慘聲曰天也救此兩人我知悔矣范翁瞑目自知必死倏沈倏浮不復自主忽覺有物觸手膩然知爲曼英則力持之念吾父女得相抱而死爲事亦佳曼英神志漸渺口不能言然心知爲其父所抱持心亦良慰夫人當委屈含憤之際百無自解以出於一死及其臨命未有不悔者今兩人相抱以載浮沈水氣浸骨熱忽盡滅不禁求生之念起於俄頃而處地在所必死悲痛乃與酸悔交併范翁

固不識水性開眼沈黑幾同深潭耳鼓受水風雷闐闐然奇痛徹腦唯遠處茫茫一白似見月光則亟力自赴計可出險乃愈泳愈入湖底蓋水中之反景也曼英曰父言次水已大入口噤不能開范翁氣息僅屬猶力抱曼英不捨既而暈矣

方此性命呼吸之際而范廉孤處斗室中煢煢四顧莫審老父所在窘苦亦正同飢溺當其駕車出門晨光在林計由此以達梵渡車站爲時當不逾晷則老人足跡猶可及也梅亦目視馬耳車行絕迅轍跡所過材閒清露簌簌而墮頃刻已至車站之長與范廉同學也訝其早出曰范廉胡適耶起乃破晨然面色晦敗極矣何也范廉下車且喘且告之故車站長曰范伯乃未來然下行之車過此乃須八句餘鐘伯氏或遲刻乃至胡不待之廉曰吾乃不審家君所適意者不走杭或赴寧耳吾更於閘北車站覓之須知吾父平日不輕出又篤老於步不良而出又不攜行篋也遂悤悤登轅折轡而奔閘北范廉之馬老馬也車蔽而輗損一經顛簸轅乃立折梅六墮於地呻曰吾腰折矣范廉大驚下而視之但微

傷耳而梅六已呻吟不絕自分必死范廉徬徨至無所措欲捨去不能逕棄梅六不去又馳念其父而地僻時夙無從得街車遂裹足大窘幾失聲而哭忽聞蹄聲得得然前出碧巷一車掠過范廉之身范廉喜曰非譽叔耶前車亦止車中人果魏譽生也譽生曰廉哥何一蹶至此廉具告之譽生初則甚詫昂首以思既而失笑知阿蘭計得售矣彼種因十餘年今日乃擷碩果爲可羨也然不禁私憐范翁之愚夫禮義之不設於今世久矣亦惟范翁之迂得售阿蘭之計使我當此則娶婦中棄直一尋常事耳我以淡漠視之彼復何所挾持著者曰譽生之視婚姻離合殆買賣耳彼因不知廉恥遑論禮義然其人圓滑人也將坐觀鷸蚌之爭而牟漁人之利使范廉蹤往事或立敗以爲范廉者出身學校思想當與乃父異耳此其心念起落爲狀至迅即曰廉哥幸遇我否則當空跋涉我晨間乃與翁值觀其行狀甚恩恩若有所往問之而翁則曰爲我語廉兒吾出即歸屬彼毋相覓吾故齎信而來君家不謂相值於途今君從我歸耳范廉疑慮參半然觀譽生語態誠懇又不能不信乃曰信耶則君已知家君處所

矣譽生曰知之顧翁戒弗告君且旁晚卽歸何用往覓吾腹飢矣且從君進早餐也范廉躊躇曰吾車敝則柰何視梅六猶匍伏而呻若不勝楚譽生使御者扶掖之遂共車而歸頃之譽生亦去范廉終躑躅不甯守至入暮足音杳然欲更往更茫茫莫知所向乃大恨譽生不已而更已深矣一日夜之憔悴睡魔交集不覺入夢及張目午日滿房已及未初自訝倦睡何竟失時呼梅六不應欠伸而起微聞隔室似有履聲推門視之則范翁也披燕居之衣銜雪茄眉宇似含笑意范廉狂喜曰阿翁歸耶直投於老人之懷范翁撫其髮曰癡兒吾暫出片時汝便倉皇如失乳小兒明日者吾更當爲汝覓保姆矣廉曰阿翁阿翁趣告我昨夜何適兒急欲死矣范翁仰面視壁間曼英小影更視范廉以指彈去煙灰於地乃笑而不答



聊目謎

子•馨•

尼姑生兒（花姑子）

長子（大男）

白日飛昇（成仙）

包死（閻羅薨）

子子子（孫生）

一笑千金（嬰寧）

孌童（男妾）

月中霜裏兩嬋娟（青娥）

供養（山神）

天孫作母（巧娘）

余所愛半月中的圖畫文字

鄭逸梅

●圖畫

西子湖畔之花　曼殊風柳圖　瓊花　湖上之春　舞袖翩翻　亭亭　空江雨意　玉雪　眞美　松影雲痕　秋深矣　凝睇　荷塘泛鵝　巴黎美術學校之人體寫生　爛熳天眞　浴後　小睡　旖旎　淞園倩影　戲影古井重波記之二明星　三姝媚　吟鴻　FF新影　花陰之下　紫羅蘭圖　通煙斗　嬌嬾　桐花遺所思　橫陳（封面畫不列）

●文字

對鄰的小樓　猩紅　耳上金環　綠沈韻語　再會　笑渦　鄉嬛縮影　雲霞出海記　泉下歸雁　老琴師　秋鴻雪影　狼虎會盬話　新年之回顧　燈話

酒話　香國小志　兒時頑皮史　湖上浴堂裏
的哲學家　北里嬰兒　西泠春訪記　倡門之子
倡門之母　十三箇情人　銀簫集　洹上私乘
難看的面孔　茶花女叢話　曉風殘月　餐櫻
豔說　末路　塔下　紅蘼蕪集　同性的愛　我
家的新年　三十年聞見行錄　菊影樓話墮　廿
年塵夢錄　滑稽的接吻畫片　溪山兩夢詩　美
術家之情人　醉靈軒感物志　名物膾炙錄　天
眞之愛　談獵　兩篇帳目　情感之初變　酒痕
春綠館酒痕　說海感舊錄　花語　輓聯叢話
墨礦　離枝小語　消夏雜綴　邂逅記　老圃秋
容　家庭地獄　夢醒私記　菊譜　說鮫　聖誕
華筵記　溫文派的嫖客　英雄與畜生　從政與
從良　香車紀豔詩本事　綵勝記　如何今日
歲首迴溯記　新年雜攷　紅禪室漫記　儂雅
清閒集　閨事更遷錄　文豔親王下嫁王鈍根記
蘭因記　香蓮豔話　芳菲菲室叢譯　鴛鴦記
膩粉殘脂錄

閒園雜話

范菊高

小說一物我嗜之如命有手不離卷之概所以一雙眼睛逼成近視上課的時候黑版上的字有些模糊莫辨了半月的封面既美麗精緻內容也很豐富

終有我的生意三角小洋便和我脫離關係了現在好了家遷吳門各種雜志家兄煙橋都完全的不必我破鈔了呵呵

開學了學生們箇箇皺著眉頭戰戰兢兢好像一羣犯罪的囚奴快要宣告死刑的樣子這時恐懼驚慌的面色任是十八箇畫師也畫不出呢

上課時的光陰和放假時的光陰往來的快慢有天壤之別上課時的光陰過得很慢放假時的光陰過得卻很快了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姚君賡夔和我有一箇同學的關係自習室相隔不遠他時時光臨研究小說的好壞我卻絕不跨進閱小說現在的小說風起雲湧不覺目不暇接那有功夫去尋跋涉之勞呢

「瑞光塔沒有影子」這一句話我未入本校以前在里中已聽得熟了我不覺引起了好奇之心想爲甚麼沒有影子耳聞不如目覩還是去調查一下可以解釋這疑團呢主意打定就出去拜訪果然言不符實那瑞光塔下有黑色的不是影子是什麼啊

二十六箇將軍我憚之如虎因爲哀皮西提的論調我不大會念的順口但是書桌上卻滿堆著洋裝的西文書籍呢

學校考試的腐敗可算達於極點了到了考試的

時候學生們的袖裏袋裏大都藏著夾帶最可笑的有人竟訂成小書上面題著「開卷有益」呢

一天鄰翁忽然問起「他的司」是什麼意思我知道他不識英文的現在什麼肚裏有這「他的司」一字呢就問他那裏聽來他道我走出門碰見一羣洋學生手裏挾著書包對我指點議論但聽見「他的司」「他的司」不絕於口特來問你「他的司」是「他的屎」的意思嗎我不覺微微地一笑這是哭不出而笑的啊

萍飄室文藝談

朱狖

做小說第一要主意新穎把誠摯暢達的文筆描寫出來使閱者讀了之後總要受些感觸和益處才是有價值的作品

社會小說切不能打謊話像攝影般直寫出來纔能使讀者如目睹其事倘使一加理想就要失眞像那戲園子裏哄人的實事戲覺得沒有趣味和價值了李涵秋的小說我所以不大贊成就因他描寫失眞

現在長篇的社會小說自然要推畢倚虹先生的「人間地獄」最有價值了不但描寫人物栩栩如生幷且字裏行間還浮著一層粉光脂香朱瘦菊向愷然的社會小說也都寫得入情入理不過少些嬌

旎罷了。

程小青先生說「偵探小說能開發智慧養成精密察事觀物的見識」但我以爲也總要寫得入情入理才能令閱者似乎親入其境得到察事觀物的見識像那種影戲的偵探小說卻未必能養成觀察事物的見解罷。

哀情小說描寫總要細膩入情才能使閱者盪氣迴腸不知不覺的灑下同情淚來這項作品自然推周瘦鵑先生做得最哀感頑豔了那篇「畱聲機片」尤牢牢的印在我心版上。

何海鳴的娼門小說「老琴師」沈禹鐘的「嬰兒」和江紅蕉的「瘖」「馬革鶯聲」等都描寫得熱烈誠懇讀了之後心裏自然起一種同情的感慨來。

現在的新體詩一發來得雲湧風發但我讀了卻大都都是「不知所云」

古人因不能立功立德又不願辜負此身的才學不得已想到立言想借文字傳名和發洩他「立功立德」不就的積怨所以一生的精血都注在一部書裏若干年立意若干年積才然後才著手著述又必幾經删改方肯傳世故結構大都精嚴有價值了現在賣文之風一盛未成名的沽名釣譽已有名的敷衍了事那麼有價值的文字自然少了。

讀書要有雅伴著述亦然倘使旁邊有一俗人扁

暈心噁執著筆委實寫不出一字來呢

親愛的「半月」我半年多沒獻醜了今天把心絃上無緒的繁響寫些出來替「半月」補補白幷祝「半月」萬歲

爲什麼做小說

鵝池

這箇問題我們做小說的人都應當明白但恐明白的人還少因此談上一談

別人的意思我不得而知且說我自己『我的志向很大然而環境極壞並且我的身體不像智慧一樣健全不合於做我志向要做的事業但是我生活在逍遙自在的歲月中非常慚愧覺得我勞碌一天生活一天這社會國家存在一天倘我一天不勞碌卽失了一天的生活但這社會國家仍舊存在可見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的人對於社會國家是毫無裨益的何況再有其次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以至我們雖然連續的生活著而社會國家反將不能存在了因此不得不找一件我能力所能辦到的事在衣食之計以外給社會國家造一些幸福方不虛此一生於是做小說借此也所以善用自己的天才』這是我的意思從此就可以推想到別人

有些人們爲了名利之故的卻在少數卽此少數

中也必得有可享之名與應得之利方能如他們的願所以名利二字並不足以汚衊小說家人格的不過最不可解的就是另外一輩人們的舉動他們不會自己發揮天才而好抄襲往往把人家的作品一字不易的抄襲下來教我看了實在詫異不明白那些做小說的人既做小說何不照自己的意思做文章抄了別人的作品在別人毫無所損難道不怕被人看破白費一番筆墨工夫日後受人指摘名譽喪失麼

於是我知道他們實因不明白『爲什麼做小說』之故我既說了一箇大概希望那些抄襲家都向是處而行第一須知小說之道絕非求名利的工具倘不因啓迪民智或發揮學藝不妨把做小說的精神及光陰研究農藝工術商業或者讀書以及做種種的事業最次也做一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

隨便談談

朱智先

我爲「筆鐸」寫信和卓呆索稿裏面有幾句道

『……你還記得五年前在杭州民鳴社登臺第一天演的是劉姥姥進大觀園麼那時我便是特爲你花去溫大拉坐在第一排的一箇人……』沒出兩天便接他來了一封信下首端端正正的註著三字

是「劉姥姥」

心園是我的盟弟可是盟雖盟過面卻一次沒有見過咧他譯了一本「良晨童話」還要續譯一本我忙寫信給他勸他不要再譯用心做幾篇好小說將來出一本心園小說集比較的有價值些他立刻便嘉納了像這樣肯聽話眞是我生平第一快事咧

征鴻每次給我的信在信封上家庭工業社緘底下另用藍墨水寫著「征鴻」二字非常奪目有一次他的信被我一箇同事拏在手裏高高舉起要我猜這信是誰寄給我的我一看忙道『征鴻征鴻』

我檢點去年上半年夢鷗寄我的信大大小小長長方方差不多沒一張信紙是相同的我曾經問過夢鷗他說『隨手拏著就寫』這句話我不大相信大約是他的狡猾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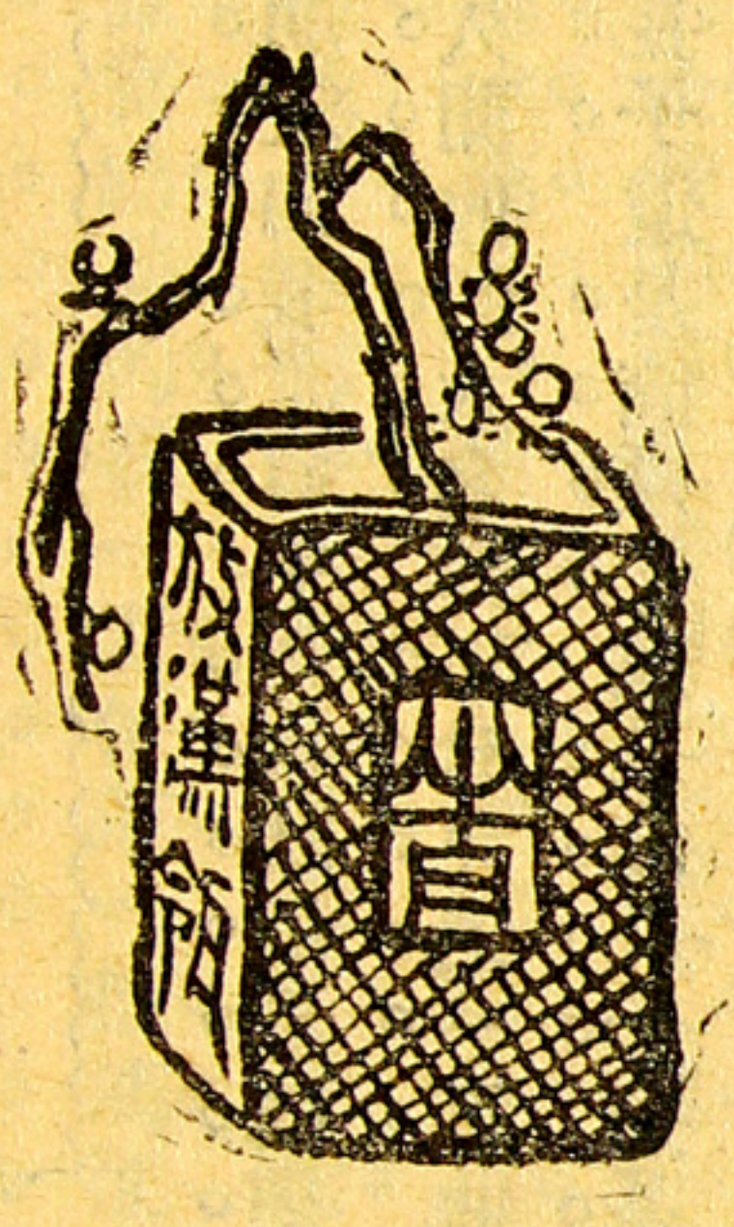
蔣吟秋這人的小聰明眞不可及他有一次寄了一份「芳草」給我我拆開一看裏面既沒有稿又沒有信呀奇怪了我要他寄一份芳草給我什麼事呢後來再向芳草上的目錄內一瞧哦明白了他在裏面寫著「筆鐸稿在封套內」我於是又將封套拆開裏面果然附了一篇稿子幸而我心細不曾將封套隨手撕去如果撕去了揩郵局的油是小失落你的心血那眞一百二十分的對你不住咧

★　★　★　★　★

絕妙的理想

雙料呆子

有一箇朋友向我說道半月雜誌的編輯周瘦鵑先生我是久聞他的大名卻不曾見過一面也不曉得他是箇長子還是箇矮子還是箇胖子還是箇瘦子所以我見著人就要問問希望有人告訴了我省得我天天去懸想那知問了半月總不曾問到一箇認識他的人後來有人告訴我道你如何這地獃你只要顧名思義便可曉得你不見他編的書叫做半月嗎他那書叫做半月便果然半箇月出版一回他自己既叫做瘦鵑那麼自然是箇瘦子無疑了我當眞呢我聽他說這些話忍不住好笑道你問也問得好他答也答得好但這位瘦鵑先生我也不曾會過無從懸擬我且問你也有甚見解麼他道我用心理學想來卻是與他相反我偏說瘦鵑是箇胖子怎見得呢那半月兩箇字合攏來便是一箇胖字半月是他編的自然是他的化身了這麼看來瘦鵑決不是箇瘦子哩我聽到此處把我的肚皮都笑痛了又不好說他不是只得忍住笑答他道不錯不錯你眞是一箇理想大家啊他以爲我是當眞稱讚他面上很是得意他走了之後我還覺得好笑便把這件事寫出來請瘦鵑先生登在半月雜誌上面好教大家曉



鐘聲詩園樂

半月談話會

你。不。我。得。
那。起。登。中。
位。理。想。朋。友。
國。出。了。一。位。理。想。大。家。但。不。知。瘦。鵑。先。生。肯。替。
載。不。肯。呢。（鵑。道。肯。肯。不。過。擱。得。太。久。了。對。
得。很。附。帶。奉。告。一。句。話。在。下。實。是。瘦。子。請。轉。告。

周瘦鵑

半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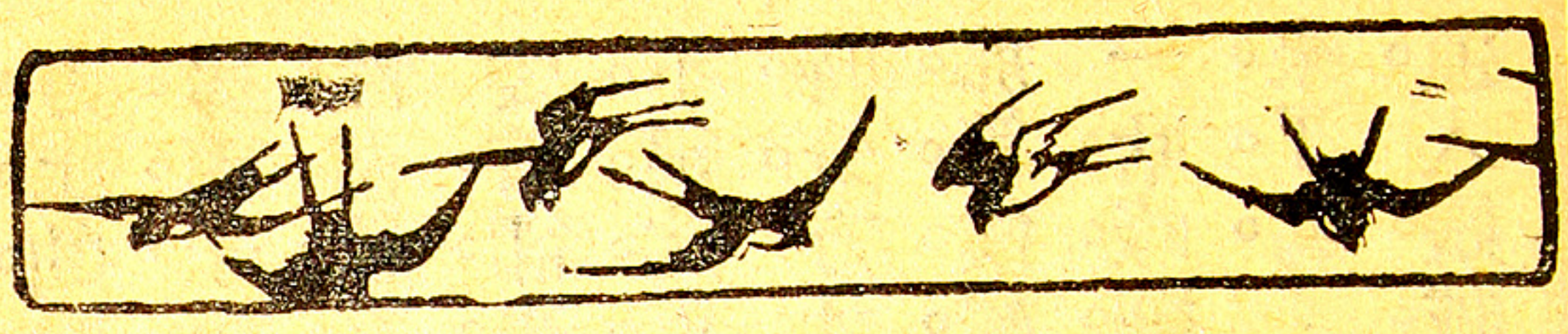
（嵌字）

藻密廬周騰鳳譽。
綠肥紅瘦聽鵑啼。

（蟬聯）

花事撩人春正半。
月光如水夜初長。
新綠半籬蕉葉雨。
嬌紅三月杏花天。

（三四轆轤體）



綠林怪傑

第十六章　威劫

【江都李涵秋遺著】

如今且說那箇口岸司原是浙江人氏是一家錢舖子裏小官出身後來因爲他巴結得東家喜歡一直升他做到總帳他當時便生了黑心一古攏兒替東家做了一箇大大虧空捲包逃走溜到北京他有箇叔叔在慶親王府裏充當閽人覓了一條道路在那發行昭信股票時候捐了一箇佐雜指分江蘇候補好容易派他做了口岸司的司官他姓倪名字叫做倪普甲當地的人恨他不過便編了他一箇諢名改稱做泥菩薩其實論他心地糊塗不問民事卻是一位泥菩薩至於剝奪地

方。上。的。脂。膏。迎。合。地。方。上。的。紳。士。卻。比。鐵。菩。薩。鋼。菩。薩。還。利。害。得。十。倍。他。原。有。一。
房。妻。子。平。時。同。他。不。甚。和。睦。菩。薩。到。任。他。妻。子。卻。不。願。意。隨。他。同。來。他。有。一。件。僻。
性。喜。歡。不。尷。不。尬。同。一。班。僕。婦。們。做。那。苟。且。的。句。當。前。幾。天。卻。好。僱。了。一。箇。女。僕。
姿。首。卻。很。看。得。過。去。他。便。百。計。挑。逗。至。今。還。不。曾。上。手。說。也。好。笑。這。一。夜。剛。睡。得。
不。很。沈。重。翻。來。覆。去。合。上。眼。便。夢。見。那。箇。女。僕。望。他。嬉。嬉。的。笑。好。容。易。挨。至。三。更。
時。分。方。才。漸。漸。睡。熟。驀。覺。得。身。邊。有。人。用。手。將。他。搖。得。一。搖。他。兀。自。驚。起。還。疑。惑。
那。箇。僕。婦。已。是。囘。心。轉。意。或。者。悄。悄。的。跑。來。迎。合。我。菩。薩。這。時。候。不。由。心。花。怒。放。
一。咕。喙。翻。身。起。來。就。想。向。那。人。雙。手。擁。抱。嘴。裏。還。不。住。的。喃。喃。說。道。哎。唷。好。人。你。
來。了。嗎。……其。時。桌。上。卻。放。着。一。盞。油。燈。半。明。不。滅。從。燈。影。裏。只。見。那。人。吆。喝。
道。入。娘。賊。老。子。來。了。……這。一。句。不。打。緊。直。把。那。箇。泥。菩。薩。嚇。得。冷。汗。交。流。舌。

頭短進去足有三寸抖着問道你是誰……是……誰……又聽見那人喝道入娘賊你不認識老子老子卻認識你這營私罔上殃民禍國的賊我那個好朋友李靈標你爲甚迎合姓苗的把他來當做搶匪看待依老子性起便合取了你這顆頭顱去當做尿壺使用但是你如若曉得幾分人事快快把那李靈標放得出來老子和你萬事全休萬一你執迷不悟老子今天不來還有明天明天不來還有後天總要叫你這賊死在老子手裏呔你看這是甚麼東西……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錚然一聲早飛出一柄明晃晃的解手刀兒不偏不斜一直插在那牀柱子上餘勁未衰還在那柱子上閃閃搖動……只嚇得那泥菩薩縮頭不迭再凝神一望已不看見那人身影自家忙按定心神跳下了牀暗暗想道這是打那裏說起揣度那漢子語氣便全爲的那李靈標而來我也知道那李

靈標原是寃枉不過追於苗大少情面少不得將這案辦得利害些兒照這樣看起來我難不成轉將這條性命交結苗大少嗎……一面思一面又輕輕伸手過去將那刀子拔得下來反覆看了一遍忽見那柄子上還嵌着海峯兩箇小字呢菩薩這一驚更是不小你道他爲何呢原來余海峯的聲望是沒一箇不畏懼他的大名又覺得這一番他老人家竟親自光降敝署格外是件可怕的事他在平時原是箇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此番饒了我這性命還算是他老人家意外的恩典……菩薩這時候越想越怕不住的用手向頸項裏摸摸深恐這頭已經被他取得去了後來摸到一條小辮子還牢牢的垂在背後方才恍然大悟知自家這腦袋還不曾損壞不禁從懼怕之中生出無窮感激自言自語的說道苗大少我卻不能顧你了以你的交情同我的性命比較究竟

誰輕誰重第一件要緊的事必須趕快將那李靈標放得出去橫豎他也沒有甚麼大罪只爲我要迎合苗大少意思方才這樣去辦的李靈標出去之後少不得感激我他既然同那姓余的是至好朋友准許還替我說幾句好話兒我這性命定然可以安然無事……主意已定轉覺得心安夢穩重行扒得上牀沈沈睡去一覺睡醒轉來已見那窗子上透進那淡白日光雪勢初晴那簷牙的冰柱早結得有一二尺來長倪菩薩下牀洗沐已畢也不肯將昨夜的事告訴別人只悄悄的喚進一名心腹家人命他向那箇羈押所裏將上次捉來的那箇李靈標趕緊替我將他傳入內室本司同他有要話面講你們見了他卻萬萬不許輕慢切記切記那名家人聽見這話很是詫異卻又不便詢問只得遵照辦理不多一會已將李靈標帶至身上並且還上着鐐扣那一根鐵索子豁琅豁琅價響倪菩薩

當時同李靈標打了照面忙吆喝着說道你們還不快將李大爺身上刑具解去這還了得家人們連聲答應一刻功夫李靈標已復了自由又猜不出那倪菩薩是何用意儘管翻着眼睛聽憑他們調度倪菩薩這時候忽的揮手命家人們一齊退出換了一副笑容將李靈標推向椅子上坐下親自捧上好茶低聲下氣說道你看我這人可糊塗嗎聽憑別人一面之詞誤將老哥請入敝署多多得罪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抱歉得很好在老哥也是一箇爽直漢子料想不記本司的仇恨今天請老哥出來沒有別事一者道歉二者即請老哥過回尊府論理兄弟應該用鼓樂吹手以及四人大轎做箇歡送的儀節不過恐防招搖耳目凡事簡褻些務望老哥一切包涵……這一番話轉將那箇李靈標弄得沒頭沒腦還不知道他是眞是假不由使着性子冷笑道這委實奇極了日前捉我既屬無因今

日放我又是何故好漢子來去分明像你這樣鬼鬼祟祟的實在叫人莫明其妙還求明白宣示則箇……倪菩薩又笑道這也難怪老哥見疑老哥有所不知昨日已由老哥一位朋友到兄弟這邊來接洽過了兄弟方才知道老哥也是一位好漢貴友臨走時候還留下一件憑證兄弟留着也沒用便請老哥攜回倘遇見貴友時候多祈代爲致意就說兄弟一切均已知罪罷了……說着已從靴桶裏將那一柄匕首悄沒聲兒遞向李靈標手裏李靈標接過來望了望卻不曾留心那柄上的小字一時也猜不着是誰的兵器只得向懷裏一攏又見那倪菩薩十分殷勤知道其中另有緣故卻不便再賴在這裏了立時站起身子謝了兩句徑自大踏步出了他那座小小衙署四面望了望眞是海闊天空毫無拘束心裏覺得非常歡喜一時又想起這救我的人畢竟是誰這般厚恩我將來又如何

酬報轉有些沒得主意猛卻十分關切我此刻何妨將這柄匕首送給他去照一照同他斟酌一箇好況且我此番出來他還不曾知道我去走趟也好叫他放心……想一轉念想起那箇孫騾子他同我至好我遭了這事他裏邊邁開腳步踏着地上凍雪一路直奔雙巧園而來剛剛走到他的門首見有一箇伙夫在那裏一扇一扇的下那舖門一面仰着頭說道好大西北風天氣是准晴的了李靈標也不向他打話一腳直踏進舖門見那孫騾子彎着腰兒掖着衣服靠在櫃臺旁邊抹臉李靈標忙喊道孫大哥起身得早……孫騾子一把手巾剛蒙住了臉耳邊聽見有人說話聲音分明同那李靈標一般無二然在這時候做夢也料不到李靈標會安然出來急忙睜眼一看兀自把他弄得又驚又喜畢竟還不肯相信不住的將箇頭湊近過去細細瞧看李靈標見他這樣也不

由笑起來說道孫大哥你難道不認識我我便是李靈標呀孫騾子點頭說道原知道你是李靈標兄弟但是我在這裏想呢我想我怕在這裏做夢靈標笑道呸清大早起甚麼夢呀夢的你也不嫌忌諱孫騾子說話當兒已用手指在自家臉皮上使勁擰了一下覺得有些生疼方才撂下手巾一把上前攔腰抱着靈標直嚷道好兄弟你可將哥哥想壞了你此時怎生好好的離了那箇地方敢莫是逃跑出來的不成萬一是逃跑出來還該躲進去好好坐地……孫騾子於是不容分說立刻將靈標扯入內裏一間小房第一句先詢問他出來的緣故李靈標笑道大哥你若問我出來的緣故我自家到了這時候卻還不曾知道若是說我逃跑出來這卻沒有的事你瞧那箇倪菩薩還不利害他居心同你做對還容得你有施展手腳的分兒……孫騾子扭頭笑道這又奇了難道他還恭恭敬敬

的請你出來不曾李靈標點了點頭笑道誰說他不是恭恭敬敬請我出來的呢……靈標於是將那時情形一一告訴了孫騾子復行從懷裏掏出那柄匕首遞給孫騾子瞧看孫騾子將那匕首試了試不禁跳起來拍着大腿喊道我心裏早就猜到是他老人家做的這事這柄刀子我分明認得偌偌偌你不看見這柄刀子上面還嵌着他老人家名字嗎……這一句話提醒了靈標再一凝神細看遂搶着問孫騾子道哎呀難道他老人家已到了這口岸地方不成他的大名我不是同大哥講過的委實是一條有義氣好漢兄弟久經要想去投奔他不幸躭擱下來一時走不脫這身子如今竟蒙他老人家的盛情將我這小命兒從天羅地網裏提拔出來罷罷罷我李靈標是他老人家救的我這副身子便交給他了叫我火裏火去叫我水裏水去……孫騾子又躊躇了半晌說道昨晚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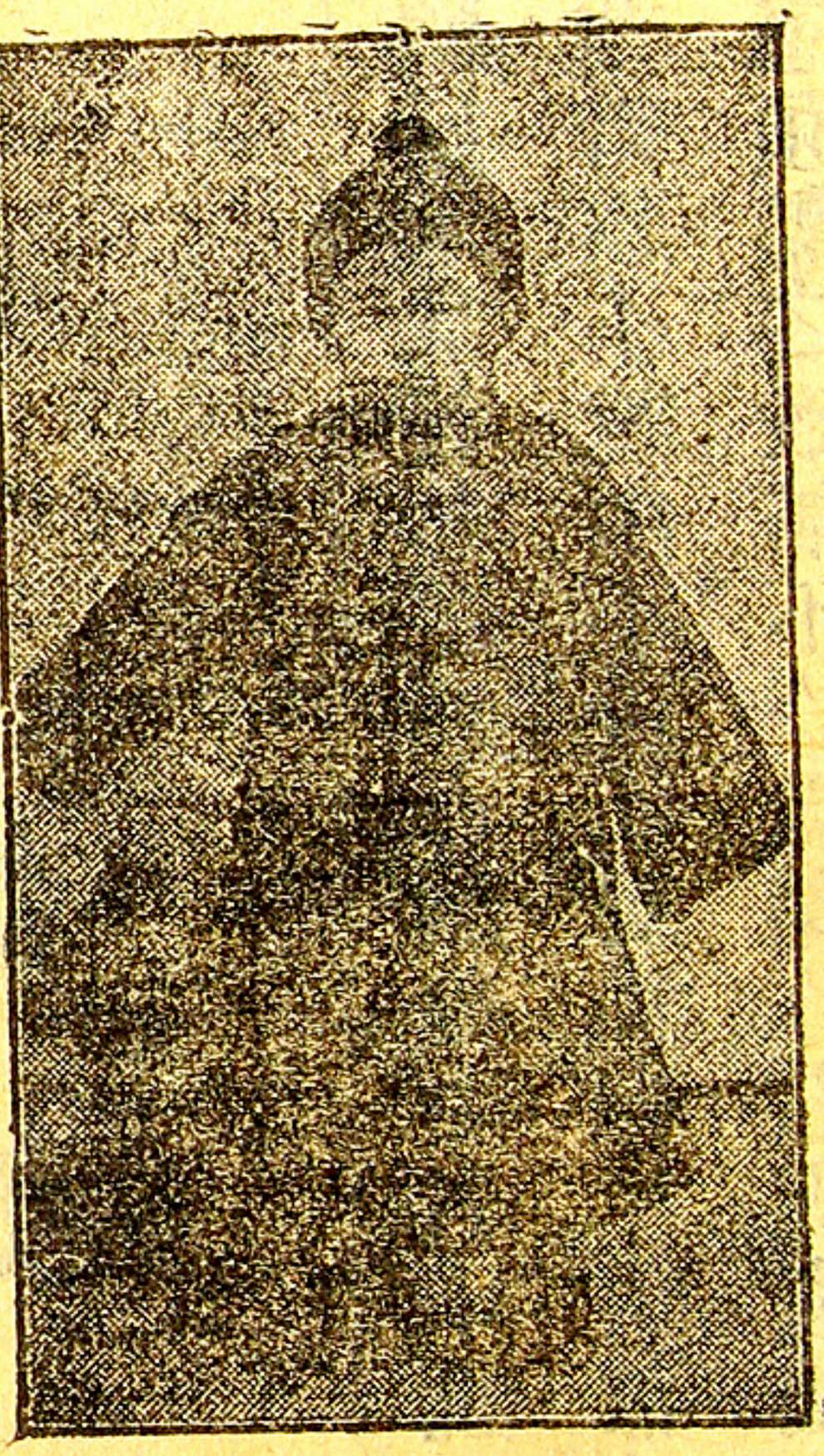
瞧見他老人家同金玫瑰一齊睡覺的難道他有分身術兒徑自跑向司裏去幸這事好兄弟我陪你趕快到周大娘家去問一問……李靈標笑道他老人家也住到周大娘那裏去了可喜可喜金玫瑰有這造化伺候他老人家眞是不枉比較被那姓苗的糾纏不住高得幾百倍了事不宜遲我便同大哥走罷孫騾子笑道自從你吃那廝捉住之後你那心腹上人兒早就哭死了你此番前去也叫他快活李靈標嘆了一口氣眼眶子也便紅了兩人離了雙巧園摸地直向周大娘家走來當時瞧見李靈標的沒有一箇不失驚條怪孫騾子先行走入金玫瑰房間早瞧見金玫瑰倚在粧臺旁邊梳洗哩孫騾子向他做了一箇手勢似乎問余老爺可曾起身金玫瑰向牀上努了努嘴只聽見海峯還睡在被裏鼾呼不醒孫騾子低低向他笑道我有一句話問你昨夜余老爺可曾在你牀上睡覺沒有

金玫瑰不知就裏還疑惑孫騾子是拿他取笑啐了一口說道余老爺睡覺雖然是睡覺的只是像箇死人一般輕易也不動一動兒後來我便睡熟了誰知道他在牀上不在牀上哩孫騾子聽他語氣已經猜到十有八九一會子孫七已同銀玫瑰出了房門大家見了李靈標爭着向前詢問你一句我一句鬧得不得開交周大娘的女兒得了這箇消息也跑出來相見之下自然另有一番情事在下這支筆正在這裏忙着且不暇細細替他們描寫李靈標少不得將海峯救他的話向衆人告訴了一遍衆人這才明白沒有一箇不感激海峯義氣深重的於是不由分說互相簇擁着李靈標一齊趕得進房嘰嘰咕咕嘈嘈切切轉將那金玫瑰嚇了一跳這時候海峯已被他們驚醒一翻身坐起剛待講話不妨靈標早撲得近前翻倒虎軀便拜箇不住正不曉得海峯說出甚麼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小兒暑天之保障

需備嬰孩自己藥片於家中

年年暑季係小兒危險之時期卽如腸胃有風寒感受或霍亂腹瀉痢疾等患症起倉猝間往往數點鐘內有性命之憂治理得法立卽全愈因以上諸恙嬰孩自己藥片正是絕對良方也在暑天已曾救治千萬小孩之生命矣北京新街口後庫四號金建侯先生來書云



金建侯先生之公子玉照

小兒於去夏間面黃肌瘦飲食懶進服藥多種無效忽閱報間載有貴局所售之嬰孩自己藥片治之症與小兒之症相同乃購使服之症竟減輕再服則病若失今竟成爲肥壯之小孩矣用特聲明以表謝忱爲世之患斯症者鑒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電影名劇

賴婚

……周瘦鵑先生譯……

一冊

五角

賴婚本爲著名之舞台劇後由名小說家葛立士茂衍爲小說由小說而製爲影片銀幕映演極哀感頑豔之致無不許爲傑作茲經瘦鵑先生取葛氏原本譯爲中文譯筆雅雋無待贅言凡曾觀賴婚影片者或未觀賴婚影片者均不可不讀是書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地位	一期	十二期	廿四期
封裏	三〇元	三二四元	六一二元
底頁	四〇元	三四二元	八一六元
普通全面	一五元	一六二元	三〇六元
普通半面	八元	八六元四	一六三元
五彩印刷與彩色紙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期數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四期
實價	三角	三元	六元
郵費 國內	二分半	三角	六角
郵費 國外	四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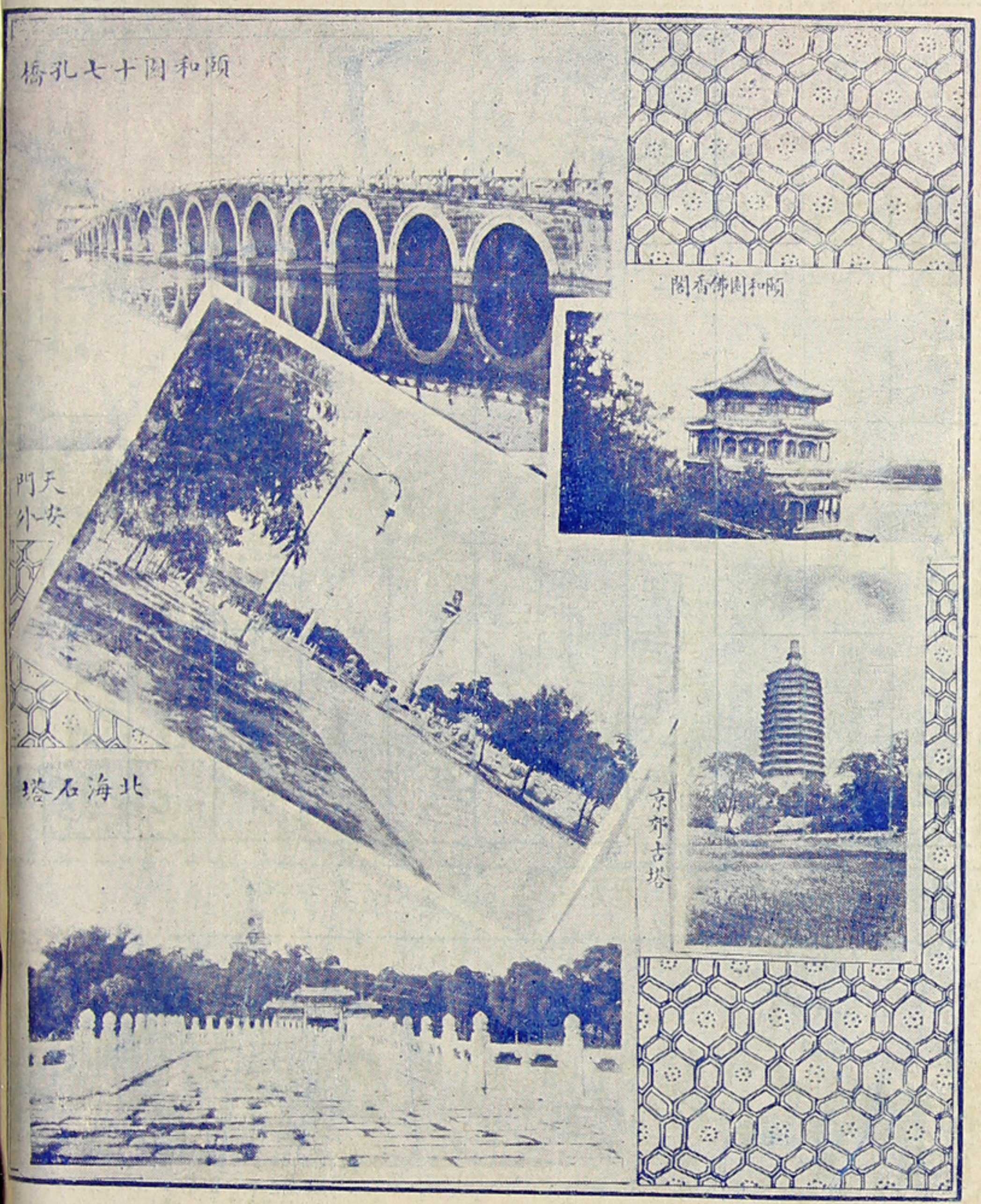
外埠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版權所有禁止轉載翻印

甲子年五月十五日 半月第三卷第十九號

編輯主撰者 周瘦鵑
繪圖者 袁寒雲
發行者 謝之光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長堤 漢口奉天沙市

THE HALF MOON JOURNAL



熟梅天
氣南方
多雨正
可結伴
北上旅
行如欲
詢問一
切卽請
駕臨

四川路九十七號
上海銀行旅行部
電話中央 八〇五〇
三〇二二

北京辦部在
前門西皮市

天津辦部在
東馬路

南京辦部在
下關鮮魚巷